

相應部
第十二至二十一經

蕭式球譯

目錄

十二·因緣相應.....	1
十三·通達相應.....	74
十四·界相應.....	77
十五·無始相應.....	101
十六·迦葉相應.....	111
十七·利養相應.....	125
十八·羅睺邏相應.....	137
十九·勒叉那相應.....	144
二十·譬喻相應.....	152
二十一·比丘相應.....	157

相應部·十二·因緣相應

一·教說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緣起。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緣起呢？”

“比丘們，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比丘們，這就是稱為緣起了。

“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二·分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緣起和分析緣起。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緣起呢？”

“比丘們，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什麼是老死呢？”

“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年老、衰弱、牙齒掉下、頭髮轉白、面有皺紋、壽命減短、身心退化，這就是稱為老了；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身壞、命終、逝世、死亡、五蘊散壞、屍骸被遺棄，這就是稱為死了。一種是老，一種是死。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老死了。

“比丘們，什麼是生呢？”

“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在當中投生、入胎、成形、出生，五蘊出現，取得六處。比丘們，這就是稱為生了。

“比丘們，什麼是有呢？”

“有三種有：欲有、色有、無色有。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有了。

“比丘們，什麼是取呢？”

“有四種取：欲取、見取、戒取、我見取。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取了。

“比丘們，什麼是愛呢？”

“有六愛身：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愛了。

“比丘們，什麼是受呢？”

“有六受身：由眼觸所生的受、由耳觸所生的受、由鼻觸所生的受、由舌觸所生的受、由身觸所生的受、由意觸所生的受。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受了。

“比丘們，什麼是觸呢？”

“有六觸身：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觸了。

“比丘們，什麼是六入呢？”

“眼入處、耳入處、鼻入處、舌入處、身入處、意入處。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六入了。

“比丘們，什麼是名色呢？”

“受、想、思、觸、作意，這就是稱為名了；四大和由四大衍生出來的色身，這就是稱為色了。一種是名，一種是色。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名色了。

“比丘們，什麼是識呢？”

“有六識身：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識了。

“比丘們，什麼是行呢？”

“有三種行：身行、口行、心行。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行了。

“比丘們，什麼是無明呢？”

“不知苦、不知苦集、不知苦滅、不知苦滅之道。比丘們，這就是稱為無明了。

“比丘們，就是這樣，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三·道跡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邪道跡和正道跡。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邪道跡呢？”

“比丘們，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比丘們，這就是稱為邪道跡了。”

“比丘們，什麼是正道跡呢？”

“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正道跡了。”

四·毗婆尸

(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當毗婆尸世尊·阿羅漢·等正覺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他這樣想：‘這個世間充滿憂苦，有生、有老、有死，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然而，人們卻不知道從老死之苦出離的方法。要到什麼時候，才知道從老死之苦出離的方法呢！’

“比丘們，於是，毗婆尸菩薩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老死，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老死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生帶來老死，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生，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生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有帶來生，以有為條件而有生。’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有，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有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取帶來有，以取為條件而有有。’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取，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取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愛帶來取，以愛為條件而有取。’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愛，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愛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受帶來愛，以受為條件而有愛。’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受，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受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觸帶來受，以觸為條件而有受。’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觸，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觸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六入帶來觸，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六入，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

有六入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名色帶來六入，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名色，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名色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識帶來名色，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識，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識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行帶來識，以行為條件而有識。’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行，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行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無明帶來行，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就是這樣，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集起，集起！’比丘們，毗婆尸菩薩之前從沒有聽過這些法義，之後，在這些法義之中，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二)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老死，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老死的息滅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生便沒有老死，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生，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生的息滅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有便沒有生，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有，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有的息滅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取便沒有有，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取，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取的息滅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愛便沒有取，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愛，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愛的息滅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受便沒有愛，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受，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受的息滅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觸便沒有受，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觸，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觸的息滅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六入便沒有觸，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六入，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六入的息滅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名色便沒有六入，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名色，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名色的息滅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識便沒有名色，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識，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識的息滅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行便沒有識，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

“比丘們，毗婆尸菩薩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行，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行的息滅呢？’於是，毗婆尸菩薩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無明便沒有行，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就是這樣，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息滅，息滅！’比丘們，毗婆尸菩薩之前從沒有聽過這些法義，之後，在這些法義之中，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五·尸棄

……比丘們，當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¹

六·毗舍浮

……比丘們，當毗舍浮世尊·阿羅漢·等正覺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

七·拘留孫

……比丘們，當拘留孫世尊·阿羅漢·等正覺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

八·拘那含

……比丘們，當拘那含世尊·阿羅漢·等正覺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

九·迦葉

……比丘們，當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

十·摩訶釋迦牟尼·喬答摩

……比丘們，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

第一佛品完

¹ 五至十經除了佛的名稱外，其餘內容跟第四經相同。毗婆尸、尸棄、毗舍浮、拘留孫、拘那含、迦葉、釋迦牟尼稱為“七佛”。佛教有七佛、二十四佛之說。根據佛教的教義，過去與將來的時間無邊無際，所以過去與將來有無量無數佛在世間上出現，若追溯過去最近的七位或二十四位，就稱為七佛或二十四佛。四至十經的內容重複，是說明七佛以至所有佛都是為了解決生死的問題，從洞悉十二緣起而得覺悟的。

十一·食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有四種食²能令已投生的眾生得到持續，能幫助將要投生的眾生得到投生。這四種食是什麼呢？第一種是粗幼搏食，第二種是觸食，第三種是意思食，第四種是識食。比丘們，這四種食能令已投生的眾生得到持續，能幫助將要投生的眾生得到投生。

“比丘們，四食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四食以愛為因緣，以愛而集起，以愛而生，以愛為源頭。

“比丘們，愛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愛以受為因緣，以受而集起，以受而生，以受為源頭。

“比丘們，受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受以觸為因緣，以觸而集起，以觸而生，以觸為源頭。

“比丘們，觸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觸以六入為因緣，以六入而集起，以六入而生，以六入為源頭。

“比丘們，六入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六入以名色為因緣，以名色而集起，以名色而生，以名色為源頭。

“比丘們，名色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名色以識為因緣，以識而集起，以識而生，以識為源頭。

“比丘們，識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識以行為因緣，以行而集起，以行而生，以行為源頭。

“比丘們，行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行以無明為因緣，以無明而集起，以無明而生，以無明為源頭。

“比丘們，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十二·頗求那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有四種食能令已投生的眾生得到持續，能幫助將要投生的眾生得到投生。這四種食是什麼呢？第一種是粗幼搏食，第二種是觸食，第三種是意思食，第四種是識食。比丘們，這四種食能令已投生的眾生得到持續，能幫助將要投生的眾生得到投生。”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末利耶·頗求那尊者對他說：“大德，誰人領受識食呢？”

世尊說：“我不說‘有人領受識食’，因此你的問題不確當；如果向不說‘有

²“食”(āhāra)原本是指食物，但在法義中引申為生命賴以投生及持續的四種食糧。粗幼搏食是滋養身體的食糧，而觸食、意思食、識食是滋養心識的食糧，對四食起渴愛是導致生死流轉的原因。

人領受識食’的我發問問題，應該問‘大德，識食會帶來什麼呢？’才確當，才可獲得確當的解釋：‘以識食為條件而帶來將來再次投生，當有投生時便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

“大德，誰人領受觸呢？”

世尊說：“我不說‘有人領受觸’，因此你的問題不確當；如果向不說‘有人領受觸’的我發問問題，應該問‘大德，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觸呢？’才確當，才可獲得確當的解釋：‘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

“大德，誰人領受受呢？”

世尊說：“我不說‘有人領受受’，因此你的問題不確當；如果向不說‘有人領受受’的我發問問題，應該問‘大德，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受呢？’才確當，才可獲得確當的解釋：‘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

“大德，誰人領受愛呢？”

世尊說：“我不說‘有人領受愛’，因此你的問題不確當；如果向不說‘有人領受愛’的我發問問題，應該問‘大德，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愛呢？’才確當，才可獲得確當的解釋：‘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

“大德，誰人領受取呢？”

世尊說：“我不說‘有人領受取’，因此你的問題不確當；如果向不說‘有人領受取’的我發問問題，應該問‘大德，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取呢？’才確當，才可獲得確當的解釋：‘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

“大德，誰人領受有呢？”

……

“大德，誰人領受生呢？”

……

“大德，誰人領受老死呢？”

世尊說：“我不說‘有人領受老死’，因此你的問題不確當；如果向不說‘有人領受老死’的我發問問題，應該問‘大德，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老死呢？’才確當，才可獲得確當的解釋：‘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

“頗求那，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頗求那，六觸入處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十三·沙門婆羅門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老死，不知什麼是老死集，不知什麼是老死滅，不知什麼是老死滅之道；不知什麼是生……不知什麼是有……不知什麼是取……不知什麼是愛……不知什麼是受……不知什麼是觸……不知什麼是六入……不知什麼是名色……不知什麼是

識……不知什麼是行，不知什麼是行集，不知什麼是行滅，不知什麼是行滅之道的話，我不認為他是沙門或婆羅門，這位賢友不能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沙門或婆羅門的意義。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老死，知道什麼是老死集，知道什麼是老死滅，知道什麼是老死滅之道；知道什麼是生……知道什麼是有……知道什麼是取……知道什麼是愛……知道什麼是受……知道什麼是觸……知道什麼是六入……知道什麼是名色……知道什麼是識……知道什麼是行，知道什麼是行集，知道什麼是行滅，知道什麼是行滅之道的話，我認為他是沙門或婆羅門，這位賢友能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沙門或婆羅門的意義。”

十四·沙門婆羅門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法，不知什麼是法集，不知什麼是法滅，不知什麼是法滅之道的話，我不認為他是沙門或婆羅門，這位賢友不能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沙門或婆羅門的意義。

“不知什麼法，不知什麼法集，不知什麼法滅，不知什麼法滅之道呢？”

“不知什麼是老死，不知什麼是老死集，不知什麼是老死滅，不知什麼是老死滅之道；不知什麼是生……不知什麼是有……不知什麼是取……不知什麼是愛……不知什麼是受……不知什麼是觸……不知什麼是六入……不知什麼是名色……不知什麼是識……不知什麼是行，不知什麼是行集，不知什麼是行滅，不知什麼是行滅之道。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法，知道什麼是法集，知道什麼是法滅，知道什麼是法滅之道的話，我認為他是沙門或婆羅門，這位賢友能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沙門或婆羅門的意義。

“知道什麼法，知道什麼法集，知道什麼法滅，知道什麼法滅之道呢？”

“知道什麼是老死，知道什麼是老死集，知道什麼是老死滅，知道什麼是老死滅之道；知道什麼是生……知道什麼是有……知道什麼是取……知道什麼是愛……知道什麼是受……知道什麼是觸……知道什麼是六入……知道什麼是名色……知道什麼是識……知道什麼是行，知道什麼是行集，知道什麼是行滅，知道什麼是行滅之道。”

十五·迦旃延種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迦旃延種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人們說‘正見，正見’。正見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迦旃延，世人³多依二分法——‘實有’或‘實無’來觀看事物。

“迦旃延，如果一個人能以正慧如實觀看世間⁴的集起，他對世間不會有‘實

³“世人”的巴利文是“loka”，“loka”原本是“世間”的意思，也指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十二處或色、受、想、行、識五蘊，也可從十二處和五蘊之中引申指“個別的人”。根據上文下理，“loka”在這裏是指個別的人，所以把它譯作“世人”。

無’的想法；如果一個人能以正慧如實觀看世間的息滅，他對世間不會有‘實有’的想法。

“迦旃延，世人⁵多受制於執取、困窘、束縛。但不受制於執取、成見、困窘性向的人，不會執取我和我所，只看見苦不斷的生，苦不斷的滅；他對此沒有搖擺、沒有疑惑，自己有智，不用依賴他人。迦旃延，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迦旃延，主張‘所有事物實有’，這是一邊；主張‘所有事物實無’，這是另一邊。如來不落入這兩邊，以中道來說法：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十六·說法者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人們說‘說法者，說法者’。怎樣才可配稱為一位說法者呢？”⁶

“比丘，如果一位比丘說對老死厭離、無欲、息滅的法，他可配稱為一位說法的比丘。

“比丘，如果一位比丘跟隨對老死厭離、無欲、息滅的法，他可配稱為一位依法而行的比丘。

“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因對老死厭離、無欲、息滅，對老死沒有執取而得解脫，他可配稱為一位現生得到涅槃的比丘。

……生……

……有……

……取……

……愛……

……受……

……觸……

……六入……

……名色……

……識……

……行……

“比丘，如果一位比丘說對無明厭離、無欲、息滅的法，他可配稱為一位說法的比丘。

“比丘，如果一位比丘跟隨對無明厭離、無欲、息滅的法，他可配稱為一位依法而行的比丘。

“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因對無明厭離、無欲、息滅，對無明沒有執取而得解脫，他可配稱為一位現生得到涅槃的比丘。”

⁴ 請參閱註 3，在這分段中用了四次的“世間”一詞，應該是指十二處或五蘊。

⁵ 同註 3。

⁶ 巴利文本沒有“怎樣才可配稱為一位說法者呢？”這句句子，現根據文義補上。

十七·裸體外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一)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王舍城化食。

迦葉裸體外道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便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我能否問喬答摩賢者一些東西呢？喬答摩賢者能否給我解答一個問題呢？”

“迦葉，現在進入了屋和屋之間的範圍，不是解答問題的時候。”

迦葉裸體外道第二次對世尊這樣說：“我能否問喬答摩賢者一些東西呢？喬答摩賢者能否給我解答一個問題呢？”

“迦葉，現在進入了屋和屋之間的範圍，不是解答問題的時候。”

迦葉裸體外道第三次對世尊這樣說：“我能否問喬答摩賢者一些東西呢？喬答摩賢者能否給我解答一個問題呢？”

“迦葉，現在進入了屋和屋之間的範圍，不是解答問題的時候。”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迦葉裸體外道對他說：“我不是問喬答摩賢者很多東西。”

“迦葉，隨你的意欲問吧。”

(二)

“喬答摩賢者，苦是由自己造成的嗎？”

世尊說：“迦葉，不要這樣說。”

“喬答摩賢者，苦是由他人造成的嗎？”

世尊說：“迦葉，不要這樣說。”

“喬答摩賢者，苦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的嗎？”

世尊說：“迦葉，不要這樣說。”

“喬答摩賢者，苦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嗎？”

世尊說：“迦葉，不要這樣說。”

“喬答摩賢者，沒有苦嗎？”

“迦葉，不是沒有苦。迦葉，是有苦的。”

“既然這樣，喬答摩賢者不知道苦，看不見苦嗎？”

“迦葉，我不是不知道苦，不是看不見苦。迦葉，我知道苦，我看見苦。”

“喬答摩賢者，為什麼當問你‘苦是由自己造成的嗎’、‘苦是由他人造成的嗎’、‘苦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的嗎’、‘苦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嗎’、‘沒有苦嗎’等問題時，你都是說‘迦葉，不要這樣說’；而再問你‘既然這樣，喬答摩賢者不知道苦，看不見苦嗎’這問題時，你又說‘迦葉，我不是不知道苦，不是看不見苦。迦葉，我知道苦，我看見苦’呢？大德世尊，請你為我解釋苦，請你為我說苦！”

“迦葉，‘苦是由自己造成的’是出於‘作者和受者都是同一人’的見解，這成為一種‘常見’。

“迦葉，‘苦是由他人造成的’是出於‘作者是一人，領受苦的是另一人’的見解，這成為一種‘斷見’。

“迦葉，如來不落入這兩邊，以中道來說法：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

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三)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迦葉裸體外道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大德，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我能在世尊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迦葉，以前曾是外道的人，想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出家和受具足戒，是需要接受四個月觀察期的；過了四個月，比丘滿意的話，便接受他出家，授與他具足戒，讓他成為一位比丘。然而，每個人都不同，有些人是可以豁免的。”

“大德，如果外道需要接受四個月觀察期的話，我可以接受四年觀察期，過了四年，比丘滿意的話，便接受我出家，授與我具足戒，讓我成為一位比丘。”

迦葉裸體外道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

(四)

受具足戒不久，迦葉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迦葉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十八·填波盧迦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填波盧迦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苦和樂是由自己造成的嗎？”

世尊說：“填波盧迦，不要這樣說。”

“喬答摩賢者，苦和樂是由他人造成的嗎？”

世尊說：“填波盧迦，不要這樣說。”

“喬答摩賢者，苦和樂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的嗎？”

世尊說：“填波盧迦，不要這樣說。”

“喬答摩賢者，苦和樂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嗎？”

世尊說：“填波盧迦，不要這樣說。”

“喬答摩賢者，沒有苦和樂嗎？”

“填波盧迦，不是沒有苦和樂。填波盧迦，是有苦和樂的。”

“既然這樣，喬答摩賢者不知道苦和樂，看不見苦和樂嗎？”

“填波盧迦，我不是不知道苦和樂，不是看不見苦和樂。填波盧迦，我知道苦和樂，我看見苦和樂。”

“喬答摩賢者，為什麼當問你‘苦和樂是由自己造成的嗎’、‘苦和樂是由他

人造成的嗎’、‘苦和樂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的嗎’、‘苦和樂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嗎’、‘沒有苦和樂嗎’等問題時，你都是說‘填波盧迦，不要這樣說’；而再問你‘既然這樣，喬答摩賢者不知道苦和樂，看不見苦和樂嗎’這問題時，你又說‘填波盧迦，我不是不知道苦和樂，不是看不見苦和樂。填波盧迦，我知道苦和樂，我看見苦和樂’呢？喬答摩賢者，請你為我解釋苦和樂，請你為我說苦和樂！”

“填波盧迦，‘苦和樂是由自己造成的’是出於‘感受和感受者是同一樣東西’的見解。我不這樣說。

“填波盧迦，‘苦和樂是由他人造成的’是出於‘感受是一樣東西，感受者是另一樣東西’⁷的見解。我不這樣說。

“填波盧迦，如來不落入這兩邊，以中道來說法：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填波盧迦遊方者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十九·愚人與智者之別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愚人受無明的遮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帶來這個身¹。內有這個身，外有名色；有內外兩種東西的緣故，因而帶來六觸入處；由於有六觸入處，愚人從中經歷苦和樂。

“比丘們，智者也是受無明的遮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帶來這個身。內有這個身，外有名色；有內外兩種東西的緣故，因而帶來六觸入處；由於有六觸入處，智者從中經歷苦和樂。

“比丘們，愚人和智者有什麼分別，有什麼差異，有什麼不同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比丘們，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愚人受無明的遮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帶來這個身。但愚人不能斷除無明，不能盡除渴愛。這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他

⁷ 佛陀否定“感受和感受者是同一樣東西”和“感受是一樣東西，感受者是另一樣東西”應該是否定“感受者”。就像第十二經所指那樣，深入來說，只有感受的現象而沒有一個感受者。

¹ “身”的巴利文是“kāya”，“kāya”原意是“堆積”，由此可引申出幾種不同的意思。一、指“身體”，身體由地、水、火、風四大元素堆積而成，所以“kāya”一詞多指身體。二、指“身命”，身命由身心多種要素如色、受、想、行、識五蘊堆積而成，所以“kāya”亦指身命。三、沒有專指，純粹用作堆積的意思，如在第二經之中的“六識身”，識由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堆積而成，所以稱為“六識身”；其餘“六愛身”、“六受身”、“六觸身”意思亦同。而第十九經這裏的身是指身命。

不修習能把苦徹底盡除的梵行。他在身壞命終之後，又再受身；因為受身，所以不能從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我說他不能從苦之中得到解脫。

“比丘們，智者受無明的遮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帶來這個身。但智者能斷除無明，能盡除渴愛。這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他修習能把苦徹底盡除的梵行。他在身壞命終之後，不再受身；因為不再受身，所以從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我說他從苦之中得到解脫。

“比丘們，愚人和智者的分別、差異、不同，在於有否生活在梵行之中。”

二十·條件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緣起和緣起法。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緣起呢？

“比丘們，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無論有如來出現或沒有如來出現，這種法界、法則界、條件界都是常在的。如來覺悟、證得這種法界、法則界、條件界之後，向人解釋、演說、宣講、建立、揭示、分析、弄得淺白，叫人親自來觀看。

“比丘們，以有為條件而有生……

“比丘們，以取為條件而有有……

“比丘們，以愛為條件而有取……

“比丘們，以受為條件而有愛……

“比丘們，以觸為條件而有受……

“比丘們，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

“比丘們，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

“比丘們，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

“比丘們，以行為條件而有識……

“比丘們，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無論有如來出現或沒有如來出現，這種法界、法則界、條件界都是常在的。如來覺悟、證得這種法界、法則界、條件界之後，向人解釋、演說、宣講、建立、揭示、分析、弄得淺白，叫人親自來觀看。

“比丘們，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這是一個事實、不變的事實、不異的事實、以條件而有的事實。比丘們，這就是稱為緣起了。

“比丘們，什麼是緣起法呢？

“比丘們，老死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

“比丘們，生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

“比丘們，有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

法、息滅法。

“比丘們，取……

“比丘們，愛……

“比丘們，受……

“比丘們，觸……

“比丘們，六入……

“比丘們，名色……

“比丘們，識……

“比丘們，行……

“比丘們，無明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比丘們，這些就是稱為緣起法了。

“比丘們，如果一位聖弟子以正慧如實正見這緣起和緣起法的話，不會這樣想過去：‘我過去存在嗎？’‘我過去不存在嗎？’‘我過去是什麼呢？’‘我過去是怎麼樣的呢？’‘什麼行為會影響我的過去呢？’不會這樣想將來：‘我將來存在嗎？’‘我將來不存在嗎？’‘我將來是什麼呢？’‘我將來是怎麼樣的呢？’‘什麼行為會影響我的將來呢？’不會這樣想現在：‘現在有我嗎？’‘現在沒有我嗎？’‘現在的我是什麼呢？’‘現在的我是怎麼樣的呢？’‘這個眾生從哪裏到來現在呢？’‘他來生又會去哪裏呢？’

“這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這位聖弟子以正慧如實正見這緣起和緣起法。”

第二食品完

二十一·十力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如來具有十力和四無畏，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這是色，這是色的集起，這是色的滅除；這是受，這是受的集起，這是受的滅除；這是想，這是想的集起，這是想的滅除；這是行，這是行的集起，這是行的滅除；這是識，這是識的集起，這是識的滅除。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就是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二十二·十力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如來具有十力和四無畏，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這是色，這是色的集起，這是色的滅除；這是受，這是受的集起，這是受的滅除；這是想，這是想的集起，這是想的滅除；這是行，這是行的集起，這是行的滅除；這是識，這是識的集起，這是識的滅除。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就是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比丘們，我已經將這法義開示出來，把它弄得淺白，向人揭示，向人講說，讓它顯露。在家庭生活的人，有敬信而出家，該要在這法義之中作出努力。他發心：‘即使我的身體、血肉乾枯，剩下皮膚、髓、骨，都要以個人的堅定、個人的精進、個人的努力來取證。沒有得到取證，我的精進將不會止息！’

“比丘們，懈怠的人夾雜惡不善法，常在苦之中，遠離大利益。作出精進的人離開惡不善法，常在樂之中，完滿大利益。

“比丘們，低俗的方式不能使人達到最高的證悟，高尚的方式才能使人達到最高的證悟。比丘們，這個梵行好比醍醐，導師正在面前，因此你們要作出精進，取得那還沒有取得的，達到那還沒有達到的，證悟那還沒有證悟的！

“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的出家生活便會帶來大果報，不會白過；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給我們受用的人也會因我們而帶來大果報、大利益。

“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著眼於自己的利益，要不放逸地修行取證；著眼於他人的利益，也是要不放逸地修行取證；著眼於自己和他人雙方面的利益，也是要不放逸地修行取證。”

二十三·近因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有知、有見可使漏得到盡除，無知、無見是不能使漏得到盡除的。什麼是‘有知、有見可使漏得到盡除’呢？比丘們，什麼是色，什麼是色的集起，什麼是色的滅除；什麼是受，什麼是受的集起，什麼是受的滅除；什麼是想，什麼是想的集起，什麼是想的滅除；什麼是行，什麼是行的集起，什麼是行的滅除；什麼是識，什麼是識的集起，什麼是識的滅除——對此有知、有見可使漏得到盡除。

“比丘們，漏盡智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漏盡智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解脫就是漏盡智的近因。

“比丘們，解脫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解脫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無欲就是解脫的近因。

“比丘們，無欲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無欲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厭離就是無欲的近因。

“比丘們，厭離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厭離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如實知見就是厭離的近因。

“比丘們，如實知見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如實知見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定就是如實知見的近因。

“比丘們，定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定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樂就是定的近因。

“比丘們，樂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樂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猗就是樂的近因。

“比丘們，猗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猗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喜就是猗的近因。

“比丘們，喜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喜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歡悅就是喜的近因。

“比丘們，歡悅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歡悅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敬信就是歡悅的近因。

“比丘們，敬信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敬信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苦就是敬信的近因。

“比丘們，苦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苦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生就是苦的近因。

“比丘們，生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生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有就是生的近因。

“比丘們，有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有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取就是有的近因。

“比丘們，取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取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愛就是取的近因。

“比丘們，愛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愛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受就是愛的近因。

“比丘們……觸就是受的近因。

“比丘們……六入就是觸的近因。

“比丘們……名色就是六入的近因。

“比丘們……識就是名色的近因。

“比丘們……行就是識的近因。

“比丘們，行是有近因而不是沒有近因的。什麼是行的近因呢？應要這樣說，無明就是行的近因。

“比丘們，就是這樣，以無明為近因而有行，以行為近因而有識，以識為近因而有名色，以名色為近因而有六入，以六入為近因而有觸，以觸為近因而有受，以受為近因而有愛，以愛為近因而有取，以取為近因而有有，以有為近因而有生，以生為近因而有苦，以苦為近因而有敬信，以敬信為近因而有歡悅，以歡悅為近因而有喜，以喜為近因而有猗，以猗為近因而有樂，以樂為近因而有定，以定為近因而有如實知見，以如實知見為近因而有厭離，以厭離為近因而有無欲，以無欲為近因而有解脫，以解脫為近因而有漏盡智。

“比丘們，就如在山頂下了一場大暴雨，雨水向下傾流，流遍山岩、山洞、山峽、山脊；流遍山岩、山洞、山峽、山脊之後再流入小水坑；流入小水坑之後再流入大水坑；流入大水坑之後再流入小河；流入小河之後再流入大河；流入大河之後再流入大海洋。

“同樣地，以無明為近因而有行，以行為近因而有識，以識為近因而有名色，以名色為近因而有六入，以六入為近因而有觸，以觸為近因而有受，以受為近因而有愛，以愛為近因而有取，以取為近因而有有，以有為近因而有生，以生為近因而有苦，以苦為近因而有敬信，以敬信為近因而有歡悅，以歡悅為近因而有喜，以喜為近因而有猗，以猗為近因而有樂，以樂為近因而有定，以定為近因而有如實知見，以如實知見為近因而有厭離，以厭離為近因而有無欲，以無欲為近因而有解脫，以解脫為近因而有漏盡智。”

二十四·外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

(一)

在上午，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王舍城化食，他心想：“現在入王舍城化食時候還早，讓我先往外道遊方者的叢林吧。”

於是，舍利弗尊者前往外道遊方者的叢林，去到那裏之後，和那些外道遊方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

那些外道遊方者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一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是由自己造成的；一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是由他人造成的；一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的；一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

“舍利弗賢友，喬答摩沙門對這個問題怎樣說，怎樣解釋呢？當我們解說這個問題時，怎樣才是正確表達喬答摩沙門的解說，怎樣才不會變成誹謗喬答摩沙門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賢友們，世尊說：‘苦是緣起的。苦以什麼為緣呢？以觸為緣。’這樣說就是正確表達世尊的解說，不會變成誹謗世尊；這樣說就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了。

“賢友們，那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由自己造成，他們所說的苦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那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由他人造成，他們所說的苦也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那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由自己和他人造成，他們所說的苦也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那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既不是由自己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他們所說的苦也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

“賢友們，那些宣稱苦由自己造成的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的；那些宣稱苦由他人造成的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的；那些宣稱苦由自己和他人造成的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的；那些宣稱苦既不是由自己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的。”

(二)

阿難尊者聽到舍利弗尊者和外道遊方者的談話，他在王舍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所有他聽到舍利弗尊者和外道遊方者的談話告訴世尊。

“阿難，十分好，十分好！舍利弗作了一個正確的解說！我說苦是緣起的。苦以什麼為緣呢？以觸為緣。這樣說就是正確表達我的解說，不會變成對我誹謗；這樣說就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

“阿難，那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由自己造成，他們所說的苦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那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既不是由自己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他們所說的苦也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

“阿難，那些宣稱苦由自己造成的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的……那些宣稱苦既不是由自己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的。

“阿難，有一次，我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那時候，在上午，我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王舍城化食。那時我心想：‘現在入王舍城化食時候還早，讓我先往外道遊方者的叢林吧。’

“阿難，於是，我前往外道遊方者的叢林，去到那裏之後，和那些外道遊方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那些外道遊方者對我說：‘喬答摩賢友，一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是由自己造成的；一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是由他人造成的；一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的；一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

“‘喬答摩尊者對這個問題怎樣說，怎樣解釋呢？當我們解說這個問題時，怎樣才是正確表達喬答摩尊者的解說，怎樣才不會變成誹謗喬答摩尊者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阿難，外道遊方者說了這番話後，我對他們說：‘賢友們，我說苦是緣起的。苦以什麼為緣呢？以觸為緣。這樣說就是正確表達我的解說，不會變成對我誹謗；這樣說就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了。

“‘賢友們，那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由自己造成，他們所說的苦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那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既不是由自己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他們所說的苦也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

“‘賢友們，那些宣稱苦由自己造成的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的……那些宣稱苦既不是由自己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

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的。’”

“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以一句說話來涵括所有的論點！大德，可否詳說這句說話的義理，說出它表面及內涵的深入之處呢？”

“阿難，既然這樣，讓你來說吧。”

(三)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阿難賢友，老死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大德，我會這樣解說：‘老死以生為因緣，以生而集起，以生而生，以生為源頭。’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阿難賢友，生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大德，我會這樣解說：‘生以有為因緣，以有而集起，以有而生，以有為源頭。’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阿難賢友，有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大德，我會這樣解說：‘有以取為因緣，以取而集起，以取而生，以取為源頭。’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阿難賢友，取……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阿難賢友，愛……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阿難賢友，受……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阿難賢友，觸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大德，我會這樣解說：‘觸以六入為因緣，以六入而集起，以六入而生，以六入為源頭。六觸入處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二十五·浮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一)

這時候，浮彌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一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和樂是由自己造成的；一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和樂是由他人造成的；一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和樂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的；一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和樂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

“舍利弗賢友，世尊對這個問題怎樣說，怎樣解釋呢？當我們解說這個問題時，怎樣才是正確表達世尊的解說，怎樣才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賢友，世尊說：‘苦和樂是緣起的。苦和樂以什麼為緣呢？以觸為緣。’這樣說就是正確表達世尊的解說，不會變成誹謗世尊；這樣說就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了。

“賢友，那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和樂由自己造成，他們所說的苦和樂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那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和樂既不是由自己

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他們所說的苦和樂也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

“賢友，那些宣稱苦和樂由自己造成的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和樂的……那些宣稱苦和樂既不是由自己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和樂的。”

(二)

阿難尊者聽到舍利弗尊者和浮彌尊者的談話，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所有他聽到舍利弗尊者和浮彌尊者的談話告訴世尊。

“阿難，十分好，十分好！舍利弗作了一個正確的解說！我說苦和樂是緣起的。苦和樂以什麼為緣呢？以觸為緣。這樣說就是正確表達我的解說，不會變成對我誹謗；這樣說就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

“阿難，那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和樂由自己造成，他們所說的苦和樂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那些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宣稱苦和樂既不是由自己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他們所說的苦和樂也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

“阿難，那些宣稱苦和樂由自己造成的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和樂的……那些宣稱苦和樂既不是由自己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和樂的。

“阿難，在身之中有身思²，是生起內在苦和樂的原因；在口之中有口思，是生起內在苦和樂的原因；在意之中有意识，是生起內在苦和樂的原因。

“阿難，以無明為條件：一個人自己作出身行，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他人作出身行，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一個人有覺知地作出身行，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一個人不自覺知地作出身行，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

“阿難，以無明為條件：一個人自己作出口行，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他人作出口行，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一個人有覺知地作出口行，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一個人不自覺知地作出口行，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

“阿難，以無明為條件：一個人自己作出意行，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他人作出意行，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一個人有覺知地作出意行，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一個人不自覺知地作出意行，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

“阿難，這些東西出自於無明。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沒有這個身，不會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沒有這個口，不會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沒有這個意，不會因而生起內在的苦和樂。沒有能生起內在苦和樂的‘田’，沒有能生起內在苦和樂的‘地’，沒有能生起內在苦和樂的‘處’，沒有能生起內在苦和樂的成因。”

二十六·優波婆那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優波婆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

“大德，一些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是由自己造成的；一些沙門婆羅門，宣稱

² 思(*sañcetanā / cetanā*)是一種“意向”、“意志”的心理活動，這種心理活動跟“行”和“業”連接。在身、口、意之中起思，便會帶來身行、口行、意行，之後便會造善惡業而受苦樂。

苦是由他人造成的；一些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的；一些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

“大德，世尊對這個問題怎樣說，怎樣解釋呢？當我們解說這個問題時，怎樣才是正確表達世尊的解說，怎樣才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優波婆那，我說苦是緣起的。苦以什麼為緣呢？以觸為緣。這樣說就是正確表達我的解說，不會變成對我誹謗；這樣說就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了。

“優波婆那，那些沙門婆羅門宣稱苦由自己造成，他們所說的苦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那些沙門婆羅門宣稱苦既不是由自己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他們所說的苦也是要以觸為緣才會生起的。

“優波婆那，那些宣稱苦由自己造成的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的……那些宣稱苦既不是由自己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沙門婆羅門，是沒有可能離開觸而經歷苦的。”

二十七·條件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什麼是老死呢？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年老、衰弱、牙齒掉下、頭髮轉白、面有皺紋、壽命減短、身心退化，這就是稱為老了；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身壞、命終、逝世、死亡、五蘊散壞、屍骸被遺棄，這就是稱為死了。一種是老，一種是死。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老死了。

“生的集起帶來老死的集起，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息滅老死的途徑。

“比丘們，什麼是生……

“比丘們，什麼是有……

“比丘們，什麼是取……

“比丘們，什麼是愛……

“比丘們，什麼是受……

“比丘們，什麼是觸……

“比丘們，什麼是六入……

“比丘們，什麼是名色……

“比丘們，什麼是識……

“比丘們，什麼是行呢？有三種行：身行、口行、心行。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行了。

“無明的集起帶來行的集起，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息滅行的途徑。

“比丘們，如果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條件，知道什麼是條件集，知道什麼是條件滅，知道什麼是條件滅之道，便可稱為一位具有正見、具有直見、入正法、見正法、具有學智、具有學明、進入法流、具洞察智慧、觸摸到甘露門的

聖弟子。”

二十八·比丘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老死，知道什麼是老死集，知道什麼是老死滅，知道什麼是老死滅之道，便可稱為一位具有正見、具有直見、入正法、見正法、具有學智、具有學明、進入法流、具洞察智慧、觸摸到甘露門的比丘。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生……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有……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取……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愛……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受……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觸……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六入……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名色……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識……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行，知道什麼是行集，知道什麼是行滅，知道什麼是行滅之道，便可稱為一位具有正見、具有直見、入正法、見正法、具有學智³、具有學明、進入法流、具洞察智慧、觸摸到甘露門的比丘。

“比丘們，什麼是老死呢？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年老、衰弱、牙齒掉下、頭髮轉白、面有皺紋、壽命減短、身心退化，這就是稱為老了；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身壞、命終、逝世、死亡、五蘊散壞、屍骸被遺棄，這就是稱為死了。一種是老，一種是死。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老死了。

“生的集起帶來老死的集起，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息滅老死的途徑。

“比丘們，什麼是生……

“比丘們，什麼是有……

“比丘們，什麼是取……

“比丘們，什麼是愛……

“比丘們，什麼是受……

“比丘們，什麼是觸……

“比丘們，什麼是六入……

“比丘們，什麼是名色……

“比丘們，什麼是識……

“比丘們，什麼是行呢？有三種行：身行、口行、心行。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行了。

“無明的集起帶來行的集起，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息滅行的途徑。

“比丘們，就是這樣，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老死，知道什麼是老死集，

³ 巴利原文在這裏和下兩段是沒有“具有學智”(sekkena *nāṇena samannāgato*)這詞語的，現參照第二十七經而補上。

知道什麼是老死滅，知道什麼是老死滅之道，便可稱為一位具有正見、具有直見、入正法、見正法、具有學智、具有學明、進入法流、具洞察智慧、觸摸到甘露門的比丘。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生……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有……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取……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愛……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受……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觸……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六入……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名色……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識……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行，知道什麼是行集，知道什麼是行滅，知道什麼是行滅之道，便可稱為一位具有正見、具有直見、入正法、見正法、具有學智、具有學明、進入法流、具洞察智慧、觸摸到甘露門的比丘。”

二十九·沙門婆羅門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

(一)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遍知⁴什麼是老死，不遍知什麼是老死集，不遍知什麼是老死滅，不遍知什麼是老死滅之道；不遍知什麼是生……不遍知什麼是有……不遍知什麼是取……不遍知什麼是愛……不遍知什麼是受……不遍知什麼是觸……不遍知什麼是六入……不遍知什麼是名色……不遍知什麼是識……不遍知什麼是行，不遍知什麼是行集，不遍知什麼是行滅，不遍知什麼是行滅之道的話，我不認為他是沙門或婆羅門，這位賢友不能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沙門或婆羅門的意義。

(二)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遍知什麼是老死，遍知什麼是老死集，遍知什麼是老死滅，遍知什麼是老死滅之道；遍知什麼是生……遍知什麼是有……遍知什麼是取……遍知什麼是愛……遍知什麼是受……遍知什麼是觸……遍知什麼是六入……遍知什麼是名色……遍知什麼是識……遍知什麼是行，遍知什麼是行集，遍知什麼是行滅，遍知什麼是行滅之道的話，我認為他是沙門或婆羅門，這位賢友能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沙門或婆羅門的意義。”

三十·沙門婆羅門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⁴ 這篇經文和第十三經的內容相同，分別只是第十三經用“知/知道”(pajānāti)這個詞語，而這篇經文用“遍知”(parijānāti)這個詞語。“遍知”有“徹底知道”的意思，常指佛陀和阿羅漢對法的認知。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老死，不知什麼是老死集，不知什麼是老死滅，不知什麼是老死滅之道的話，他沒有可能超越老死。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生……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有……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取……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愛……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受……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觸……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六入……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名色……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識……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行，不知什麼是行集，不知什麼是行滅，不知什麼是行滅之道的話，他沒有可能超越行。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老死，知道什麼是老死集，知道什麼是老死滅，知道什麼是老死滅之道的話，他能夠超越老死。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生……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有……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取……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愛……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受……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觸……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六入……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名色……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識……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行，知道什麼是行集，知道什麼是行滅，知道什麼是行滅之道的話，他能夠超越行。”

第三十力品完

三十一·有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一)

在那裏，世尊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在《彼岸道品·阿耨多問》⁵之中這樣說：

“‘請你告訴我，
徹證法義者，
與各種學人，
應有之行持。’

“舍利弗，這是一個簡明的問題，但怎樣詳細解釋當中的義理呢？”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沉默不語。

世尊第二次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尊者第二次沉默不語。

世尊第三次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在《彼岸道品·阿耨多問》之中這樣說：

“‘請你告訴我，
徹證法義者，
與各種學人，
應有之行持。’

“舍利弗，這是一個簡明的問題，但怎樣詳細解釋當中的義理呢？”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第三次沉默不語。

(二)

“舍利弗，從有那方面來觀看。舍利弗，從有那方面來觀看。”

“大德，一個人以正慧如實觀看有，之後他進入一條對有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他以正慧如實觀看，食帶來有，之後他進入一條對食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他以正慧如實觀看，食滅的時候，有便會成為滅法，之後他進入一條對滅法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大德，這就是一位學人了。

“大德，怎樣成為一位徹證法義的人呢？大德，一個人以正慧如實觀看有，之後對有厭離、無欲、息滅，因無所執取而得解脫；他以正慧如實觀看，食帶來有，之後對食厭離、無欲、息滅，因無所執取而得解脫；他以正慧如實觀看，食滅的時候，有便會成為滅法，之後對滅法厭離、無欲、息滅，因無所執取而得解脫。大德，這就是一位徹證法義的人了。

“大德，就我所知，這就是詳細解釋《彼岸道品·阿耨多問》所問的問題了。”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一個人以正慧如實觀看有，之後他進入一條對有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他以正慧如實觀看，食帶來有，之後他進入一條對食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他以正慧如實觀看，食滅的時候，有便會成為滅法，之後他進入一條對滅法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舍利弗，這就是一位學人了。

“舍利弗，怎樣成為一位徹證法義的人呢？舍利弗，一個人以正慧如實觀看有，之後對有厭離、無欲、息滅，因無所執取而得解脫；他以正慧如實觀看，

⁵ 《彼岸道品·阿耨多問》收錄在《小部》第五冊《經集》之中。

食帶來有，之後對食厭離、無欲、息滅，因無所執取而得解脫；他以正慧如實觀看，食滅的時候，有便會成為滅法，之後對滅法厭離、無欲、息滅，因無所執取而得解脫。舍利弗，這就是一位徹證法義的人了。

“舍利弗，這就是詳細解釋《彼岸道品·阿耨多問》所問的問題了。”

三十二·迦邏羅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一)

那時候，迦邏羅·剎帝利比丘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末利耶·頗求那比丘放棄了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了。”

“那位尊者不適應這裏的法和律。”

“這樣說的話，舍利弗尊者適應這裏的法和律了。”

“賢友，我對此沒有搖擺。”

“賢友，在將來你也會適應這裏的法和律嗎？”

“賢友，我對此沒有疑惑。”

之後，迦邏羅比丘起座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迦邏羅比丘對世尊說：“大德，舍利弗尊者宣稱得到究竟智，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於是世尊對另一位比丘說：“比丘，你過來，用我的名義對舍利弗說：‘舍利弗賢友，導師叫你。’”

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導師叫你。”

舍利弗尊者回答那位比丘：“賢友，是的。”之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二)

世尊對舍利弗尊者說：“聽說你宣稱得到究竟智，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那是真的嗎？”

“大德，我沒有說出那些言詞文句。”

“舍利弗，一個人無論以什麼形式來宣稱得到究竟智，都要明白所宣稱的內容。”

“大德，我不是那樣說，我沒有說出那些言詞文句。”

“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舍利弗賢友，你有什麼樣的知，有什麼樣的見，宣稱得到究竟智，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呢？’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你將會怎樣解說呢？”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將會這樣解說：‘賢友，生是有因緣的，要盡除這些因緣；在盡除了這些因緣之後，知道自己已經盡除了這些因緣；之後自己便會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舍利弗賢友，生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你將

會怎樣解說呢？”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將會這樣解說：‘賢友，生以有為因緣，以有而集起，以有而生，以有為源頭。’”

……有……

……取……

“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舍利弗賢友，愛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你將會怎樣解說呢？”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將會這樣解說：‘賢友，愛以受為因緣，以受而集起，以受而生，以受為源頭。’”

“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舍利弗賢友，你有什麼樣的知，有什麼樣的見，對受不會生起愛喜呢？’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你將會怎樣解說呢？”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將會這樣解說：‘賢友，有三種受。這三種受是什麼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賢友，這三種受都是無常的，是無常的就是苦的，當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對受便不會生起愛喜。’”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舍利弗，這句法義簡略地解釋，任何受都是在苦的範疇之中。

“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舍利弗賢友，你有什麼樣的解脫，宣稱得到究竟智，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呢？’舍利弗，如果你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你將會怎樣解說呢？”

“大德，如果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將會這樣解說：‘賢友，我內裏有解脫，盡除所有取，安住在這種境界之中。我因為安住在這種境界之中，各種漏不會漏入內心，我看不見自己有任何缺失。’”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舍利弗，這句法義簡略地解釋，一位沙門對斷除各種漏沒有搖擺、沒有疑惑。”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便起座進入寺院。

(三)

世尊離去不久，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賢友們，在世尊問我第一個問題時，因為我之前沒有這樣解答問題的經驗，所以反應較為緩慢。當世尊認可我第一個解答後，那時我心想，即使世尊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我義理一日，我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一日。

“即使世尊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我義理一夜，我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一夜。

“即使世尊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我義理一日一夜，我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一日一夜。

“……兩日兩夜……

“……三日三夜……

“……四日四夜……

“……五日五夜……

“……六日六夜……

“即使世尊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我義理七日七夜，我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七日七夜。”

(四)

之後，迦邏羅比丘起座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迦邏羅比丘對世尊說：“大德，舍利弗尊者剛才作出獅子吼。他說，在世尊問他第一個問題時，因為他之前沒有這樣解答問題的經驗，所以反應較為緩慢。……即使世尊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他義理七日七夜，他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七日七夜。”

“比丘，舍利弗完全透徹瞭解法界。因為他完全透徹瞭解法界，即使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舍利弗義理一日，他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一日。

“即使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舍利弗義理一夜，他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一夜。

“即使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舍利弗義理一日一夜，他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一日一夜。

“……兩日兩夜……

“……三日三夜……

“……四日四夜……

“……五日五夜……

“……六日六夜……

“即使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問舍利弗義理七日七夜，他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句、不同的方式解答那些義理七日七夜。”

三十三·智地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四十四種智地，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這四十四種智地是什麼呢？”

“老死智，老死集智，老死滅智，老死滅之道智；生智，生集智，生滅智，生滅之道智；有智，有集智，有滅智，有滅之道智；取智，取集智，取滅智，取滅之道智；愛智，愛集智，愛滅智，愛滅之道智；受智，受集智，受滅智，受滅之道智；觸智，觸集智，觸滅智，觸滅之道智；六入智，六入集智，六入滅智，六入滅之道智；名色智，名色集智，名色滅智，名色滅之道智；識智，識集智，識滅智，識滅之道智；行智，行集智，行滅智，行滅之道智。

“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四十四種智地了。

“比丘們，什麼是老死呢？”

“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年老、衰弱、牙齒掉下、頭髮轉白、面有皺紋、壽命減短、身心退化，這就是稱為老了；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身壞、命終、逝世、死亡、五蘊散壞、屍骸被遺棄，這就是稱為死了。一種是老，一種是死。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老死了。

“生的集起帶來老死的集起，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息滅老死的途徑。

“比丘們，當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老死，知道什麼是老死集，知道什麼是老死滅，知道什麼是老死滅之道時，這就是他的法智。他見法、知法、得法、

入法，法常在心中。他以這樣的方式來思考過去和將來：過去所有的沙門或婆羅門知道老死，知道老死集，知道老死滅，知道老死滅之道，他們所知的就正如現在我所知的那樣；將來所有的沙門或婆羅門知道老死，知道老死集，知道老死滅，知道老死滅之道，他們所知的就正如現在我所知的那樣。他有這種信智。

“比丘們，當一位聖弟子法智和信智兩種智都清淨、明晰時，他可稱為是一位具有正見、具有直見、入正法、見正法、具有學智、具有學明、進入法流、具洞察智慧、觸摸到甘露門的聖弟子。

……生……
……有……
……取……
……愛……
……受……
……觸……
……六入……
……名色……
……識……

“比丘們，什麼是行呢？

“有三種行：身行、口行、心行。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行了。

“無明的集起帶來行的集起，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息滅行的途徑。

“比丘們，當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行，知道什麼是行集，知道什麼是行滅，知道什麼是行滅之道時，這就是他的法智。他見法、知法、得法、入法，法常在心中。他以這樣的方式來思考過去和將來：過去所有的沙門或婆羅門知道行，知道行集，知道行滅，知道行滅之道，他們所知的就正如現在我所知的那樣；將來所有的沙門或婆羅門知道行，知道行集，知道行滅，知道行滅之道，他們所知的就正如現在我所知的那樣。他有這種信智。

“比丘們，當一位聖弟子法智和信智兩種智都清淨、明晰時，他可稱為是一位具有正見、具有直見、入正法、見正法、具有學智、具有學明、進入法流、具洞察智慧、觸摸到甘露門的聖弟子。”

三十四·智地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七十七種智地，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這七十七種智地是什麼呢？

“知道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知道沒有生便沒有老死；知道過去也是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知道過去也是沒有生便沒有老死；知道將來也是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知道將來也是沒有生便沒有老死；知道有法住智的人，他本身也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

“知道以有為條件而有生……

“知道以取為條件而有有……
“知道以愛為條件而有取……
“知道以受為條件而有愛……
“知道以觸為條件而有受……
“知道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
“知道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
“知道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
“知道以行為條件而有識……

“知道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知道沒有無明便沒有行；知道過去也是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知道過去也是沒有無明便沒有行；知道將來也是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知道將來也是沒有無明便沒有行；知道有法住智的人，他本身也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

“比丘們，這就是稱為七十七種智地了。”

三十五·無明為條件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大德，什麼是老死及誰有這個老死呢？”

“比丘，你的問題不確當。問什麼是老死及誰有這個老死，或問什麼是老死及誰在這個老死之外，這兩個問題其實都是同一樣的東西，只不過是詞語不同而已。比丘，一個人如果有‘命就是身體’這種見的話，他便不會修習梵行；一個人如果有‘命在身體之外’這種見的話，他也不會修習梵行。⁶比丘，如來不落入這兩邊，以中道來說法：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

……生……
……有……
……取……
……愛……
……受……
……觸……
……六入……
……名色……
……識……

⁶ 認為有一個“我”在老死之中，或認為有一個“我”在老死之外，兩者的用詞雖然不同，但同樣都是認為有一個“實我”的存在。佛教稱這為“我見”或“見”。“我見”也包括“命就是身體”或“命在身體之外”這兩種“見”。持“命就是身體”這種“見”的人，認為有一個實體的“命”的存在，它和“身體”是一樣東西，當身體死亡時這個命也隨即消失。所以，持“命就是身體”這種見的人會認為人死如燭滅，不會覺得有需要去修習八正道來止息生死。此外，持“命在身體之外”這種“見”的人，認為當人死之後這個實體的“命”便脫離身體的束縛，獨立地存在，他也是不會覺得有需要去修習八正道來止息生死。

“大德，什麼是行及誰有這個行呢？”

“比丘，你的問題不確當。問什麼是行及誰有這個行，或問什麼是行及誰在這個行之外，這兩個問題其實都是同一樣的東西，只不過是詞語不同而已。比丘，一個人如果有‘命就是身體’這種見的話，他便不會修習梵行；一個人如果有‘命在身體之外’這種見的話，他也不會修習梵行。比丘，如來不落入這兩邊，以中道來說法：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

“比丘，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老死及誰有這個老死’、‘什麼是老死及誰在這個老死之外’、‘命就是身體’、‘命在身體之外’的見的性向，這些性向就像被連根拔起的棕櫚樹，將來沒法再生長那樣。

“比丘，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生及誰有這個生’、‘什麼是生及誰在這個生之外’……

“比丘，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有及誰有這個有’、‘什麼是有及誰在這個有之外’……

“比丘，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取及誰有這個取’、‘什麼是取及誰在這個取之外’……

“比丘，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愛及誰有這個愛’、‘什麼是愛及誰在這個愛之外’……

“比丘，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受及誰有這個受’、‘什麼是受及誰在這個受之外’……

“比丘，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觸及誰有這個觸’、‘什麼是觸及誰在這個觸之外’……

“比丘，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六入及誰有這個六入’、‘什麼是六入及誰在這個六入之外’……

“比丘，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名色及誰有這個名色’、‘什麼是名色及誰在這個名色之外’……

“比丘，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識及誰有這個識’、‘什麼是識及誰在這個識之外’……

“比丘，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行及誰有這個行’、‘什麼是行及誰在這個行之外’、‘命就是身體’、‘命在身體之外’的見的性向，這些性向就像被連根拔起的棕櫚樹，將來沒法再生長那樣。”

三十六·無明為條件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問什麼是老死及誰有這個老死，或問什麼是老死及誰在這個老死之外，這兩個問題其實都是同一樣的東西，只不過是詞語不同而已。比丘們，一個人如果有‘命就是身體’這種見的話，他便不會修習梵行；一個人如果有‘命在身體之外’這種見的話，他也不會修習梵行。比丘們，如來不落入這兩邊，以中道來說法：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

“比丘們，問什麼是生及誰有這個生，或問什麼是生及誰在這個生之外……

“比丘們，問什麼是有及誰有這個有，或問什麼是有及誰在這個有之外……

“比丘們，問什麼是取及誰有這個取，或問什麼是取及誰在這個取之外……

“比丘們，問什麼是愛及誰有這個愛，或問什麼是愛及誰在這個愛之外……

“比丘們，問什麼是受及誰有這個受，或問什麼是受及誰在這個受之外……

“比丘們，問什麼是觸及誰有這個觸，或問什麼是觸及誰在這個觸之外……

“比丘們，問什麼是六入及誰有這個六入，或問什麼是六入及誰在這個六入之外……

“比丘們，問什麼是名色及誰有這個名色，或問什麼是名色及誰在這個名色之外……

“比丘們，問什麼是識及誰有這個識，或問什麼是識及誰在這個識之外……

“比丘們，問什麼是行及誰有這個行，或問什麼是行及誰在這個行之外，這兩個問題其實都是同一樣的東西，只不過是詞語不同而已。比丘們，一個人如果有‘命就是身體’這種見的話，他便不會修習梵行；一個人如果有‘命在身體之外’這種見的話，他也不會修習梵行。比丘們，如來不落入這兩邊，以中道來說法：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

“比丘們，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老死及誰有這個老死’、‘什麼是老死及誰在這個老死之外’、‘命就是身體’、‘命在身體之外’的見的性向，這些性向就像被連根拔起的棕櫚樹，將來沒法再生長那樣。

“比丘們，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生及誰有這個生’、‘什麼是生及誰在這個生之外’……

“比丘們，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有及誰有這個有’、‘什麼是有及誰在這個有之外’……

“比丘們，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取及誰有這個取’、‘什麼是取及誰在這個取之外’……

“比丘們，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愛及誰有這個愛’、‘什麼是愛及誰在這個愛之外’……

“比丘們，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受及誰有這個受’、‘什麼是受及誰在這個受之外’……

“比丘們，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觸及誰有這個觸’、‘什麼是觸及誰在這個觸之外’……

“比丘們，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六入及誰有這個六入’、‘什麼是六入及誰在這個六入之外’……

“比丘們，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名色及誰有這個名色’、‘什麼是名色及誰在這個名色之外’……

“比丘們，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

向，根除所有‘什麼是識及誰有這個識’、‘什麼是識及誰在這個識之外’……

“比丘們，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便會根除各種歪曲、躁動、猶豫的性向，根除所有‘什麼是行及誰有這個行’、‘什麼是行及誰在這個行之外’、‘命就是身體’、‘命在身體之外’的見的性向，這些性向就像被連根拔起的棕櫚樹，將來沒法再生長那樣。”

三十七·不屬你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這個身體不是屬於你們的，也不是屬於別人的。比丘們，應知身體是由舊有的業而來，是由眾緣和合而來，是由思所作而來，它只是一些感受。

“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能對緣起正確地如理思維：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就是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三十八·思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一個人所作的各種意向、決意、性向，都會成為一個讓識得到攀緣的地方。當識有一個攀緣的地方的時候，便會因此而增長，為將來帶來後有。當帶來後有的時候，將來便會有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一個人如果不作各種意向，不作各種決意，但作出各種性向的話，這都會成為一個讓識得到攀緣的地方。當識有一個攀緣的地方的時候，便會因此而增長，為將來帶來後有。當帶來後有的時候，將來便會有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當一個人不作各種意向、決意、性向的時候，便不會造成一個讓識得到攀緣的地方。當識沒有一個攀緣的地方的時候，便不會增長，不會為將來帶來後有。當沒有後有的時候，將來的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便會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三十九·思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一個人所作的各種意向、決意、性向，都會成為一個讓識得到攀緣的地方。當識有一個攀緣的地方的時候，便會因此而增長，然後會帶來名色的出現。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

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一個人如果不作各種意向，不作各種決意，但作出各種性向的話，這都會成為一個讓識得到攀緣的地方。當識有一個攀緣的地方的時候，便會因此而增長，然後會帶來名色的出現。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當一個人不作各種意向、決意、性向的時候，便不會造成一個讓識得到攀緣的地方。當識沒有一個攀緣的地方的時候，便不會增長，不會帶來名色的出現。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四十·思之三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一個人所作的各種意向、決意、性向，都會成為一個讓識得到攀緣的地方。當識有一個攀緣的地方的時候，便會因此而增長，便會因此而有依附，當有依附的時候便會有來去，當有來去的時候便會有生死，當有生死的時候，將來便會有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一個人如果不作各種意向，不作各種決意，但作出各種性向的話，這都會成為一個讓識得到攀緣的地方。當識有一個攀緣的地方的時候，便會因此而增長，便會因此而有依附，當有依附的時候便會有來去，當有來去的時候便會有生死，當有生死的時候，將來便會有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當一個人不作各種意向、決意、性向的時候，便不會造成一個讓識得到攀緣的地方。當識沒有一個攀緣的地方的時候，便不會增長，不會有依附，當沒有依附的時候便不會有來去，當沒有來去的時候便不會有生死，當沒有生死的時候，將來的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便會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第四迦羅羅剎帝利品完

四十一·五種怖畏與怨對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一)

這時候，給孤獨長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給孤獨長者說：“居士，當一位聖弟子五種怖畏和怨對平息下來，具有四入流支，以智慧善見、善察聖道時，可以為自己記說：‘我已盡除地獄、畜生、餓鬼等惡道；我是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

“什麼是五種怖畏和怨對平息下來呢？居士，殺生是怖畏和怨對。以殺生為條件，會為現生帶來怖畏和怨對，會為來生帶來怖畏和怨對，也使自己領受內心的苦惱。不殺生便會使這種怖畏和怨對平息下來。

“居士，偷盜……

“居士，邪淫……

“居士，妄語……

“居士，飲酒是怖畏和怨對。以飲酒為條件，會為現生帶來怖畏和怨對，會為來生帶來怖畏和怨對，也使自己領受內心的苦惱。不飲酒便會使這種怖畏和怨對平息下來。這就是五種怖畏和怨對平息下來了。

(二)

“什麼是具有四入流支呢？居士，一位聖弟子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

“一位聖弟子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一位聖弟子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世尊的弟子僧善巧地進入正道，正直地進入正道，方法正確地進入正道，方向正確地進入正道，是四雙八輩的聖者；世尊的弟子僧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

“一位聖弟子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不破、不穿、沒有污垢、沒有污點、清淨、受智者稱讚、不取著、帶來定。這就是具有四入流支了。

“什麼是以智慧善見、善察聖道呢？居士，一位聖弟子能對緣起正確地如理思維：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就是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這就是以智慧善見、善察聖道了。

“居士，當一位聖弟子的五種怖畏和怨對平息下來，具有這四入流支，以這智慧善見、善察聖道時，可以為自己記說：‘我已盡除地獄、畜生、餓鬼等惡道；我是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

四十二·五種怖畏與怨對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那些比丘說：“比丘們，當一位聖弟子五種怖畏和怨對平息下來，具有四入流支，以智慧善見、善察聖道時，可以為自己記說：‘我已盡除地獄、畜生、餓鬼等惡道；我是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

“什麼是五種怖畏和怨對平息下來呢？比丘們，殺生是怖畏和怨對。以殺生為條件，會為現生帶來怖畏和怨對，會為來生帶來怖畏和怨對，也使自己領受內心的苦惱。不殺生便會使這種怖畏和怨對平息下來。

“比丘們，偷盜……”

“比丘們，邪淫……”

“比丘們，妄語……”

“比丘們，飲酒是怖畏和怨對。以飲酒為條件，會為現生帶來怖畏和怨對，會為來生帶來怖畏和怨對，也使自己領受內心的苦惱。不飲酒便會使這種怖畏和怨對平息下來。這就是五種怖畏和怨對平息下來了。

“什麼是具有四入流支呢？比丘們，一位聖弟子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

“一位聖弟子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一位聖弟子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世尊的弟子僧善巧地進入正道，正直地進入正道，方法正確地進入正道，方向正確地進入正道，是四雙八輩的聖者；世尊的弟子僧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

“一位聖弟子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不破、不穿、沒有污垢、沒有污點、清淨、受智者稱讚、不取著、帶來定。這就是具有四入流支了。

“什麼是以智慧善見、善察聖道呢？比丘們，一位聖弟子能對緣起正確地如理思維：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就是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這就是以智慧善見、善察聖道了。

“比丘們，當一位聖弟子的五種怖畏和怨對平息下來，具有這四入流支，以這智慧善見、善察聖道時，可以為自己記說：‘我已盡除地獄、畜生、餓鬼等惡道；我是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

四十三·苦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苦的集起和苦的滅除。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一)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苦的集起呢？以眼和色為條件而有眼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比丘們，這就是苦的集起了。

“以耳和聲為條件……

“以鼻和香為條件……

“以舌和味為條件……

“以身和觸為條件……

“以意和法為條件而有意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比丘們，這就是苦的集起了。

(二)

“比丘們，什麼是苦的滅除呢？以眼和色為條件而有眼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種愛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比丘們，這就是苦的滅除了。

“以耳和聲為條件……

“以鼻和香為條件……

“以舌和味為條件……

“以身和觸為條件……

“以意和法為條件而有意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種愛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比丘們，這就是苦的滅除了。”

四十四·世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世間的集起和世間的滅除。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一)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世間的集起呢？以眼和色為條件而有眼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比丘們，這就是世間的集起了。

“以耳和聲為條件……

“以鼻和香為條件……

“以舌和味為條件……

“以身和觸為條件……

“以意和法為條件而有意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比丘們，這就是世間的集起了。

(二)

“比丘們，什麼是世間的滅除呢？以眼和色為條件而有眼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種愛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比丘們，這就是世間的滅除了。

“以耳和聲為條件……

“以鼻和香為條件……

“以舌和味為條件……

“以身和觸為條件……

“以意和法為條件而有意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種愛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比丘們，這就是世間的滅除了。”

四十五·那提迦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提迦的磚屋。

(一)

世尊在靜處之中說這法義：

“以眼和色為條件而有眼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以耳和聲為條件……

“以鼻和香為條件……

“以舌和味為條件……

“以身和觸為條件……

“以意和法為條件而有意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以眼和色為條件而有眼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種愛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取的息滅，取的

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以耳和聲為條件……

“以鼻和香為條件……

“以舌和味為條件……

“以身和觸為條件……

“以意和法為條件而有意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種愛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二)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站在能聽到世尊說話的附近。世尊看見他站在那裏，便對這位比丘說：“比丘，你剛才聽到我說的法義嗎？”

“大德，是的。”

“比丘，你要學習這法義，你要銘記這法義。這法義帶來利益，這法義是梵行的根本。”

四十六·一位婆羅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位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作者和受者都是同一人嗎？”

“婆羅門，‘作者和受者都是同一人’是一邊。”

“喬答摩賢者，那麼，作者是一人，受者是另一人嗎？”

“婆羅門，‘作者是一人，受者是另一人’是另一邊。”

“婆羅門，如來不落入這兩邊，以中道來說法：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那位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四十七·吒奴蘇尼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吒奴蘇尼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事物真實存在嗎？”

“婆羅門，‘事物真實存在’是一邊。”

“喬答摩賢者，那麼，事物不存在嗎？”

“婆羅門，‘事物不存在’是另一邊。”

“婆羅門，如來不落入這兩邊，以中道來說法：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吒奴蘇尼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四十八·順世婆羅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一個順世學派的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所有事物真實存在嗎？”

“婆羅門，‘所有事物真實存在’是順世學派的固有論點。”

“喬答摩賢者，那麼，所有事物不存在嗎？”

“婆羅門，‘所有事物不存在’是順世學派的第二種論點。”

“喬答摩賢者，所有事物歸於一本嗎？”

“婆羅門，‘所有事物歸於一本’是順世學派的第三種論點。”

“喬答摩賢者，那麼，所有事物各別萬殊嗎？”

“婆羅門，‘所有事物各別萬殊’是順世學派的第四種論點。”

“婆羅門，如來不落入兩邊，以中道來說法：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順世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四十九·聖弟子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不會不知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道理；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名色，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六入，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觸，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受，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愛，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取，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有，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生，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老死。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自己有智，不用依賴他人，知道此有故彼

有，此生故彼生的道理；知道有識便會有名色，有名色便會有六入，有六入便會有觸，有觸便會有受，有受便會有愛，有愛便會有取，有取便會有有，有有便會有生，有生便會有老死；知道這就是世間的集起。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不會不知道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道理；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名色，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六入，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觸，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受，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愛，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取，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有，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生，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老死。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自己有智，不用依賴他人，知道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道理；知道沒有識便沒有名色，沒有名色便沒有六入，沒有六入便沒有觸，沒有觸便沒有受，沒有受便沒有愛，沒有愛便沒有取，沒有取便沒有有，沒有有便沒有生，沒有生便沒有老死；知道這就是世間的滅除。

“比丘們，如果一位聖弟子能如實知道世間的集起和滅除，便可稱為一位具有正見、具有直見、入正法、見正法、具有學智、具有學明、進入法流、具洞察智慧、觸摸到甘露門的聖弟子。”

五十·聖弟子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不會不知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道理；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行，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識，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名色，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六入，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觸，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受，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愛，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取，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有，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生，不會不知道有什麼東西便會有老死。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自己有智，不用依賴他人，知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道理；知道有無明便會有行，有行便會有識，有識便會有名色，有名色便會有六入，有六入便會有觸，有觸便會有受，有受便會有愛，有愛便會有取，有取便會有有，有有便會有生，有生便會有老死；知道這就是世間的集起。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不會不知道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道理；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行，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識，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名色，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六入，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觸，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受，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愛，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取，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有，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生，不會不知道沒有什麼東西便會沒有老死。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自己有智，不用依賴他人，知道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道理；知道沒有無明便沒有行，沒有行便沒有識，沒有識便沒有名色，沒有名色便沒有六入，沒有六入便沒有觸，沒有觸便沒有受，沒有受便沒有愛，沒有愛便沒有取，沒有取便沒有有，沒有有便沒有生，沒有生便

沒有老死；知道這就是世間的滅除。

“比丘們，如果一位聖弟子能如實知道世間的集起和滅除，便可稱為一位具有正見、具有直見、入正法、見正法、具有學智、具有學明、進入法流、具洞察智慧、觸摸到甘露門的聖弟子。”

第五居士品完

五十一·觀察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一位比丘要觀察什麼東西，才可將苦徹底終結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比丘們，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一位比丘時常觀察：世間有各種不同的苦，苦的各種分別；老死這種苦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有什麼東西便會有老死，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老死。

“當他這樣觀察時，便會了解，世間有各種不同的苦，苦的各種分別；便會知道，老死以生為因緣，以生而集起，以生而生，以生為源頭；便會知道，有生便會有老死，沒有生才會沒有老死。

“他知道什麼是老死，知道什麼是老死集，知道什麼是老死滅，知道什麼是滅除老死的各種道路。他因此而進入了修行的道路，依法而行。

“比丘們，這位比丘進入了能將各種苦徹底終結、能將老死滅除的道路。

……生……

……有……

……取……

……愛……

……受……

……觸……

……六入……

……名色……

……識……

“比丘們，一位比丘時常觀察：世間有各種不同的苦，苦的各種分別；行這種苦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有什麼東西便會有行，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行。

“當他這樣觀察時，便會了解，世間有各種不同的苦，苦的各種分別；便會知道，行以無明為因緣，以無明而集起，以無明而生，以無明為源頭；便會知道，有無明便會有行，沒有無明才會沒有行。

“他知道什麼是行，知道什麼是行集，知道什麼是行滅，知道什麼是滅除行的各種道路。他因此而進入了修行的道路，依法而行。

“比丘們，這位比丘進入了能將各種苦徹底終結、能將行滅除的道路。

“比丘們，一個有無明的人，如果造福行的話，他的福行便會去到識之中；如果造非福行的話，他的非福行便會去到識之中；如果造不動行的話，他的不動行便會去到識之中。

“比丘們，一位比丘斷除了無明，生起了明，他因為對無明無欲，生起了明，所以不會造福行，不會造非福行，不會造不動行。

“他不造福行、非福行、不動行，對福行、非福行、不動行沒有願欲。他對

世間沒有任何執取，沒有執取便沒有掛慮；沒有掛慮便親身體證涅槃，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如果他感受一個樂受時，知道那個樂受是無常的，知道自己對此沒有依附、沒有愛喜。如果他感受一個苦受時，知道那個苦受是無常的，知道自己對此沒有依附、沒有愛喜。如果他感受一個不苦不樂受時，知道那個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知道自己對此沒有依附、沒有愛喜。

“如果他感受一個樂受時，他感受那個樂受而不受束縛；如果他感受一個苦受時，他感受那個苦受而不受束縛；如果他感受一個不苦不樂受時，他感受那個不苦不樂受而不受束縛。

“他在感受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在感受一個從命⁷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知道當身壞命終、壽命完結後，對它們沒有愛喜的各種感受都會平息下來，所剩下的只有一副遺骸。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人從陶窯裏拿出燒熱的陶器放在平地上，之後陶器的熱力會逐漸減退，而陶器在使用一段時間後，最終只有碎片留下。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在感受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在感受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知道當身壞命終、壽命完結後，對它們沒有愛喜的各種感受都會平息下來，所剩下的只有一副遺骸。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一位漏盡比丘會不會造福行、非福行或不動行呢？”

“大德，不會。”

“當沒有任何行、息滅所有行的時候，會不會有識出現呢？”

“大德，不會。”

“當沒有任何識、息滅所有識的時候，會不會有名色出現呢？”

“大德，不會。”

“當沒有任何名色、息滅所有名色的時候，會不會有六入出現呢？”

“大德，不會。”

“當沒有任何六入、息滅所有六入的時候，會不會有觸出現呢？”

“大德，不會。”

“當沒有任何觸、息滅所有觸的時候，會不會有受出現呢？”

“大德，不會。”

“當沒有任何受、息滅所有受的時候，會不會有愛出現呢？”

“大德，不會。”

“當沒有任何愛、息滅所有愛的時候，會不會有取出現呢？”

“大德，不會。”

“當沒有任何取、息滅所有取的時候，會不會有有出現呢？”

“大德，不會。”

“當沒有任何有、息滅所有有的時候，會不會有生出現呢？”

“大德，不會。”

“當沒有任何生、息滅所有生的時候，會不會有老死出現呢？”

“大德，不會。”

⁷“命”(jivita)一般是“身命”、“壽命”、“謀生活命的方式”等意思，但在這裏是指與“身”相對的“心”。

“比丘們，十分好，十分好！比丘們，正是這樣，不會不是這樣。你們對我有敬信，把這義理放在心上，清除搖擺、清除疑惑，這能帶來苦的終結。”

五十二·取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對取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不斷增長。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就正如有十車柴薪、二十車柴薪、三十車柴薪或四十車柴薪所燃起的大火，一個人在大火上不斷加上乾草，不斷加上乾牛糞，不斷加上乾柴。比丘們，如果這樣的話，那大火不斷得到燃料，便能長久燃燒下去。

“比丘們，同樣地，對取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不斷增長。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對取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得到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比丘們，就正如有十車柴薪、二十車柴薪、三十車柴薪或四十車柴薪所燃起的大火，一個人在大火上不再加上乾草，不再加上乾牛糞，不再加上乾柴。比丘們，如果這樣的話，那大火只能燃燒舊有的燃料，因為沒有新燃料補充而很快便會息滅下來。

“比丘們，同樣地，對取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得到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五十三·結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對結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不斷增長。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就正如以油和燈芯為條件，油燈便能燃點。一個人不斷為油燈加油和調整燈芯，那油燈不斷得到燃料，便能長久燃點下去。

“比丘們，同樣地，對結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不斷增長。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對結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得到息滅。愛的息滅

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比丘們，就正如以油和燈芯為條件，油燈便能燃點。一個人不再為油燈加油和調整燈芯，那油燈只能燃點舊有的燃料，因為沒有新燃料補充而很快便會息滅下來。

“比丘們，同樣地，對結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得到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五十四·結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就正如以油和燈芯為條件，油燈便能燃點。一個人不斷為油燈加油和調整燈芯，那油燈不斷得到燃料，便能長久燃點下去。

“比丘們，同樣地，對結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不斷增長。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就正如以油和燈芯為條件，油燈便能燃點。一個人不再為油燈加油和調整燈芯，那油燈只能燃點舊有的燃料，因為沒有新燃料補充而很快便會息滅下來。

“比丘們，同樣地，對結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得到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五十五·大樹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對取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不斷增長。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就正如一棵大樹，它的根向下和向橫生長，將所有養料帶上來供應整棵樹。那棵樹不斷得到養料，便能長久生長下去。

“比丘們，同樣地，對取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不斷增長。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對取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得到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

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比丘們，就正如有一棵大樹，一個人拿著鋤頭和籬走來，他截斷那棵樹的樹根，把那棵樹連根拔起，然後去除所有樹幹上的幼根；他再將大樹斬成碎塊，將碎塊斬成木屑，將木屑風乾和曬乾；他將風乾和曬乾的木屑燒成灰燼，然後再讓大風吹散那些灰燼或把灰燼投下急流。這棵大樹被截斷了樹根、被連根拔起，它在將來沒法再生長下去。

“比丘們，同樣地，對取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得到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五十六·大樹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就正如一棵大樹，它的根向下和向橫生長，將所有養料帶上來供應整棵樹。那棵樹不斷得到養料，便能長久生長下去。

“比丘們，同樣地，對取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不斷增長。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就正如有一棵大樹，一個人拿著鋤頭和籬走來，他截斷那棵樹的樹根，把那棵樹連根拔起，然後去除所有樹幹上的幼根；他再將大樹斬成碎塊，將碎塊斬成木屑，將木屑風乾和曬乾；他將風乾和曬乾的木屑燒成灰燼，然後再讓大風吹散那些灰燼或把灰燼投下急流。這棵大樹被截斷了樹根、被連根拔起，它在將來沒法再生長下去。

“比丘們，同樣地，對取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得到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五十七·小樹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對結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不斷增長。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就正如有一棵小樹，一個人時常為它清理樹根，時常為它施肥，時常為它澆水。這棵小樹不斷得到養料，便能生長、壯大、長得茂盛。

“比丘們，同樣地，對結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不斷增長。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

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對結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得到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比丘們，就如有一棵小樹，一個人拿著鋤頭和籬走來，他截斷那棵樹的樹根，把那棵樹連根拔起，然後去除所有樹幹上的幼根；他再將小樹斬成碎塊，將碎塊斬成木屑，將木屑風乾和曬乾；他將風乾和曬乾的木屑燒成灰燼，然後再讓大風吹散那些灰燼或把灰燼投下急流。這棵小樹被截斷了樹根、被連根拔起，它在將來沒法再生長下去。

“比丘們，同樣地，對結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得到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五十八·名色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對結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會帶來名色的出現。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就如有一棵大樹，它的根向下和向橫生長，將所有養料帶上來供應整棵樹。那棵樹不斷得到養料，便能長久生長下去。

“比丘們，同樣地，對結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會帶來名色的出現。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對結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不會帶來名色的出現。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比丘們，就如有一棵大樹，一個人拿著鋤頭和籬走來，他截斷那棵樹的樹根，把那棵樹連根拔起，然後去除所有樹幹上的幼根；他再將大樹斬成碎塊，將碎塊斬成木屑，將木屑風乾和曬乾；他將風乾和曬乾的木屑燒成灰燼，然後再讓大風吹散那些灰燼或把灰燼投下急流。這棵大樹被截斷了樹根、被連根拔起，它在將來沒法再生長下去。

“比丘們，同樣地，對結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不會帶來名色的出現。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

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五十九·識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對結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會帶來識的出現。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就如一樹，它的根向下和向橫生長，將所有養料帶上來供應整棵樹。那棵樹不斷得到養料，便能長久生長下去。

“比丘們，同樣地，對結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會帶來識的出現。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對結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不會帶來識的出現。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比丘們，就如有一樹，一個人拿著鋤頭和籬走來，他截斷那棵樹的樹根，把那棵樹連根拔起，然後去除所有樹幹上的幼根；他再將大樹斬成碎塊，將碎塊斬成木屑，將木屑風乾和曬乾；他將風乾和曬乾的木屑燒成灰燼，然後再讓大風吹散那些灰燼或把灰燼投下急流。這棵大樹被截斷了樹根、被連根拔起，它在將來沒法再生長下去。

“比丘們，同樣地，對結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不會帶來識的出現。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六十·因緣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盧國劍磨瑟曇鎮。

這時候，阿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緣起的表面和內涵那樣深，但在我看來卻是那樣淺。”

“阿難，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阿難，緣起的表面和內涵都是很深的。眾生因為不知道、不覺悟、不洞悉這個法義，就像一個打結的繩球、一個鳥

巢、一堆纏繞的蘆葦草那樣在世間糾纏不清，因此不能超脫輪迴，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阿難，對取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不斷增長。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阿難，就正如一棵大樹，它的根向下和向橫生長，將所有養料帶上來供應整棵樹。那棵樹不斷得到養料，便能長久生長下去。

“阿難，同樣地，對取法常常隨順味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不斷增長。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阿難，對取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得到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阿難，就正如有一棵大樹，一個人拿著鋤頭和籬走來，他截斷那棵樹的樹根，把那棵樹連根拔起，然後去除所有樹幹上的幼根；他再將大樹斬成碎塊，將碎塊斬成木屑，將木屑風乾和曬乾；他將風乾和曬乾的木屑燒成灰燼，然後再讓大風吹散那些灰燼或把灰燼投下急流。這棵大樹被截斷了樹根、被連根拔起，它在將來沒法再生長下去。

“阿難，同樣地，對取法常常隨順患這方面來觀察的人，愛會得到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第六樹品完

六十一·不聞法義者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一個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對由四大組成的身體可能會有厭離，可能會有無欲，可能會從中解脫出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可以看見這個由四大組成的身體有成長、有衰退、有生、有死，因此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對此可能會有厭離，可能會有無欲，可能會從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一個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對這些稱為心、意、識的東西不可能厭離，不可能無欲，不可能從中解脫出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長時間對此依附、取著、執取為我所，視此為‘我擁有心、意、識’、‘我是心、意、識’、‘心、意、識是一個實我’，因此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對此不可能厭離，不可能無欲，不可能從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視身體為我也比視心為我還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我們可看見這個由四大組成的身體有一年、數年、十年、數十年、百年甚至百多年的持續，但這些稱為心、意、識的東西，日日夜夜都在即生即滅。

“比丘們，就正如猴子在森林到處走盪，這一刻抓著一枝樹枝，另一刻便抓著另一枝樹枝。同樣地，這些稱為心、意、識的東西，日日夜夜都在即生即滅。

“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能對緣起正確地如理思維：‘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就是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受厭離、對想厭離、對行厭離、對識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六十二·不聞法義者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一個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對由四大組成的身體可能會有厭離，可能會有無欲，可能會從中解脫出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可以看見這個由四大組成的身體有成長、有衰退、有生、有死，因此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對此可能會有厭離，可能會有無欲，可能會從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一個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對這些稱為心、意、識的東西不可能厭離，不可能無欲，不可能從中解脫出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長時間對此依附、取著、執取為我所，視此為‘我擁有心、意、識’、‘我是心、意、識’、‘心、意、識是一個實我’，因此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對此不可能厭離，不可能無欲，不可能從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視身體為我也比視心為我還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我們可看見這個由四大組成的身體有一年、數年、十年、數十年、百年甚至百多年的持續，但這些稱為心、意、識的東西，日日夜夜都在即生即滅。

“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能對緣起正確地如理思維：‘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當遇到一個樂境的時候，以觸為緣而生起一個樂受；當這個樂境滅去時，以此為緣所生的樂受便會息滅，平息下來。當遇到一個苦境的時候，以觸為緣而生起一個苦受；當這個苦境滅去時，以此為緣所生的苦受便會息滅，平息下來。當遇到一個不苦不樂境的時候，以觸為緣而生起一個不苦不樂受；當這個不苦不樂境滅去時，以此為緣所生的不苦不樂受便會息滅，平息下來。’

“比丘們，就正如把兩條木柴一起摩擦的時候，便會生起熱和火；當分開兩條木柴的時候，熱和火便會息滅，平息下來。

“比丘們，同樣地，當遇到一個樂境的時候，以觸為緣而生起一個樂受；當這個樂境滅去時，以此為緣所生的樂受便會息滅，平息下來。當遇到一個苦境的時候，以觸為緣而生起一個苦受；當這個苦境滅去時，以此為緣所生的苦受便會息滅，平息下來。當遇到一個不苦不樂境的時候，以觸為緣而生起一個不苦不樂受；當這個不苦不樂境滅去時，以此為緣所生的不苦不樂受便會息滅，平息下來。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觸厭離、對受厭離、對想厭離、對識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六十三·子肉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有四種食能令已投生的眾生得到持續，能幫助將要投生的眾生得到投生。這四種食是什麼呢？第一種是粗幼搏食，第二種是觸食，第三種是意思食，第四種是識食。比丘們，這四種食能令已投生的眾生得到持續，能幫助將要投生的眾生得到投生。

“比丘們，應怎樣看待粗幼搏食呢？

“比丘們，就正如有夫婦兩人帶著他們鍾愛的獨子，要穿過一個遼闊的荒野，只有很少資糧。但是，還沒有穿過荒野，他們的資糧已經用盡了，於是夫婦兩人心想：‘我們的資糧用盡了，但仍沒有穿過荒野。為免我們三人都死掉，唯有殺了鍾愛的獨子，吃了他的肉，我們夫婦兩人才得以穿過這個荒野！’於是，夫婦兩人殺了他們鍾愛的獨子，吃了他的肉，才得以穿過那個荒野。他們在吃兒子的肉的時候，搥胸哭叫：‘獨子，你在哪裏！獨子，你在哪裏！’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他們吃食物是為了享樂、為了滿足自我、為了得到美麗的身段、為了得到美麗的外貌嗎？”

“大德，不是。”

“比丘們，他們吃食物只是為了要穿過荒野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同樣地，我說，應這樣看待粗幼搏食⁸。比丘們，當一個人能遍知粗幼搏食時，他能遍知五欲的貪著；當一位聖弟子能遍知五欲的貪著時，便沒有結縛使他再次返回這個世間⁹。

“比丘們，應怎樣看待觸食呢？”

“比丘們，就如一隻破損了皮膚的牛，牠站起來把破損的部位緊靠牆壁時，在牆壁的小動物便會走來咬牠；牠站起來把破損的部位緊靠樹木時，在樹木的小動物便會走來咬牠；牠站在水裏把破損的部位浸在水中時，在水中的小動物便會游來咬牠；牠站起來把破損的部位暴露在空時，在空中的小動物便會飛來咬牠；無論牠去到哪裏，那裏的小動物都會走來咬牠。

“比丘們，同樣地，我說，應這樣看待觸食。比丘們，當一個人能遍知觸食時，他能遍知三受；當一位聖弟子能遍知三受時，我說，他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¹⁰。

“比丘們，應怎樣看待意思食呢？”

“比丘們，就正如有個比人還深的火坑，當中堆滿燃燒著的火炭，沒有火焰、沒有煙；一個想生存不想死亡、想快樂不想痛苦的人走來，被兩個強壯的人捉著雙臂，想把他拖進那個火坑；那人將會生起遠避火坑的意向、期望、決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心想：‘如果我掉進了火坑，便會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比丘們，同樣地，我說，應這樣看待意思食。比丘們，當一個人能遍知意思食時，他能遍知三愛；當一位聖弟子能遍知三愛時，我說，他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比丘們，應怎樣看待識食呢？”

“比丘們，就如一個衙差捉了一個盜賊罪犯後押到國王面前。

“‘大王，這是一個盜賊罪犯，請你對他作出判罰吧。’

“國王這樣說：‘你在早上用矛刺這個盜賊一百次吧！’於是，那個盜賊在早上被矛刺了一百次。

“國王在中午的時候問：‘那個盜賊怎麼樣？’

“‘大王，他仍然活著。’

⁸ 如果對粗幼搏食及其餘三食愛著，生命便會不斷延續及不斷投生，因此不能解脫生死，所以佛陀用子肉及其餘三個譬喻，勸勉比丘正確看待四食，使比丘明白四食的本質及對四食不起愛著。

⁹ 即得到三果。

¹⁰ 即得到四果。

“國王這樣說：‘你在中午再用矛刺那個盜賊一百次吧！’於是，那個盜賊在中午再被矛刺了一百次。

“國王在晚上的時候問：‘那個盜賊怎麼樣？’

“‘大王，他仍然活著。’

“國王這樣說：‘你在晚上再用矛刺那個盜賊一百次吧！’於是，那個盜賊在晚上再被矛刺了一百次。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人在一天之內被矛刺了三百次，會不會因此而帶來苦惱呢？”

“大德，即使被矛刺一次，也會因此而帶來苦惱，更不用說被矛刺三百次了。”

“比丘們，同樣地，我說，應這樣看待識食。比丘們，當一個人能遍知識食時，他能遍知名色；當一位聖弟子能遍知名色時，我說，他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六十四·貪著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有四種食能令已投生的眾生得到持續，能幫助將要投生的眾生得到投生。這四種食是什麼呢？第一種是粗幼搏食，第二種是觸食，第三種是意思食，第四種是識食。比丘們，這四種食能令已投生的眾生得到持續，能幫助將要投生的眾生得到投生。

“比丘們，如果對粗幼搏食有貪著、有愛喜、有渴愛的話，識便會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增長；當識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增長的時候，名色便會出現；當名色出現的時候，行便會增長；當行增長的時候，便會有將來的後有；當有將來的後有的時候，便會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當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的時候，我說，最終便會帶來憂傷、惶恐、悲哀。

“比丘們，如果對觸食……

“比丘們，如果對意思食……

“比丘們，如果對識食有貪著、有愛喜、有渴愛的話，識便會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增長；當識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增長的時候，名色便會出現；當名色出現的時候，行便會增長；當行增長的時候，便會有將來的後有；當有將來的後有的時候，便會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當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的時候，我說，最終便會帶來憂傷、惶恐、悲哀。

“比丘們，就如一位畫工或畫師，有了深紅色、黃色、藍色、淺紅色的顏料，有了木板、牆壁、畫布，便能畫出女士、男士及他們的肢節。

“比丘們，同樣地，如果對粗幼搏食有貪著、有愛喜、有渴愛的話，識便會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增長；當識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增長的時候，名色便會出現；當名色出現的時候，行便會增長；當行增長的時候，便會有將來的後有；當有將來的後有的時候，便會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當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的時候，我說，最終便會帶來憂傷、惶恐、悲哀。

“比丘們，如果對觸食……

“比丘們，如果對意思食……

“比丘們，如果對識食有貪著、有愛喜、有渴愛的話，識便會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增長；當識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增長的時候，名色便會出現；當名色出現的時候，行便會增長；當行增長的時候，便會有將來的後有；當有將來的後有的時候，便會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當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的時候，我說，最終便會帶來憂傷、惶恐、悲哀。

“比丘們，如果對粗幼搏食沒有貪著、沒有愛喜、沒有渴愛的話，識便沒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不增長；當識沒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不增長的時候，名色便不會出現；當名色不出現的時候，行便不會增長；當行不增長的時候，便沒有將來的後有；當沒有將來的後有的時候，便沒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當沒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的時候，我說，最終便沒有憂傷、沒有惶恐、沒有悲哀。

“比丘們，如果對觸食……

“比丘們，如果對意思食……

“比丘們，如果對識食沒有貪著、沒有愛喜、沒有渴愛的話，識便沒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不增長；當識沒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不增長的時候，名色便不會出現；當名色不出現的時候，行便不會增長；當行不增長的時候，便沒有將來的後有；當沒有將來的後有的時候，便沒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當沒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的時候，我說，最終便沒有憂傷、沒有惶恐、沒有悲哀。

“比丘們，就如一室東面、南面、北面都有窗戶的尖頂屋或尖頂堂，當日出出的時候，陽光穿過窗戶後會攀緣在哪裏呢？”

“大德，在西面的牆壁。”

“比丘們，如果沒有西面的牆壁，陽光會攀緣在哪裏呢？”

“大德，在地上。”

“比丘們，如果沒有土地，陽光會攀緣在哪裏呢？”

“大德，在水上。”

“比丘們，如果沒有水，陽光會攀緣在哪裏呢？”

“大德，無所攀緣。”

“比丘們，同樣地，如果對粗幼搏食沒有貪著、沒有愛喜、沒有渴愛的話，識便沒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不增長；當識沒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不增長的時候，名色便不會出現；當名色不出現的時候，行便不會增長；當行不增長的時候，便沒有將來的後有；當沒有將來的後有的時候，便沒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當沒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的時候，我說，最終便沒有憂傷、沒有惶恐、沒有悲哀。

“比丘們，如果對觸食……

“比丘們，如果對意思食……

“比丘們，如果對識食沒有貪著、沒有愛喜、沒有渴愛的話，識便沒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不增長；當識沒有一個攀緣的地方和不增長的時候，名色便不會出現；當名色不出現的時候，行便不會增長；當行不增長的時候，便沒有將來的後有；當沒有將來的後有的時候，便沒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當沒有將來的生和老死的時候，我說，最終便沒有憂傷、沒有惶恐、沒有悲哀。”

六十五·都城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我這樣想：‘這個世間充滿憂苦，有生、有老、有死，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然而，人們卻不知道從老死之苦出離的方法。要到什麼時候，才知道從老死之苦出離的方法呢！’

“比丘們，於是，我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老死，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老死呢？’於是，我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生帶來老死，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

“……生……

“……有……

“……取……

“……愛……

“……受……

“……觸……

“……六入……

“比丘們，我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名色，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名色呢？’於是，我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識帶來名色，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

“比丘們，我這樣想：‘什麼東西帶來識，以什麼東西為條件而有識呢？’於是，我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名色帶來識，以名色為條件而有識。’

“比丘們，我這樣想：‘觀察到名色帶來識這裏便轉回頭了。這是屬於有生、有老、有死，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的範疇，這就是以名色為條件而有識，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集起，集起！’比丘們，我之前從沒有聽過這些法義，之後，在這些法義之中，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我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老死，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老死的息滅呢？’於是，我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生便沒有老死，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

“……生……

“……有……

“……取……

“……愛……

“……受……

“……觸……

“……六入……

“比丘們，我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名色，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名色的息滅呢？’於是，我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識便沒有名色，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

“比丘們，我這樣想：‘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識，什麼東西息滅才會帶來

識的息滅呢？’於是，我如理思維，以智慧透徹了解：‘沒有名色便沒有識，名色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

“比丘們，我這樣想：‘我已得到覺悟的道路了！這就是名色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息滅，息滅！’比丘們，我之前從沒有聽過這些法義，之後，在這些法義之中，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就如一個在密林裏行走的人，發現一條古人行走的道路，他跟隨那條古道而行，看見一個古人所居住的古國及一座古都城，當中有花園、叢林、蓮池、城牆，十分怡人。

“比丘們，於是他通知國王和大臣：‘大王，太好了！你要知道，我在密林裏行走，發現一條古人行走的道路，我跟隨那條古道而行，看見一個古人所居住的古國及一座古都城，當中有花園、叢林、蓮池、城牆，十分怡人。大王，請你重建那座都城吧。’

“比丘們，於是，國王和大臣重建那座都城。之後，那座都城富庶、繁盛、人口眾多、財富增長。

“比丘們，同樣地，我發現一條古等正覺行走的道路。

“比丘們，什麼是古等正覺行走的道路呢？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就是古等正覺行走的道路。

“我跟隨這條古道而行，行踐這條古道使我證知老死、證知老死集、證知老死滅、證知老死滅之道。

“……生……

“……有……

“……取……

“……愛……

“……受……

“……觸……

“……六入……

“……名色……

“……識……

“我跟隨這條古道而行，行踐這條古道使我證知行、證知行集、證知行滅、證知行滅之道。

“比丘們，我以無比智證知這梵行，然後對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解釋，使梵行流行、興盛、廣泛流傳、遍及眾人，使梵行有人宣說。”

六十六·反思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盧國劍磨瑟曇鎮。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你們有沒有作向內的反思呢？”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一位比丘對他說：“大德，我有作向內的反思。”

“比丘，你是怎樣作向內的反思的呢？”

當那位比丘作出解釋後，世尊對他的解釋感到不滿意。於是阿難尊者對世尊說：“世尊，現在是時候了，善逝，現在是時候了，請世尊演說向內的反思。當比丘聽了之後，便會受持世尊的說話。”

“阿難，既然這樣，你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一位比丘常常作向內的反思：反思世間上，老死帶來許多苦；反思苦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反思有什麼東西便會有老死，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老死。

“當他這樣反思時，便會知道世間上，老死帶來許多苦；便會知道苦以依¹¹為因緣，以依而集起，以依而生，以依為源頭；便會知道有依便會有老死，沒有依才會沒有老死。他知道什麼是老死，知道什麼是老死集，知道什麼是老死滅，知道什麼是滅除老死的各種道路。他因此而進入了修行的道路，依法而行。這位比丘進入了能將各種苦徹底終結、能將老死滅除的道路。

“他再進一步作向內的反思：反思依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反思有什麼東西便會有依，沒有什麼東西才會沒有依。

“當他這樣反思時，便會知道依以渴愛為因緣，以渴愛而集起，以渴愛而生，以渴愛為源頭；便會知道有渴愛便會有依，沒有渴愛才會沒有依。他知道什麼是依，知道什麼是依集，知道什麼是依滅，知道什麼是滅除依的各種道路。他因此而進入了修行的道路，依法而行。這位比丘進入了能將各種苦徹底終結、能將依滅除的道路。

“他再進一步作向內的反思：反思渴愛在哪裏生起、在哪裏紮根。

“當他這樣反思時，便會知道世上哪裏有令人喜愛的事物、令人愉悅的事物，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有什麼事物令人喜愛、令人愉悅呢？世上的眼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世上的耳……鼻……舌……身……意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比丘們，過去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若把令人喜愛、令人愉悅的東西視為常、視為樂、視為我、視為健全、視為安穩的話，他的渴愛便會增長。當渴愛增長的時候，依便會增長；當依增長的時候，苦便會增長；當苦增長的時候，便不能從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我說，他不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將來任何沙門或婆羅門……

“比丘們，現在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若把令人喜愛、令人愉悅的東西視為常、視為樂、視為我、視為健全、視為安穩的話，他的渴愛便會增長。當渴愛增長的時候，依便會增長；當依增長的時候，苦便會增長；當苦增長的時候，便不能從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我說，他不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就正如有一壺色、香、味俱全但是混合了毒藥的酒。一個受暑熱天氣影響、十分疲倦、十分口渴的人走來，人們對他說：‘喂，這是一壺色、香、味俱全但是混合了毒藥的酒，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飲了它。當飲下它的

¹¹ “依” (*upadhi*) 又譯作“億波提”或“優波提”，它指“貪欲”、“五蘊”、“污染”或“行”等東西。當生命有了“貪欲”、“五蘊”、“污染”或“行”等作為依靠，便可以得到投生與延續。

時候，可以從品嚐它的色、香、味之中得到悅樂，但也會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那人不經計量、不放捨那壺酒，立刻便把它飲下，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比丘們，同樣地，過去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若把令人喜愛、令人愉悅的東西視為常、視為樂、視為我、視為健全、視為安穩的話，他的渴愛便會增長。當渴愛增長的時候，依便會增長；當依增長的時候，苦便會增長；當苦增長的時候，便不能從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我說，他不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將來任何沙門或婆羅門……

“比丘們，現在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若把令人喜愛、令人愉悅的東西視為常、視為樂、視為我、視為健全、視為安穩的話，他的渴愛便會增長。當渴愛增長的時候，依便會增長；當依增長的時候，苦便會增長；當苦增長的時候，便不能從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我說，他不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過去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若把令人喜愛、令人愉悅的東西視為無常、視為苦、視為無我、視為病、視為恐懼之處的話，他的渴愛便會斷除。當渴愛斷除的時候，依便會斷除；當依斷除的時候，苦便會斷除；當苦斷除的時候，便能從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我說，他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將來任何沙門或婆羅門……

“比丘們，現在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若把令人喜愛、令人愉悅的東西視為無常、視為苦、視為無我、視為病、視為恐懼之處的話，他的渴愛便會斷除。當渴愛斷除的時候，依便會斷除；當依斷除的時候，苦便會斷除；當苦斷除的時候，便能從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我說，他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就如有一壺色、香、味俱全但是混合了毒藥的酒。一個受暑熱天氣影響、十分疲倦、十分口渴的人走來，人們對他說：‘喂，這是一壺色、香、味俱全但是混合了毒藥的酒，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飲了它。當飲下它的時候，可以從品嚐它的色、香、味之中得到悅樂，但也會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那人心想：‘我可以飲水、飲乳漿、飲果汁或飲鹹酸粥來解渴，絕對不會飲為我長期帶來不利和苦惱的東西。’ 他對那壺酒作出計量，放捨那壺酒，不飲那壺酒，因此而不會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比丘們，同樣地，過去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若把令人喜愛、令人愉悅的東西視為無常、視為苦、視為無我、視為病、視為恐懼之處的話，他的渴愛便會斷除。當渴愛斷除的時候，依便會斷除；當依斷除的時候，苦便會斷除；當苦斷除的時候，便能從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我說，他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將來任何沙門或婆羅門……

“比丘們，現在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若把令人喜愛、令人愉悅的東西視為無常、視為苦、視為無我、視為病、視為恐懼之處的話，他的渴愛便會斷除。當渴愛斷除的時候，依便會斷除；當依斷除的時候，苦便會斷除；當苦斷除的時候，便能從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我說，他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六十七·蘆束相依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和大拘絺羅尊者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

這時候，大拘絺羅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

“舍利弗賢友，老死由自己造成；還是由他人造成；還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還是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呢？”

“拘絺羅賢友，老死不是由自己造成，不是由他人造成，不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不是‘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而是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

……生……

……有……

……取……

……愛……

……受……

……觸……

……六入……

“舍利弗賢友，名色由自己造成；還是由他人造成；還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還是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呢？”

“拘絺羅賢友，名色不是由自己造成，不是由他人造成，不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不是‘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而是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

“舍利弗賢友，識由自己造成；還是由他人造成；還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還是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呢？”

“拘絺羅賢友，識不是由自己造成，不是由他人造成，不是由自己和他人造成，不是‘既不是由自己造成，又不是由他人造成，是無緣無故而生起的’，而是以名色為條件而有識。”

“現在我聽到舍利弗尊者這樣說：‘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現在我也聽到舍利弗尊者這樣說：‘以名色為條件而有識。’我怎樣理解當中的義理呢？”

“賢友，我將說出一個譬喻，有智慧的人可從譬喻知道這個義理。賢友，就正如兩束蘆葦互相依傍而互相都能豎立。同樣地，以名色為條件而有識，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賢友，如果取去第一束蘆葦，另一束蘆葦便會倒下；如果取去另一束蘆葦，第一束蘆葦便會倒下。同樣地，名色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舍利弗賢友，真是罕見！真是少有！舍利弗尊者能這樣善說法義。我對舍

利弗所說的三十六個地方¹²感到高興。

“賢友，如果一位比丘說對老死厭離、無欲、息滅的法，他可配稱為一位說法的比丘。

“賢友，如果一位比丘跟隨對老死厭離、無欲、息滅的法，他可配稱為一位依法而行的比丘。

“賢友，如果一位比丘因對老死厭離、無欲、息滅，對老死沒有執取而得解脫，他可配稱為一位現生得到涅槃的比丘。

“……生……

“……有……

“……取……

“……愛……

“……受……

“……觸……

“……六入……

“……名色……

“……識……

“……行……

“賢友，如果一位比丘說對無明厭離、無欲、息滅的法，他可配稱為一位說法的比丘。

“賢友，如果一位比丘跟隨對無明厭離、無欲、息滅的法，他可配稱為一位依法而行的比丘。

“賢友，如果一位比丘因對無明厭離、無欲、息滅，對無明沒有執取而得解脫，他可配稱為一位現生得到涅槃的比丘。”

六十八·拘睒彌

有一次，茂師羅尊者、殊勝尊者、那羅尊者和阿難尊者住在拘睒彌的瞿尸陀園。

(一)

這時候，殊勝尊者對茂師羅尊者說：“茂師羅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你能親身證知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嗎？”

“殊勝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我有這種知、我有這種見：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

……以有為條件而有生……

……以取為條件而有有……

……以愛為條件而有取……

……以受為條件而有愛……

……以觸為條件而有受……

……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

……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

¹² 三十六個地方可能是指無明至老死十二個地方乘以說法的比丘、依法而行的比丘、現生得到涅槃的比丘三種層次的比丘合共成為三十六；也有可能是指無明至老死十二個地方乘以厭離、無欲、息滅三種質素合共成為三十六。

……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

……以行為條件而有識……

“茂師羅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你能親身證知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嗎？”

“殊勝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我有這種知、我有這種見：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

“茂師羅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你能親身證知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嗎？”

“殊勝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我有這種知、我有這種見：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

……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

……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

……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

……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

……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

……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

……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

……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

……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

“茂師羅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你能親身證知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嗎？”

“殊勝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我有這種知、我有這種見：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

“茂師羅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你能親身證知有的息滅就是涅槃嗎？”

“殊勝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我有這種知、我有這種見：有的息滅就是涅槃。”

“既然這樣，茂師羅賢友是一位盡除了所有漏的阿羅漢了。”

殊勝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茂師羅尊者沉默不語¹³。

(二)

這時候，那羅尊者對殊勝尊者說：“殊勝尊者，如果你問我這些問題就好了。請你問我這些問題，我會給你作出解釋。”

“那羅尊者，我要問你那些問題了，請你為我作出解釋。那羅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你能親身證知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嗎？”

“殊勝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我有這種知、我有這種見：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

……

“那羅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你能親身證知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嗎？”

“殊勝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

¹³ 註釋說茂師羅尊者是三果聖者。茂師羅尊者因為高於初果，所以不是以敬信、願欲、傳統、推想、所受持的見等來明白緣起的道理，而是對緣起已有深入的體悟，但當被問到是否阿羅漢時，他沉默不語以表示不是阿羅漢。

見，我有這種知、我有這種見：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

“那羅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你能親身證知有的息滅就是涅槃嗎？”

“殊勝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我有這種知、我有這種見：有的息滅就是涅槃。”

“既然這樣，那羅賢友是一位盡除了所有漏的阿羅漢了。”

“賢友，我雖然能以正慧如實善見有的息滅就是涅槃，但我仍不是一位盡除了所有漏的阿羅漢。

“賢友，就如在荒野中有一口井，那裏沒有繩也沒有桶，一個受暑熱天氣影響、十分疲倦、十分口渴的人走來。他看到那口井，知道井裏有水，但不能親身接觸到水。

“賢友，同樣地，我雖然能以正慧如實善見有的息滅就是涅槃，但我仍不是一位盡除了所有漏的阿羅漢。”

(三)

那羅尊者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殊勝尊者說：“殊勝賢友，那羅尊者這樣說，你認為怎麼樣呢？”

“阿難賢友，除了美和善之外，我找不到其他語句來形容那羅尊者的說話了！”

六十九·水漲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大海潮漲的時候，會使大河水漲；大河水漲的時候，會使小河水漲；小河水漲的時候，會使大池水漲；大池水漲的時候，會使小池水漲。

“比丘們，同樣地，無明上漲的時候，會使行上漲；行上漲的時候，會使識上漲；識上漲的時候，會使名色上漲；名色上漲的時候，會使六入上漲；六入上漲的時候，會使觸上漲；觸上漲的時候，會使受上漲；受上漲的時候，會使愛上漲；愛上漲的時候，會使取上漲；取上漲的時候，會使有上漲；有上漲的時候，會使生上漲；生上漲的時候，會使老死上漲。”

世尊說：“比丘們，大海潮退的時候，會使大河水退；大河水退的時候，會使小河水退；小河水退的時候，會使大池水退；大池水退的時候，會使小池水退。

“比丘們，同樣地，無明退卻的時候，會使行退卻；行退卻的時候，會使識退卻；識退卻的時候，會使名色退卻；名色退卻的時候，會使六入退卻；六入退卻的時候，會使觸退卻；觸退卻的時候，會使受退卻；受退卻的時候，會使愛退卻；愛退卻的時候，會使取退卻；取退卻的時候，會使有退卻；有退卻的時候，會使生退卻；生退卻的時候，會使老死退卻。”

七十·須深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一)

這時候，世尊受到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尊崇，取得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比丘僧團受到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尊崇，取得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外道遊方者不受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尊崇，不能取得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

(二)

這時候，須深遊方者和遊方者大眾一起住在王舍城。大眾對須深遊方者說：“須深賢友，來吧，你去喬答摩沙門那裏修梵行，學會了法義之後便回來教我們。當我們學會了法義之後便對在家人說法，這樣我們也會受到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尊崇，也會取得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了。”

“賢友們，好的。”須深遊方者回答大眾之後，便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和阿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

(三)

須深遊方者對阿難尊者說：“阿難賢友，我想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梵行。”

於是，阿難尊者便帶須深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阿難尊者對世尊說：“大德，這位須深遊方者說，想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梵行。”

“阿難，既然這樣，幫他剃度出家吧。”

須深遊方者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

這時候，一些比丘在世尊跟前宣稱得到究竟智，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四)

須深聽到一些比丘得到究竟智的消息，便前往那些比丘那裏，和那些比丘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那些比丘說：“聽說尊者們在世尊跟前宣稱得到究竟智，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這是真的嗎？”

“賢友，是的。”

“尊者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否具有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呢？”

“賢友，不能。”

“尊者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否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聽到天和入兩種聲音，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呢？”

“賢友，不能。”

“尊者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否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

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呢？”

“賢友，不能。”

“尊者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否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呢？能否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呢？”

“賢友，不能。”

“尊者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否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呢？能否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呢？”

“賢友，不能。”

“尊者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否超越色界的定境，親身體驗寂靜的無色界解脫呢？”

“賢友，不能。”

“現在尊者們宣稱不能得到以上的法。這是什麼原因呢？”¹⁴

“須深賢友，我們是慧解脫的人。”

“尊者們這樣簡略地說，我不能明白當中的道理。如果尊者們為我詳細地說，使我明白當中的道理就好了。”

“須深賢友，不管你明白與不明白也好。我們是慧解脫的人。”

(五)

於是，須深尊者起座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跟比丘對話的事情全部告訴世尊。

“須深，首先要有法住智，然後便會有涅槃智。”

“世尊這樣簡略地說，我不能明白當中的道理。如果世尊為我詳細地說，使我明白當中的道理就好了。”

“須深，不管你明白與不明白也好。首先要有法住智，然後便會有涅槃智。

“須深，你認為怎樣，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¹⁴ 須深這樣問，是以為得到究竟智的阿羅漢必定擁有神通智、天耳智、他心智、宿命智、天眼智，必定取得無色界的定境。但是，那些比丘是慧解脫的阿羅漢，只有漏盡智而沒有以上的體證。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受……

……想……

……行……

“須深，你認為怎樣，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識，視為‘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須深，因此，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對於各種受……

“對於各種想……

“對於各種行……

“對於各種識，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須深，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受厭離、對想厭離、對行厭離、對識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須深，你明白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以有為條件而有生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以取為條件而有有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以愛為條件而有取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以觸為條件而有受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明白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這個道理嗎？”

“大德，是的。”

“須深，你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否具有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呢？”

“大德，不能。”

“須深，你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否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聽到天和入兩種聲音，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呢？”

“大德，不能。”

“須深，你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否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

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呢？”

“大德，不能。”

“須深，你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否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呢？能否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呢？”

“大德，不能。”

“須深，你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否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呢？能否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呢？”

“大德，不能。”

“須深，你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否超越色界的定境，親身體驗寂靜的無色界解脫呢？”

“大德，不能。”

“須深，現在你宣稱不能得到以上的法。這是什麼原因呢？”

(六)

這時候，須深以頭頂禮世尊雙足，說：“大德，我犯了罪！我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我竟然在法和律之中出家來盜取法義！大德，願世尊接納我的悔過，好讓我將來約束自己。”

“須深，你確實是犯了罪。你確實是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竟然在法和律之中出家來盜取法義。

“須深，就如一個衙差捉了一個盜賊罪犯後押到國王面前。

“‘大王，這是一個盜賊罪犯，請你對他作出判罰吧。’

“國王這樣說：‘你拿粗繩綁著這個人，雙手反綁在背後，剃光他的頭，然後作出駭人的聲音，敲打鼓鈸，押他遊街示眾，之後推出南城門斬首吧。’

“於是，那個衙差拿粗繩綁著那個盜賊，雙手反綁在背後，剃光他的頭，然後作出駭人的聲音，敲打鼓鈸，押他遊街示眾，之後推出南城門斬首。

“須深，你認為怎樣，那個盜賊會不會因此而帶來苦惱呢？”

“大德，會的。”

“須深，那個盜賊會因此而帶來苦惱，但在法和律之中出家來盜取法義會帶來更重的苦報、更大的苦果，還會帶來投生地獄的果報。

“須深，我接納你的悔過，你明白這是罪之後便會依法改善。須深，一個明白什麼是罪的人便會依法改善，會在將來約束自己，能在聖者的律之中成長。”

第七大品完

七十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老死，不知什麼是老死集，不知什麼是老死滅，不知什麼是老死滅之道的話，我不認為他是沙門或婆羅門，這位賢友不能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沙門或婆羅門的意義。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老死，知道什麼是老死集，知道什麼是老死滅，知道什麼是老死滅之道的話，我認為他是沙門或婆羅門，這位賢友能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沙門或婆羅門的意義。”

七十二

……生……

七十三

……有……

七十四

……取……

七十五

……愛……

七十六

……受……

七十七

……觸……

七十八

……六入……

七十九

……名色……

八十

……識……

八十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知什麼是行，不知什麼是行集，不知什麼是行滅，不知什麼是行滅之道的話，我不認為他是沙門或婆羅門，這位賢友不能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沙門或婆羅門的意義。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知道什麼是行，知道什麼是行集，知道什麼是行滅，知道什麼是行滅之道的話，我認為他是沙門或婆羅門，這位賢友能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沙門或婆羅門的意義。”¹⁵

第八沙門婆羅門品完

¹⁵ 在七十一至八十一經十一篇經文之中，除了由老死至行十一個緣起的環節外，其餘內容全部相同。在巴利文本之中，這十一篇經文都沒有經名，只有《第八沙門婆羅門品》的品名。

八十二・導師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老死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老死的如實智而訪尋導師；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老死集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老死集的如實智而訪尋導師；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老死滅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老死滅的如實智而訪尋導師；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老死滅之道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老死滅之道的如實智而訪尋導師。

“……生……

“……有……

“……取……

“……愛……

“……受……

“……觸……

“……六入……

“……名色……

“……識……

“比丘們，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行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行的如實智而訪尋導師；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行集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行集的如實智而訪尋導師；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行滅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行滅的如實智而訪尋導師；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行滅之道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行滅之道的如實智而訪尋導師。”

八十三・修學

……為了得到老死的如實智而修學……

八十四・修習

……為了得到老死的如實智而修習……

八十五・欲求

……為了得到老死的如實智而生起欲求……

八十六・上進

……為了得到老死的如實智而上進……

八十七・奮發

……為了得到老死的如實智而奮發……

八十八·勤奮

……為了得到老死的如實智而勤奮……

八十九·精進

……為了得到老死的如實智而精進……

九十·堅忍

……為了得到老死的如實智而堅忍……

九十一·念

……為了得到老死的如實智而有念……

九十二·覺知

……為了得到老死的如實智而有覺知……

九十三·不放逸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老死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老死的如實智而不放逸；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老死集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老死集的如實智而不放逸；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老死滅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老死滅的如實智而不放逸；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老死滅之道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老死滅之道的如實智而不放逸。

“……生……

“……有……

“……取……

“……愛……

“……受……

“……觸……

“……六入……

“……名色……

“……識……

“比丘們，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行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行的如實智而不放逸；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行集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行集的如實智而不放逸；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行滅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行

滅的如實智而不放逸；如果一個人不能如實知見什麼是行滅之道的話，他應為了得到行滅之道的如實智而不放逸。”

第九重複品完



相應部·十三·通達相應

一·指甲端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用指甲端抓起一些泥土，然後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我指甲端所抓起那少許的泥土多，還是這大地的泥土多呢？”

“大德，大地的泥土很多，世尊指甲端所抓起那少許的泥土微不足道，即使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的大地泥土，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具有見、通達法義的聖弟子盡除的苦非常多，剩餘的苦微不足道，即使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盡除的苦，也無法用剩餘的苦來跟它相比，他在苦蘊盡除之前，在天和人之中輪迴極其量只有七次。

“比丘們，通達法義的人有這種大利益，得到法眼的人有這種大利益。”

二·蓮池

“比丘們，假如一個長五十由旬、闊五十由旬、深五十由旬的蓮池，池水滿得烏鴉也可以在池邊喝水，一個人用吉祥草尖沾了一點池水。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吉祥草尖所沾的水多，還是那個蓮池的水多呢？”

“大德，蓮池的水很多，吉祥草尖所沾的水微不足道，即使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的蓮池水，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得到法眼的人有這種大利益。”

三·匯流之一

“比丘們，假如恆河、閻牟那河、跋提河、薩羅河、摩希河這些大河匯合一起，一個人在匯流的地方取了兩三滴水。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兩三滴水多，還是匯流的水多呢？”

“大德，匯流的水很多，兩三滴水微不足道，即使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的匯流水，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得到法眼的人有這種大利益。”

四·匯流之二

“比丘們，假如恆河、閻牟那河、跋提河、薩羅河、摩希河這些大河匯合一起，那些匯流的水消失，剩下兩三滴水。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消失的匯流水多，還是剩下的兩三滴水多呢？”

“大德，消失的水很多，兩三滴水微不足道，即使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消失的水，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得到法眼的人有這種大利益。”

五·大地之一

“比丘們，假如有人把七粒棗核大小的石珠放在一起跟大地來相比。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七粒棗核大小的石珠大還是大地大呢？”

“大德，大地很大，七粒棗核大小的石珠微不足道，即使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的大地，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得到法眼的人有這種大利益。”

六·大地之二

“比丘們，假如大地壞滅，剩下七粒棗核大小的石珠。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壞滅的大地大還是七粒棗核大小的石珠大呢？”

“大德，壞滅的大地很大，剩下七粒棗核大小的石珠微不足道，即使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壞滅的大地，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得到法眼的人有這種大利益。”

七·大海之一

“比丘們，假如一個人在大海取了兩三滴水。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兩三滴水多，還是大海的水多呢？”

“大德，大海的水很多，兩三滴水微不足道，即使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大海的水，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得到法眼的人有這種大利益。”

八·大海之二

“比丘們，假如大海的水消失，剩下兩三滴水。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消失的水多，還是剩下的兩三滴水多呢？”

“大德，消失的水很多，兩三滴水微不足道，即使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消失的水，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得到法眼的人有這種大利益。”

九·山喻之一

“比丘們，假如有人把七粒芥末大小的沙石放在一起跟喜馬拉雅山王來相比。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七粒芥末大小的沙石大還是喜馬拉雅山王大呢？”

“大德，喜馬拉雅山王很大，七粒芥末大小的沙石微不足道，即使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的喜馬拉雅山王，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得到法眼的人有這種大利益。”

十·山喻之二

“比丘們，假如喜馬拉雅山王壞滅，剩下七粒芥末大小的沙石。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壞滅的喜馬拉雅山王大還是七粒芥末大小的沙石大呢？”

“大德，壞滅的喜馬拉雅山王很大，剩下七粒芥末大小的沙石微不足道，即使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壞滅的喜馬拉雅山王，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具有見、通達法義的聖弟子盡除的苦非常多，剩餘

的苦微不足道，即使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盡除的苦，也無法用剩餘的苦來跟它相比，他在苦蘊盡除之前，在天和人之中輪迴極其量只有七次。

“比丘們，通達法義的人有這種大利益，得到法眼的人有這種大利益。”

十一·山喻之三

“比丘們，假如有人把七粒綠豆大小的沙石放在一起跟須彌山王來相比。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七粒綠豆大小的沙石大還是須彌山王大呢？”

“大德，須彌山王很大，七粒綠豆大小的沙石微不足道，即使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的須彌山王，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那些外道的沙門、婆羅門、遊方者的得著，即使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具有見的聖弟子的得著，也無法相比。

“比丘們，具有見的人有這種大得著，有這種大無比智。”

通達相應完



相應部·十四·界相應

一·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各種不同的界。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各種不同的界呢？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眼界、法界、意識界。

“比丘們，這稱為各種不同的界。”

二·觸

“比丘們，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

“比丘們，什麼是各種不同的界呢？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

“比丘們，這稱為各種不同的界。

“比丘們，什麼是‘以各種不同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呢？比丘們，以眼界為緣，會生起眼觸；以耳界為緣，會生起耳觸；以鼻界為緣，會生起鼻觸；以舌界為緣，會生起舌觸；以身界為緣，會生起身觸；以意界為緣，會生起意觸。

“比丘們，這就是‘以各種不同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了。”

三·不是

“比丘們，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而不是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界。

“比丘們，什麼是各種不同的界呢？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

“比丘們，這稱為各種不同的界。

“比丘們，什麼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而不是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界’呢？

“比丘們，以眼界為緣，會生起眼觸；而不是以眼觸為緣，會生起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以意界為緣，會生起意觸；而不是以意觸為緣，會生起意界。

“比丘們，這就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而不是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界’了。”

四·受之一

“比丘們，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

“比丘們，什麼是各種不同的界呢？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

“比丘們，這稱為各種不同的界。

“比丘們，什麼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呢？

“比丘們，以眼界為緣，會生起眼觸；以眼觸為緣，會生起眼觸所生的受……耳界……鼻界……舌界……身界……以意界為緣，會生起意觸；以意觸為緣，會生起意觸所生的受。

“比丘們，這就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了。”

五·受之二

“比丘們，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而不是以各種不同的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界。

“比丘們，什麼是各種不同的界呢？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

“比丘們，這稱為各種不同的界。

“比丘們，什麼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而不是以各種不同的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界’呢？

“比丘們，以眼界為緣，會生起眼觸，以眼觸為緣，會生起眼觸所生的受；而不是以眼觸所生的受為緣，會生起眼觸，不是以眼觸為緣，會生起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以意界為緣，會生起意觸，以意觸為緣，會生起意觸所生的受；而不是以意觸所生的受為緣，會生起意觸，不是以意觸為緣，會生起意界。

“比丘們，這就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而不是以各種不同的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界’了。”

六·界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各種不同的界。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各種不同的界呢？色界、聲界、香界、味界、觸界、法界。

“比丘們，這稱為各種不同的界。”

七·想

“比丘們，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

“比丘們，什麼是各種不同的界呢？色界、聲界、香界、味界、觸界、法界。

“比丘們，這稱為各種不同的界。

“比丘們，什麼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呢？

“比丘們，以色界為緣，會生起色想；以色想為緣，會生起色思維；以色思維為緣，會生起色願欲；以色願欲為緣，會生起色熱切；以色熱切為緣，會生起色尋求……聲界……香界……味界……觸界……以法界為緣，會生起法想；以法想為緣，會生起法思維；以法思維為緣，會生起法願欲；以法願欲為緣，會生起法熱切；以法熱切為緣，會生起法尋求。

“比丘們，這就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了。”

八·不是

“比丘們，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而不是以各種不同的尋求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不是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不是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界。

“比丘們，什麼是各種不同的界呢？色界、聲界、香界、味界、觸界、法界。

“比丘們，這稱為各種不同的界。

“比丘們，什麼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而不是以各種不同的尋求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不是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不是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界’呢？

“比丘們，以色界為緣，會生起色想，以色想為緣，會生起色思維，以色思維為緣，會生起色願欲，以色願欲為緣，會生起色熱切，以色熱切為緣，會生

起色尋求；而不是以色尋求為緣，會生起色熱切，不是以色熱切為緣，會生起色願欲，不是以色願欲為緣，會生起色思維，不是以色思維為緣，會生起色想，不是以色想為緣，會生起色界……聲界……香界……味界……觸界……以法界為緣，會生起法想，以法想為緣，會生起法思維，以法思維為緣，會生起法願欲，以法願欲為緣，會生起法熱切，以法熱切為緣，會生起法尋求；而不是以法尋求為緣，會生起法熱切，不是以法熱切為緣，會生起法願欲，不是以法願欲為緣，會生起法思維，不是以法思維為緣，會生起法想，不是以法想為緣，會生起法界。

“比丘們，這就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而不是以各種不同的尋求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不是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不是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界’了。”

九·觸之一

“比丘們，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以各種不同的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以各種不同的尋求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所得。

“比丘們，什麼是各種不同的界呢？色界、聲界、香界、味界、觸界、法界。

“比丘們，這稱為各種不同的界。

“比丘們，什麼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以各種不同的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以各種不同的尋求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所得’呢？

“比丘們，以色界為緣，會生起色想；以色想為緣，會生起色思維；以色思維為緣，會生起色觸；以色觸為緣，會生起色觸所生的受；以色觸所生的受為緣，會生起色願欲；以色願欲為緣，會生起色熱切；以色熱切為緣，會生起色尋求；以色尋求為緣，會生起色所得……聲界……香界……味界……觸界……以法界為緣，會生起法想；以法想為緣，會生起法思維；以法思維為緣，會生起法觸；以法觸為緣，會生起法觸所生的受；以法觸所生的受為緣，會生起法願欲；以法願欲為緣，會生起法熱切；以法熱切為緣，會生起法尋求；以法尋求為緣，會生起法所得。

“比丘們，這就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以各種不同的受為緣，

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以各種不同的尋求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所得’了。”

十·觸之二

“比丘們，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以各種不同的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以各種不同的尋求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所得；而不是以各種所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不是以各種不同的尋求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不是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不是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不是以各種不同的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不是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界。

“比丘們，什麼是各種不同的界呢？色界、聲界、香界、味界、觸界、法界。

“比丘們，這稱為各種不同的界。

“比丘們，什麼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以各種不同的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以各種不同的尋求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所得；而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所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不是以各種不同的尋求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不是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不是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不是以各種不同的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不是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界’呢？

“比丘們，以色界為緣，會生起色想，以色想為緣，會生起色思維，以色思維為緣，會生起色觸，以色觸為緣，會生起色觸所生的受，以色觸所生的受為緣，會生起色願欲，以色願欲為緣，會生起色熱切，以色熱切為緣，會生起色尋求，以色尋求為緣，會生起色所得；而不是以色所得為緣，會生起色尋求，不是以色尋求為緣，會生起色熱切，不是以色熱切為緣，會生起色願欲，不是以色願欲為緣，會生起色觸所生的受，不是以色觸所生的受為緣，會生起色觸，不是以色觸為緣，會生起色思維，不是以色思維為緣，會生起色想，不是以色想為緣，會生起色界……聲界……香界……味界……觸界……以法界為緣，會生起法想，以法想為緣，會生起法思維，以法思維為緣，會生起法觸，以法觸為緣，會生起法觸所生的受，以法觸所生的受為緣，會生起法願欲，以法願欲為緣，會生起法熱切，以法熱切為緣，會生起法尋求，以法尋求為緣，會生起法所得；而不是以法所得為緣，會生起法尋求，不是以法尋求為緣，會生起法熱切，不是以法熱切為緣，會生起法願欲，不是以法願欲為緣，會生起

法觸所生的受，不是以法觸所生的受為緣，會生起法觸，不是以法觸為緣，會生起法思維，不是以法思維為緣，會生起法想，不是以法想為緣，會生起法界。

“比丘們，這就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以各種不同的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以各種不同的尋求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所得；而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所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尋求，不是以各種不同的尋求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熱切，不是以各種不同的熱切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願欲，不是以各種不同的願欲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不是以各種不同的受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不是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思維，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思維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想，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想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界’了。”

第一各種不同品完

十一·七種

“比丘們，有七種界。什麼是七種界呢？光界、淨界、空無邊處界、識無邊處界、無所有處界、非想非非想處界、想受滅盡界。比丘們，有這七種界。”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有一位比丘對他說：“大德，以什麼東西為緣，可使人識別到這些光界、淨界、空無邊處界、識無邊處界、無所有處界、非想非非想處界、想受滅盡界呢？”

“比丘，以黑暗為緣，可使人識別到這個光界。

“比丘，以不淨為緣，可使人識別到這個淨界。

“比丘，以色為緣，可使人識別到這個空無邊處界。

“比丘，以空無邊處為緣，可使人識別到這個識無邊處界。

“比丘，以識無邊處為緣，可使人識別到這個無所有處界。

“比丘，以無所有處為緣，可使人識別到這個非想非非想處界。

“比丘，以息滅為緣，可使人識別到這個想受滅盡界。”

“大德，以什麼正受，來完滿這些光界、淨界、空無邊處界、識無邊處界、無所有處界、非想非非想處界、想受滅盡界呢？”

“比丘，以帶有想的正受，來完滿光界、淨界、空無邊處界、識無邊處界、無所有處界。

“比丘，以帶有細微行的正受，來完滿非想非非想處界。

“比丘，以帶有息滅的正受，來完滿想受滅盡界。”

十二·有因緣

“比丘們，貪欲覺的生起是有因緣而不是沒有因緣的，瞋恚覺的生起是有因緣而不是沒有因緣的，惱害覺的生起是有因緣而不是沒有因緣的。

“比丘們，什麼是生起貪欲覺的因緣，什麼是生起瞋恚覺的因緣，什麼是生起惱害覺的因緣呢？”

“比丘們，以貪欲界為緣，會生起貪欲想；以貪欲想為緣，會生起貪欲思維；以貪欲思維為緣，會生起貪欲願欲；以貪欲願欲為緣，會生起貪欲熱切；以貪欲熱切為緣，會生起貪欲尋求。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斷生起貪欲尋求，持續行踐身、口、意三種邪行。

“比丘們，以瞋恚界為緣……持續行踐身、口、意三種邪行。

“比丘們，以惱害界為緣，會生起惱害想；以惱害想為緣，會生起惱害思維；以惱害思維為緣，會生起惱害願欲；以惱害願欲為緣，會生起惱害熱切；以惱害熱切為緣，會生起惱害尋求。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斷生起惱害尋求，持續行踐身、口、意三種邪行。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草火炬掉在一個乾草叢之中，如果不立即用手腳把火弄息，那些依止草木來生活的眾生便會遭受不幸與災禍。

“比丘們，同樣地，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如果不立即捨棄、驅除、終止所生起的不正直想，他現生便會生活在苦惱、損毀、哀傷、熱惱之中，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到惡趣之中。

“比丘們，出離覺的生起是有因緣而不是沒有因緣的，不瞋恚覺的生起是有因緣而不是沒有因緣的，不惱害覺的生起是有因緣而不是沒有因緣的。

“比丘們，什麼是生起出離覺的因緣，什麼是生起不瞋恚覺的因緣，什麼是

生起不惱害覺的因緣呢？

“比丘們，以出離界為緣，會生起出離想；以出離想為緣，會生起出離思維；以出離思維為緣，會生起出離願欲；以出離願欲為緣，會生起出離熱切；以出離熱切為緣，會生起出離尋求。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不斷生起出離尋求，持續行踐身、口、意三種正行。

“比丘們，以不瞋恚界為緣……持續行踐身、口、意三種正行。

“比丘們，以不惱害界為緣，會生起不惱害想；以不惱害想為緣，會生起不惱害思維；以不惱害思維為緣，會生起不惱害願欲；以不惱害願欲為緣，會生起不惱害熱切；以不惱害熱切為緣，會生起不惱害尋求。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不斷生起不惱害尋求，持續行踐身、口、意三種正行。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草火炬掉在一個乾草叢之中，如果立即用手腳把火弄息，那些依止草木來生活的眾生便不會遭受不幸與災禍。

“比丘們，同樣地，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如果立即捨棄、驅除、終止所生起的不正直想，他現生便會生活在快樂、不損毀、不哀傷、不熱惱之中，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到善趣之中。”

十三·磚屋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提迦的磚屋。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以界為緣，會生起想，生起見，生起覺。”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薩多·迦旃延尊者對他說：“大德，以怎麼樣的見為緣，那些不是等正覺的人，宣稱自己是等正覺呢？”

“迦旃延，界會帶來很大影響，那些人受無明界影響。

“迦旃延，以低劣界為緣，會生起低劣想、低劣見、低劣覺、低劣思、低劣求、低劣決心、低劣人、低劣語，會為人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低劣的法義。我說，這些人會投生在低劣的地方。

“迦旃延，以中等界為緣，會生起中等想、中等見、中等覺、中等思、中等求、中等決心、中等人、中等語，會為人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中等的法義。我說，這些人會投生在中等的地方。

“迦旃延，以高尚界為緣，會生起高尚想、高尚見、高尚覺、高尚思、高尚求、高尚決心、高尚人、高尚語，會為人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高尚的法義。我說，這些人會投生在高尚的地方。”

十四·嚮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低劣的眾生嚮往跟低劣的眾生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善知識嚮往跟善知識結

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低劣的眾生嚮往跟低劣的眾生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善知識嚮往跟善知識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十五·業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靈鷲山。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和一些比丘在世尊附近行禪，大目犍連尊者和一些比丘在世尊附近行禪，大迦葉尊者和一些比丘在世尊附近行禪，阿那律陀尊者和一些比丘在世尊附近行禪，富那·滿慈子尊者和一些比丘在世尊附近行禪，優波離尊者和一些比丘在世尊附近行禪，阿難尊者和一些比丘在世尊附近行禪，提婆達多和一些比丘在世尊附近行禪。

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看見舍利弗和一些比丘在行禪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那些全都是大智慧的比丘。

“比丘們，你們看見目犍連和一些比丘在行禪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那些全都是大威德的比丘。

“比丘們，你們看見迦葉和一些比丘在行禪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那些全都是主張頭陀行的比丘。

“比丘們，你們看見阿那律陀和一些比丘在行禪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那些全都是有天眼的比丘。

“比丘們，你們看見富那·滿慈子和一些比丘在行禪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那些全都是說法的比丘。

“比丘們，你們看見優波離和一些比丘在行禪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那些全都是持律的比丘。

“比丘們，你們看見阿難和一些比丘在行禪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那些全都是多聞的比丘。

“比丘們，你們看見提婆達多和一些比丘在行禪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那些全都是惡欲的比丘。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低劣的眾生嚮往跟低劣的眾生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善知識嚮往跟善知識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低劣的眾生嚮往跟低劣的眾生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善知識嚮往跟善知識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十六·有偈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一)

世尊說：“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低劣的眾生嚮往跟低劣的眾生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低劣的眾生嚮往跟低劣的眾生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就正如糞便跟糞便一起，尿跟尿一起，口水跟口水一起，膿跟膿一起，血跟血一起。

“比丘們，同樣地，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低劣的眾生嚮往跟低劣的眾生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低劣的眾生嚮往跟低劣的眾生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善知識嚮往跟善知識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善知識嚮往跟善知識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就正如牛乳跟牛乳一起，麻油跟麻油一起，酥油跟酥油一起，蜜糖跟蜜糖一起。

“比丘們，同樣地，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善知識嚮往跟善知識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善知識嚮往跟善知識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劣友助長貪，

離之貪則斷；

依附懈怠友，
善命往下沉。

如人依小木，
必沉入大海；
是故應遠離，
無精進之人。

應習近智者、
出離之聖者、
獨住禪定者、
常作精進者。”

十七·沒有信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一)

世尊說：“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信的人嚮往跟沒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慚的人嚮往跟沒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愧的人嚮往跟沒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聞的人嚮往跟沒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懈怠的人嚮往跟懈怠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失念的人嚮往跟失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信的人嚮往跟沒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慚的人嚮往跟沒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愧的人嚮往跟沒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聞的人嚮往跟沒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懈怠的人嚮往跟懈怠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失念的人嚮往跟失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信的人嚮往跟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慚的人嚮往跟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愧的人嚮往跟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聞的人嚮往跟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精進的人嚮往跟精進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保持念的人嚮往跟保持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有信的人嚮往跟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慚的人嚮往跟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愧的人嚮往跟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聞的人嚮往跟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精進的人嚮往跟精進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保持念的人嚮往跟保持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十八·沒有信五種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一)

世尊說：“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信的人嚮往跟沒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慚的人嚮往跟沒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信的人嚮往跟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慚的人嚮往跟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信的人嚮往跟沒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慚的人嚮往跟沒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信的人嚮往跟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慚的人嚮往跟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

“比丘們……沒有信的人嚮往跟沒有信的人結伴……沒有愧的人嚮往跟沒有愧的人結伴……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有信的人嚮往跟有信的人結伴……有愧的人嚮往跟有愧的人結伴……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一起交往。

(三)

“比丘們……沒有信的人嚮往跟沒有信的人結伴……沒有聞的人嚮往跟沒有聞的人結伴……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有信的人嚮往跟有信的人結伴……有聞的人嚮往跟有聞的人結伴……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一起交往。

(四)

“比丘們……沒有信的人嚮往跟沒有信的人結伴……懈怠的人嚮往跟懈怠的人結伴……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有信的人嚮往跟有信的人結伴……精進的人嚮往跟精進的人結伴……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一起交往。

(五)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信的人嚮往跟沒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失念的人嚮往跟失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信的人嚮往跟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保持念的人嚮往跟保持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信的人嚮往跟沒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失念的人嚮往跟失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信的人嚮往跟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保持念的人嚮往跟保持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十九·沒有慚四種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一)

世尊說：“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慚的人嚮往跟沒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愧的人嚮往跟沒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慚的人嚮往跟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愧的人嚮往跟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慚的人嚮往跟沒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愧的人嚮往跟沒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

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慚的人嚮往跟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愧的人嚮往跟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

“比丘們……沒有慚的人嚮往跟沒有慚的人結伴……沒有聞的人嚮往跟沒有聞的人結伴……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有慚的人嚮往跟有慚的人結伴……有聞的人嚮往跟有聞的人結伴……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一起交往。

(三)

“比丘們……沒有慚的人嚮往跟沒有慚的人結伴……懈怠的人嚮往跟懈怠的人結伴……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有慚的人嚮往跟有慚的人結伴……精進的人嚮往跟精進的人結伴……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一起交往。

(四)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慚的人嚮往跟沒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失念的人嚮往跟失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慚的人嚮往跟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保持念的人嚮往跟保持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慚的人嚮往跟沒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失念的人嚮往跟失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慚的人嚮往跟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保持念的人嚮往跟保持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十·沒有愧三種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一)

世尊說：“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愧的人嚮往跟沒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聞的人嚮往跟沒有

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愧的人嚮往跟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聞的人嚮往跟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愧的人嚮往跟沒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聞的人嚮往跟沒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愧的人嚮往跟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聞的人嚮往跟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

“比丘們……沒有愧的人嚮往跟沒有愧的人結伴……懈怠的人嚮往跟懈怠的人結伴……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有愧的人嚮往跟有愧的人結伴……精進的人嚮往跟精進的人結伴……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一起交往。

(三)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愧的人嚮往跟沒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失念的人嚮往跟失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愧的人嚮往跟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保持念的人嚮往跟保持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愧的人嚮往跟沒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失念的人嚮往跟失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愧的人嚮往跟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保持念的人嚮往跟保持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十一·沒有聞兩種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一)

世尊說：“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聞的人

嚮往跟沒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懈怠的人嚮往跟懈怠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聞的人嚮往跟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精進的人嚮往跟精進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聞的人嚮往跟沒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懈怠的人嚮往跟懈怠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聞的人嚮往跟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精進的人嚮往跟精進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聞的人嚮往跟沒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失念的人嚮往跟失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聞的人嚮往跟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保持念的人嚮往跟保持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聞的人嚮往跟沒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失念的人嚮往跟失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聞的人嚮往跟有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保持念的人嚮往跟保持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十二·懈怠一種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懈怠的人嚮往跟懈怠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失念的人嚮往跟失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精進的人嚮往跟精進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保持念的人嚮往跟保持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過去……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將來……一起交往。

“比丘們，在現在，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懈怠的人嚮往

跟懈怠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失念的人嚮往跟失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精進的人嚮往跟精進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保持念的人嚮往跟保持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第二品完

二十三·沒有定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信的人嚮往跟沒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慚的人嚮往跟沒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愧的人嚮往跟沒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定的人嚮往跟沒有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信的人嚮往跟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慚的人嚮往跟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愧的人嚮往跟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定的人嚮往跟有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十四·戒行不好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信的人嚮往跟沒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慚的人嚮往跟沒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沒有愧的人嚮往跟沒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戒行不好的人嚮往跟戒行不好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劣慧的人嚮往跟劣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信的人嚮往跟有信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慚的人嚮往跟有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愧的人嚮往跟有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戒行的人嚮往跟有戒行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有智慧的人嚮往跟有智慧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十五·五種學處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殺生的人嚮往跟殺生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偷盜的人嚮往跟偷盜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淫的人嚮往跟邪淫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妄語的人嚮往跟妄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飲酒的人嚮往跟飲酒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殺生的人嚮往跟不殺生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偷盜的人嚮往跟不偷盜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邪淫的人嚮往跟不邪淫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妄語的人嚮往跟不妄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飲酒的人嚮往跟不飲酒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十六·七種業途徑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殺生的人嚮往跟殺生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偷盜的人嚮往跟偷盜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淫的人嚮往跟邪淫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

交往；妄語的人嚮往跟妄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兩舌的人嚮往跟兩舌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惡口的人嚮往跟惡口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綺語的人嚮往跟綺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殺生的人嚮往跟不殺生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偷盜的人嚮往跟不偷盜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邪淫的人嚮往跟不邪淫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妄語的人嚮往跟不妄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兩舌的人嚮往跟不兩舌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惡口的人嚮往跟不惡口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綺語的人嚮往跟不綺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十七·十種業途徑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殺生的人嚮往跟殺生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偷盜的人嚮往跟偷盜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淫的人嚮往跟邪淫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妄語的人嚮往跟妄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兩舌的人嚮往跟兩舌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惡口的人嚮往跟惡口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綺語的人嚮往跟綺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貪欲的人嚮往跟貪欲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瞋恚的人嚮往跟瞋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見的人嚮往跟邪見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殺生的人嚮往跟不殺生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偷盜的人嚮往跟不偷盜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邪淫的人嚮往跟不邪淫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妄語的人嚮往跟不妄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兩舌的人嚮往跟不兩舌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惡口的人嚮往跟不惡口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綺語的人嚮往跟不綺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貪欲的人嚮往跟不貪欲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瞋恚的人嚮往跟不瞋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不邪見的人嚮往跟不邪見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十八·八支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見的人嚮往跟邪見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思維的人嚮往跟邪思維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語的人嚮往跟邪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業的人嚮往跟邪業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命的人嚮往跟邪命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精進的人嚮往跟邪精進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念的人嚮往跟邪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定的人嚮往跟邪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見的人嚮往跟正見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思維的人嚮往跟正思維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語的人嚮往跟正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業的人嚮往跟正業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命的人嚮往跟正命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精進的人嚮往跟正精進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念的人嚮往跟正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定的人嚮往跟正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二十九·十支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見的人嚮往跟邪見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思維的人嚮往跟邪思維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語的人嚮往跟邪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業的人嚮往跟邪業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命的人嚮往跟邪命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精進的人嚮往跟邪精進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念的人嚮往跟邪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定的人嚮往跟邪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智的人嚮往跟邪智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邪解脫的人嚮往跟邪解脫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比丘們，相同界別的眾生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見的人嚮往跟正見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思維的人嚮往跟正思維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語的人嚮往跟正語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業的人嚮往跟正業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命的人嚮往跟正命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精進的人嚮往跟正精進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念的人嚮往跟正念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定的人嚮往跟正定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智的人嚮往跟正智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正解脫的人嚮往跟正解脫的人結伴，他們會走在一起，一起交往。”

第三業途徑品完

三十·四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有四界。什麼是四界呢？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比丘們，這就是四界了。”

三十一·覺悟之前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我這樣想：‘什麼是地界的味、患、離呢？什麼是水界的味、患、離呢？什麼是火界的味、患、離呢？什麼是風界的味、患、離呢？’

“比丘們，我再這樣想：‘以地界為條件所生起的快樂與喜悅，這就是地界的味；地界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地界的患；清除對地界的愛著，捨棄對地界的愛著，這就是地界的離。

“‘以水界……

“‘以火界……

“‘以風界為條件所生起的快樂與喜悅，這就是風界的味；風界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風界的患；清除對風界的愛著，捨棄對風界的愛著，這就是風界的離。’

“比丘們，如果我不能如實知道四界的味、患、離的話，便不會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稱我是無上等正覺。

“比丘們，由於我如實知道四界的味、患、離，所以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稱我是無上等正覺。我的智和見生出來了，我有不動搖的心解脫。這是我最後的一生，從此不再受後有。”

三十二·修行

“比丘們，我曾經作出修行：了解地界的味，領會地界的味，以智慧善見各種地界的味；了解地界的患，領會地界的患，以智慧善見各種地界的患；了解地界的離，領會地界的離，以智慧善見各種地界的離。

“……水界……

“……火界……

“比丘們，我曾經作出修行：了解風界的味，領會風界的味，以智慧善見各種風界的味；了解風界的患，領會風界的患，以智慧善見各種風界的患；了解風界的離，領會風界的離，以智慧善見各種風界的離。

“比丘們，如果我不能如實知道四界的味、患、離的話，便不會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稱我是無上等正覺。

“比丘們，由於我如實知道四界的味、患、離，所以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稱我是無上等正覺。我的智和見生出來了，我有不動搖的心解脫。這是最後的一生，從此不再受後有。”

三十三·如果沒有

“比丘們，如果地界沒有味，眾生是不會對地界貪染的；因為地界有味，所以眾生會對地界貪染。

“比丘們，如果地界沒有患，眾生是不應對地界厭離的；因為地界有患，所以眾生應對地界厭離。

“比丘們，如果地界沒有離，眾生是不應從地界出離的；因為地界有離，所以眾生應從地界出離。

……水界……

……火界……

“比丘們，如果風界沒有味，眾生是不會對風界貪染的；因為風界有味，所以眾生會對風界貪染。

“比丘們，如果風界沒有患，眾生是不應對風界厭離的；因為風界有患，所以眾生應對風界厭離。

“比丘們，如果風界沒有離，眾生是不應從風界出離的；因為風界有離，所以眾生應從風界出離。

“比丘們，眾生——不論在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在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一旦不能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四界的味、患、離，便不能出離、斷結、解脫，內心便不能得到自在。

“比丘們，眾生——不論在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在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一旦能夠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四界的味、患、離，便能夠出離、斷結、解脫，內心便能夠得到自在。”

三十四·苦

“比丘們，如果地界唯苦無樂、只有苦、只帶來苦而沒有樂，眾生是不會對地界貪染的；因為地界也有樂、也會帶來樂而沒有苦，所以眾生會對地界貪染。

“比丘們，如果水界……

“比丘們，如果火界……

“比丘們，如果風界唯苦無樂、只有苦、只帶來苦而沒有樂，眾生是不會對風界貪染的；因為風界也有樂、也會帶來樂而沒有苦，所以眾生會對風界貪染。

“比丘們，如果地界唯樂無苦、只有樂、只帶來樂而沒有苦，眾生是不應對地界厭離的；因為地界也有苦、也會帶來苦而沒有樂，所以眾生應對地界厭離。

“比丘們，如果水界……

“比丘們，如果火界……

“比丘們，如果風界唯樂無苦、只有樂、只帶來樂而沒有苦，眾生是不應對風界厭離的；因為風界也有苦、也會帶來苦而沒有樂，所以眾生應對風界厭

離。”

三十五·愛喜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一)

“比丘們，愛喜地界的人就是愛喜苦；愛喜苦的人，我說，他不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愛喜水界……

“愛喜火界……

“愛喜風界的人就是愛喜苦；愛喜苦的人，我說，他不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二)

“比丘們，不愛喜地界的人就是不愛喜苦；不愛喜苦的人，我說，他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不愛喜水界……

“不愛喜火界……

“不愛喜風界的人就是不愛喜苦；不愛喜苦的人，我說，他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三十六·生起

“比丘們，地界的生起、持續、產生、出現就是苦的生起，病的持續，老死的出現。

“水界……

“火界……

“風界的生起、持續、產生、出現就是苦的生起，病的持續，老死的出現。

“比丘們，地界的息滅、平息、滅除就是苦的息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除。

“水界……

“火界……

“風界的息滅、平息、滅除就是苦的息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除。”

三十七·沙門婆羅門之一

“比丘們，有四界。什麼是四界呢？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比丘們，不能如實知四界味、患、離的沙門或婆羅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沒有沙門的得益，沒有婆羅門的得益，不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比丘們，能如實知四界味、患、離的沙門或婆羅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

的沙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有沙門的得益，有婆羅門的得益，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三十八·沙門婆羅門之二

“比丘們，有四界。什麼是四界呢？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比丘們，不能如實知四界集、滅、味、患、離的沙門或婆羅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沒有沙門的得益，沒有婆羅門的得益，不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比丘們，能如實知四界集、滅、味、患、離的沙門或婆羅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有沙門的得益，有婆羅門的得益，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三十九·沙門婆羅門之三

“比丘們，不知地界，不知地界集，不知地界滅，不知地界滅之道的沙門或婆羅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沒有沙門的得益，沒有婆羅門的得益，不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比丘們，不知水界……

“比丘們，不知火界……

“比丘們，不知風界，不知風界集，不知風界滅，不知風界滅之道的沙門或婆羅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沒有沙門的得益，沒有婆羅門的得益，不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比丘們，能知地界，知地界集，知地界滅，知地界滅之道的沙門或婆羅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有沙門的得益，有婆羅門的得益，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比丘們，能知水界……

“比丘們，能知火界……

“比丘們，能知風界，知風界集，知風界滅，知風界滅之道的沙門或婆羅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有沙門的得益，有婆羅門的得益，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第四品完



相應部·十五·無始相應

一·草木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假如有人把閻浮提¹裏的草、木、樹枝、樹葉全部裁製成四指長度的籌，把這些籌收集在一起，然後為這一生的母親及過去生每一位母親²一一放下一條籌。比丘們，這人把閻浮提裏的草、木、樹枝、樹葉用盡也數不盡過去生的每一位母親。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長期被埋墓塚。比丘們，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二·大地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假如有人把大地的泥土全部製成棗核大小的石珠，把這些石珠收集在一起，然後為這一生的父親及過去生每一位父親¹一一放下一粒石珠。比丘們，這人把大地的泥土用盡也數不盡過去生的每一位父親。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長期被埋墓塚。比丘們，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¹ 閻浮提(*Jambu-dīpa*)指整個印度，或指整個我們所居住的世界——地球。

² “為這一生的母親及過去生每一位母親”原巴利文的句子是“*Ayaṃ me mātā tassā me mātu ayam mātā ti*”，原意是“這是我的母親，這是我母親的母親”，即是說為母親、為祖母、為曾祖母等等而一一籌。這裏根據前後的經義及參考漢譯本經文的意思而不跟隨原文。

¹ 跟上一篇經文一樣，這裏的原意是“這是我的父親，這是我父親的父親”，這裏也是根據前後的經義及參考漢譯本的意思而不跟隨原文。

三·淚水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在長時間的生死相續、不斷輪迴之中，你們曾跟不喜愛的事物一起和跟喜愛的事物分離而哭泣、痛泣，當中所流出的淚水跟四大海的水相比，哪些較多呢？”

“大德，就我們所理解世尊的法義，在長時間的生死相續、不斷輪迴之中，我們曾跟不喜愛的事物一起和跟喜愛的事物分離而哭泣、痛泣，當中所流出的淚水實在是比四大海的水還要多。”

“比丘們，十分好，十分好！你們能很好地理解我說的法義。

“比丘們，在長時間的生死相續、不斷輪迴之中，你們曾跟不喜愛的事物一起和跟喜愛的事物分離而哭泣、痛泣，當中所流出的淚水實在是比四大海的水還要多。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父親的死亡，為這而哭泣、痛泣，當中所流出的淚水實在是比四大海的水還要多。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母親的死亡……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兒子的死亡……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女兒的死亡……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親友的災禍……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財富的災禍……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疾病的災禍，為這而哭泣、痛泣，當中所流出的淚水實在是比四大海的水還要多。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長期被埋墓塚。比丘們，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四·母乳

“比丘們，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在長時間的生死相續、不斷輪迴之中，你們曾飲的母乳跟四大海的水相比，哪些較多呢？”

“大德，就我們所理解世尊的法義，在長時間的生死相續、不斷輪迴之中，我們曾飲的母乳實在是比四大海的水還要多。”

“比丘們，十分好，十分好！你們能很好地理解我說的法義。

“比丘們，在長時間的生死相續、不斷輪迴之中，你們曾飲的母乳實在是比四大海的水還要多。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長期被埋墓塚。比丘們，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五·山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一劫有多長呢？”

“比丘，一劫有很長。不容易以多少年、多少百年、多少千年或多少百千年來計量。”

“大德，能否用譬喻來形容它呢？”

世尊說：“比丘，是能的。比丘，假如一座沒有孔洞、堅硬的大石山，長一由旬、闊一由旬、高一由旬，有人每隔一百年都用迦尸布來抹它一次，直至把這座大石山抹得完全消失，一劫還沒有完。比丘，一劫有很長。

“比丘，一劫有這樣長，而輪迴不單止經歷一劫，不單止經歷百劫，不單止經歷千劫，不單止經歷百千劫。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你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長期被埋墓塚。比丘，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六·芥末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一劫有多長呢？”

“比丘，一劫有很長。不容易以多少年、多少百年、多少千年或多少百千年來計量。”

“大德，能否用譬喻來形容它呢？”

世尊說：“比丘，是能的。比丘，假如一座鐵城，城牆長一由旬、闊一由旬、高一由旬，當中裝滿了芥末，滿得如頭髮那樣高出城牆，有人每隔一百年都來取走一粒芥末，直至把這樣大量的芥末完全取走，一劫還沒有完。比丘，一劫有很長。

“比丘，一劫有這樣長，而輪迴不單止經歷一劫，不單止經歷百劫，不單止

經歷千劫，不單止經歷百千劫。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你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長期被埋墓塚。比丘，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七·弟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過去有多少劫呢？”

“比丘們，過去有很多劫。不容易以多少劫、多少百劫、多少千劫或多少百千劫來計量。”

“大德，能否用譬喻來形容它呢？”

世尊說：“比丘們，是能的。比丘們，假如四個弟子各有百年壽命，他們每一天都用宿命智向過去追憶百千劫，直至一百年後四個弟子命終，都不會追憶得到盡頭。比丘們，過去有這樣多劫。不容易以多少劫、多少百劫、多少千劫或多少百千劫來計量。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長期被埋墓塚。比丘們，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八·恆河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有一位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過去有多少劫呢？”

“婆羅門，過去有很多劫。不容易以多少劫、多少百劫、多少千劫或多少百千劫來計量。”

“喬答摩賢者，能否用譬喻來形容它呢？”

世尊說：“婆羅門，是能的。婆羅門，就如恆河從源頭至海口當中的沙粒是不容易以多少粒、多少百粒、多少千粒或多少百千粒來計量那樣。

“婆羅門，過去的劫比恆河沙還要多。這是不容易以多少劫、多少百劫、多少千劫或多少百千劫來計量的。

“這是什麼原因呢？”

“婆羅門，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婆羅門，你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長期被埋墓塚。婆羅門，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那位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九·棒杖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就正如向上空拋一根棒杖，它會隨即杖尾向下掉下來，或會隨即杖身向下掉下來，或會隨即杖頭向下掉下來。

“比丘們，同樣地，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會隨即從一個世間去到另一個世間，又會隨即從一個世間去到另一個世間。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長期被埋墓塚。比丘們，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十·人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靈鷲山。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一個人在一劫的生死相續、不斷輪迴之中，可累積一大堆骨頭，如果那些骨頭不腐壞，堆起來會有如這座毗富羅山那樣大。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

長期被埋墓塚。比丘們，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大聖尊所說：

若人一劫中，

白骨之堆積，

有如一大山，

亦如毗富羅，

堪稱為大山，

位於摩揭陀，

靈鷲山之北；

若能以正慧，

洞見四聖諦，

知苦知苦集，

知苦之超越，

及知八聖道，

是息苦之途，

此人之生死，

極其量七有，

之後得苦盡，

諸結皆斷除。”

第一品完

十一·痛苦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如果你們看見有人在痛苦之中、不幸的處境時，應要這樣想：‘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也長時間經歷這種情況。’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長期被埋墓塚。比丘們，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十二·快樂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如果你們看見有人在快樂之中、幸福的處境時，應要這樣想：‘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也長時間經歷這種情況。’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長期被埋墓塚。比丘們，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十三·三十比丘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有大約三十位波婆的比丘，全是修持森林生活、化食、穿舊布衣、只擁有三件衣，全是還有結縛，他們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這時候，世尊心想：“這三十位波婆的比丘，全是修持森林生活、化食、穿舊布衣、只擁有三件衣，全是還有結縛，讓我為他們說法，使他們在這一坐之中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吧。”

於是，世尊對那些比丘說：“比丘們。”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在長時間的生死相續、不斷輪迴之中，你們的頭顱曾遭割截而流血，當中所流出的血跟四大海的水相比，哪些較多呢？”

“大德，就我們所理解世尊的法義，在長時間的生死相續、不斷輪迴之中，我們的頭顱曾遭割截而流血，當中所流出的血實在是比四大海的水還要多。”

“比丘們，十分好，十分好！你們能很好地理解我說的法義。

“比丘們，在長時間的生死相續、不斷輪迴之中，你們的頭顱曾遭割截而流血，當中所流出的血實在是比四大海的水還要多。

“比丘們，你們曾長期投生為牛，頭顱曾遭割截而流血，當中所流出的血實在是比四大海的水還要多。

“比丘們，你們曾長期投生為水牛……

“比丘們，你們曾長期投生為山羊……

“比丘們，你們曾長期投生為綿羊……

“比丘們，你們曾長期投生為鹿……

“比丘們，你們曾長期投生為雞……

“比丘們，你們曾長期投生為豬，頭顱曾遭割截而流血，當中所流出的血實在是比四大海的水還要多。

“比丘們，你們曾長期身為搶掠村落的盜賊，當被捕後頭顱曾遭割截而流血，當中所流出的血實在是比四大海的水還要多。

“比丘們，你們曾長期身為攔途截劫的盜賊……

“比丘們，你們曾長期身為姦淫婦女的盜賊，當被捕後頭顱曾遭割截而流血，當中所流出的血實在是比四大海的水還要多。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長期被埋墓塚。比丘們，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當世尊解說這段法義時，這大約三十位波婆的比丘內心不起各種漏而得解脫。

十四·母親

“比丘們，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很難找到一個眾生在長時間的過去不曾做過自己母親的。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

長期被埋墓塚。比丘們，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十五·父親

……很難找到一個眾生在長時間的過去不曾做過自己父親的……

十六·兄弟

……很難找到一個眾生在長時間的過去不曾做過自己兄弟的……

十七·姊妹

……很難找到一個眾生在長時間的過去不曾做過自己姊妹的……

十八·女兒

……很難找到一個眾生在長時間的過去不曾做過自己女兒的……

十九·兒子

“比丘們，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很難找到一個眾生在長時間的過去不曾做過自己兒子的。

“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你們曾經在這輪迴之中長期經歷苦、經歷劇烈的苦、經歷災禍，長期被埋墓塚。比丘們，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二十·毗富羅山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靈鷲山。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從前，這座毗富羅山名叫東竹山，那時的人名叫提婆羅人，壽元有四萬歲，提婆羅人上東竹山要用四天的時間，下山也是要用四天的時間。比丘們，那時候，拘留孫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出現於世上，他有一雙上首弟子，名叫聰慧和復生。

“比丘們，你們看，那座山的名稱已經消失，那些人已經命終，那位世尊已經入滅。比丘們，行這樣無常、不牢固、不安穩，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

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從前，這座毗富羅山名叫鵬迦山，那時的人名叫盧希陀人，壽元有三萬歲，盧希陀人上鵬迦山要用三天的時間，下山也是要用三天的時間。比丘們，那時候，拘那含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出現於世上，他有一雙上首弟子，名叫鍾愛和善超。

“比丘們，你們看，那座山的名稱已經消失，那些人已經命終，那位世尊已經入滅。比丘們，行這樣無常、不牢固、不安穩，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從前，這座毗富羅山名叫須波沙山，那時的人名叫須畢耶人，壽元有兩萬歲，須畢耶人上須波沙山要用兩天的時間，下山也是要用兩天的時間。比丘們，那時候，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出現於世上，他有一雙上首弟子，名叫帝須和頗羅墮。

“比丘們，你們看，那座山的名稱已經消失，那些人已經命終，那位世尊已經入滅。比丘們，行這樣無常、不牢固、不安穩，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現在，這座山名叫毗富羅山，現在這些人名叫摩揭陀人，壽元很短少，壽命長的都只有一百歲或一百歲多些，摩揭陀人上毗富羅山只需用一會兒的時間，下山也是只需用一會兒的時間。比丘們，現在，我·阿羅漢·等正覺出現於世上，我有一雙上首弟子，名叫舍利弗和目犍連。

“比丘們，將有一天，這座山的名稱會消失，這些人會命終，我會入滅。比丘們，行這樣無常、不牢固、不安穩，這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厭離，足以驅動人對所有行無欲，足以驅動人從所有行之中解脫出來！”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提婆羅人東竹山，
盧希陀人鵬迦山，
須畢耶人須波沙，
摩揭陀人毗富羅，

此皆是行故無常，
所有均屬生滅法，
事物生起必壞滅，
平息生滅是為樂。”

第二品完



相應部·十六·迦葉相應

一·知足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迦葉對任何衣服都知足，讚嘆對任何衣服都知足；他不會因衣服的原因而生起不正確的欲求，得不到衣服時不會掛慮，得到衣服時不會受衣服束縛、受衣服迷醉、抓著衣服不放；他看見當中的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衣服。

“比丘們，迦葉對任何食物都知足……

“比丘們，迦葉對任何住處都知足……

“比丘們，迦葉對任何醫藥用品都知足，讚嘆對任何醫藥用品都知足；他不會因醫藥用品的原因而生起不正確的欲求，得不到醫藥用品時不會掛慮，得到醫藥用品時不會受醫藥用品束縛、受醫藥用品迷醉、抓著醫藥用品不放；他看見當中的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醫藥用品。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要對任何衣服都知足，讚嘆對任何衣服都知足；不要因衣服的原因而生起不正確的欲求，得不到衣服時不會掛慮，得到衣服時不會受衣服束縛、受衣服迷醉、抓著衣服不放；要看見當中的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衣服。

“要對任何食物都知足……

“要對任何住處都知足……

“要對任何醫藥用品都知足，讚嘆對任何醫藥用品都知足；不要因醫藥用品的原因而生起不正確的欲求，得不到醫藥用品時不會掛慮，得到醫藥用品時不會受醫藥用品束縛、受醫藥用品迷醉、抓著醫藥用品不放；要看見當中的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醫藥用品。

“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比丘們，你們要以迦葉或像迦葉那樣的人為榜樣。你們應跟隨行踐。”

二·沒有愧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大迦葉尊者和舍利弗尊者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大迦葉尊者那裏，和大迦葉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大迦葉尊者說：“大迦葉賢友，人們說：‘一個不勤奮、沒有愧的人，是沒有能力取得正覺，沒有能力取得涅槃，沒有能力取得無上的安穩的。一個勤奮、有愧的人，是有能力取得正覺，有能力取得涅槃，有能力取得無上的安穩的。’

“大迦葉賢友，‘一個不勤奮、沒有愧的人，是沒有能力取得正覺，沒有能力取得涅槃，沒有能力取得無上的安穩的’這句說話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一個勤奮、有愧的人，是有能力取得正覺，有能力取得涅槃，有能力取得無上的安穩的’這句說話所包含的內容又是什麼呢？”

(一)

“舍利弗賢友，什麼是不勤奮呢？”

“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心想：‘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時，會帶來損害。’但他對此不作出勤奮。”

“他心想：‘不捨棄生起了的惡不善法時，會帶來損害。’但他對此不作出勤奮。”

“他心想：‘沒有生起的善法不生起時，會帶來損害。’但他對此不作出勤奮。”

“他心想：‘生起了的善法消失時，會帶來損害。’但他對此不作出勤奮。”

“舍利弗賢友，這就是不勤奮了。”

(二)

“舍利弗賢友，什麼是沒有愧呢？”

“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心想：‘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時，會帶來損害。’但他對此沒有愧。”

“他心想：‘不捨棄生起了的惡不善法時，會帶來損害。’但他對此沒有愧。”

“他心想：‘沒有生起的善法不生起時，會帶來損害。’但他對此沒有愧。”

“他心想：‘生起了的善法消失時，會帶來損害。’但他對此沒有愧。”

“舍利弗賢友，這就是沒有愧了。”

“舍利弗賢友，就是這樣，一個不勤奮、沒有愧的人，是沒有能力取得正覺，沒有能力取得涅槃，沒有能力取得無上的安穩的。”

(三)

“舍利弗賢友，什麼是勤奮呢？”

“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心想：‘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時，會帶來損害。’他對此作出勤奮。”

“他心想：‘不捨棄生起了的惡不善法時，會帶來損害。’他對此作出勤奮。”

“他心想：‘沒有生起的善法不生起時，會帶來損害。’他對此作出勤奮。”

“他心想：‘生起了的善法消失時，會帶來損害。’他對此作出勤奮。”

“舍利弗賢友，這就是勤奮了。”

(四)

“舍利弗賢友，什麼是有愧呢？”

“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心想：‘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時，會帶來損害。’他對此有愧。”

“他心想：‘不捨棄生起了的惡不善法時，會帶來損害。’他對此有愧。”

“他心想：‘沒有生起的善法不生起時，會帶來損害。’他對此有愧。”

“他心想：‘生起了的善法消失時，會帶來損害。’他對此有愧。”

“舍利弗賢友，這就是有愧了。”

“舍利弗賢友，就是這樣，一個勤奮、有愧的人，是有能力取得正覺，有能力取得涅槃，有能力取得無上的安穩的。”

三·月喻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你們在前往在家人那裏時，要像月喻¹那樣：收攝身心，恆常像一個新出家的人那樣不冒失。

“比丘們，就如一個人在舊水池邊、陡峭的山路或河邊行走時會收攝身心，同樣地，你們在前往在家人那裏時，要像月喻那樣：收攝身心，恆常像一個新出家的人那樣不冒失。

“比丘們，迦葉在前往在家人那裏時，就像月喻那樣：收攝身心，恆常像一個新出家的人那樣不冒失。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什麼樣的比丘適合前往在家人那裏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於是，世尊伸出手掌在虛空中搖晃，然後說：“比丘們，就如這隻手掌不會被虛空阻礙、困著、束縛，同樣地，任何比丘在前往在家人那裏的時候，內心不會被在家生活的事物阻礙、困著、束縛。這位比丘只是心想：‘讓那些想得著的人取得得著吧，讓那些想作福德的人取得福德吧。’他對自己的得著感到開心、感到悅意，也對別人的得著感到開心、感到悅意。

“比丘們，這樣的比丘適合前往在家人那裏。

“比丘們，迦葉在前往在家人那裏的時候，內心不會被在家生活的事物阻礙、困著、束縛。他只是心想：‘讓那些想得著的人取得得著吧，讓那些想作福德的人取得福德吧。’他對自己的得著感到開心、感到悅意，也對別人的得著感到開心、感到悅意。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什麼樣的比丘不能清淨地說法，什麼樣的比丘能清淨地說法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比丘們，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任何比丘以這樣的心來為別人說法：‘如果人們聽我說法就好了！在聽我說法之後，便會對法生起歡喜心，之後便會對我產生淨信。’比丘們，這樣的比丘不能清淨地說法。

“比丘們，任何比丘以這樣的心來為別人說法：‘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如果人們聽我說法就好了！在聽我說法之後，便會明白法義；在明白法義之後，便會跟隨行踐。’這位比丘是因為法義的善美而為別人說法，是因為出於悲心、出於關心、出於悲憫而為別人說法。比丘們，這樣的比丘能清淨地說法。

“比丘們，迦葉以這樣的心來為別人說法：‘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如果人們聽我說法就好了！在聽我說法之後，便會明白法義；在明白法義之後，便會跟隨行踐。’他是因為法義的善美而為別人說法，是因為出於悲心、出於關心、出於悲憫而為別人說法。

¹ 月喻是指月亮在天空運行時，不會受虛空所阻礙、困著、束縛。其比喻跟之後的經文佛陀以手掌在虛空中搖晃相同。

“比丘們，你們要以迦葉或像迦葉那樣的人為榜樣。你們應跟隨行踐。”

四·前往在家人那裏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樣的比丘不適合前往在家人那裏，什麼樣的比丘適合前往在家人那裏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比丘們，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任何比丘以這樣的心前往在家人那裏：‘願他們作布施，不要不布施；願他們布施很多東西，不要布施很少東西；願他們布施細妙的東西，不要布施粗劣的東西；願他們快作布施，不要慢條斯理作布施；願他們用心來布施，不要不用心來布施。’比丘們，當一個比丘以這樣的心前往在家人那裏時，如果人們不作布施，他便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會為他帶來很多苦惱；如果人們布施很少而不是很多東西，他便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會為他帶來很多苦惱；如果人們布施粗劣而不是細妙的東西，他便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會為他帶來很多苦惱；如果人們慢條斯理而不是快作布施，他便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會為他帶來很多苦惱；如果人們不用心而不是用心來布施，他便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會為他帶來很多苦惱。

“比丘們，這樣的比丘不適合前往在家人那裏。

“比丘們，任何比丘以這樣的心前往在家人那裏：‘前往別人的家裏，怎可以有這些想法呢：願他們作布施，不要不布施；願他們布施很多東西，不要布施很少東西；願他們布施細妙的東西，不要布施粗劣的東西；願他們快作布施，不要慢條斯理作布施；願他們用心來布施，不要不用心來布施。’比丘們，當一位比丘以這樣的心前往在家人那裏時，如果人們不作布施，他不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不會為他帶來苦惱；如果人們布施很少而不是很多東西，他不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不會為他帶來苦惱；如果人們布施粗劣而不是細妙的東西，他不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不會為他帶來苦惱；如果人們慢條斯理而不是快作布施，他不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不會為他帶來苦惱；如果人們不用心而不是用心來布施，他不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不會為他帶來苦惱。

“比丘們，這樣的比丘適合前往在家人那裏。

“比丘們，迦葉以這樣的心前往在家人那裏：‘前往別人的家裏，怎可以有這些想法呢：願他們作布施，不要不布施；願他們布施很多東西，不要布施很少東西；願他們布施細妙的東西，不要布施粗劣的東西；願他們快作布施，不要慢條斯理作布施；願他們用心來布施，不要不用心來布施。’比丘們，迦葉以這樣的心前往在家人那裏，如果人們不作布施，他不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不會為他帶來苦惱；如果人們布施很少而不是很多東西，他不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不會為他帶來苦惱；如果人們布施粗劣而不是細妙的東西，

他不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不會為他帶來苦惱；如果人們慢條斯理而不是快作布施，他不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不會為他帶來苦惱；如果人們不用心而不是用心來布施，他不會生起惱恨，以此為因緣，不會為他帶來苦惱。

“比丘們，你們要以迦葉或像迦葉那樣的人為榜樣。你們應跟隨行踐。”

五·老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大迦葉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大迦葉尊者說：“迦葉，你開始老了，穿粗麻舊布衣的生活對你來說是很艱辛的，你接受居士布施的衣服，接受居士邀請供養的食物，在我身邊一起生活吧。”

“大德，我長期在森林生活，讚嘆在森林生活；長期化食，讚嘆化食；長期穿舊布衣，讚嘆穿舊布衣；長期只擁有三件衣，讚嘆只擁有三件衣；長期少欲，讚嘆少欲；長期知足，讚嘆知足；長期遠離，讚嘆遠離；長期不聯群結黨，讚嘆不聯群結黨；長期作出精進，讚嘆作出精進。”

“迦葉，基於什麼原因，你長期在森林生活，讚嘆在森林生活；長期化食，讚嘆化食；長期穿舊布衣，讚嘆穿舊布衣；長期只擁有三件衣，讚嘆只擁有三件衣；長期少欲，讚嘆少欲；長期知足，讚嘆知足；長期遠離，讚嘆遠離；長期不聯群結黨，讚嘆不聯群結黨；長期作出精進，讚嘆作出精進呢？”

“大德，基於兩種原因：當下親身安住在樂之中和悲憫後來的人。或許後人會仿效，心想：‘聽說那些隨佛修行的佛弟子長期在森林生活，讚嘆在森林生活；長期化食，讚嘆化食；長期穿舊布衣，讚嘆穿舊布衣；長期只擁有三件衣，讚嘆只擁有三件衣；長期少欲，讚嘆少欲；長期知足，讚嘆知足；長期遠離，讚嘆遠離；長期不聯群結黨，讚嘆不聯群結黨；長期作出精進，讚嘆作出精進。’於是他們跟隨行踐，這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大德，基於這兩種原因：當下親身安住在樂之中和悲憫後來的人。我長期在森林生活，讚嘆在森林生活；長期化食，讚嘆化食；長期穿舊布衣，讚嘆穿舊布衣；長期只擁有三件衣，讚嘆只擁有三件衣；長期少欲，讚嘆少欲；長期知足，讚嘆知足；長期遠離，讚嘆遠離；長期不聯群結黨，讚嘆不聯群結黨；長期作出精進，讚嘆作出精進。”

“迦葉，十分好，十分好！迦葉，你為許多眾生帶來利益，為許多眾生帶來快樂；你悲憫世間，為天和人帶來福祉、利益、快樂。

“迦葉，既然這樣，你繼續修持穿粗麻舊布衣、化食、在森林生活吧。”

六·教化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大迦葉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大迦葉尊者說：“迦葉，你去教化比丘吧，為比丘說法語吧。迦葉，或是由我、或是由你去教化比丘，或是由我、或是由你為比丘說法語。”

“大德，現在的比丘具有難教之法，沒有耐性，不善巧受持教法。

“大德，我曾看見一個和阿難共住名叫繫陀的比丘跟一個和阿那律陀共住名叫阿賓耆的比丘互相較量，他們說：‘來吧，看誰說得多，看誰說得妙，看誰說得久吧。’”

於是世尊對另一位比丘說：“比丘，你過來，用我的名義對繫陀比丘和阿賓耆比丘說：‘尊者們，導師叫你們。’”

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前往繫陀比丘和阿賓耆比丘那裏，對他們說：“尊者們，導師叫你們。”

他們回答那位比丘：“賢友，是的。”之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世尊對繫陀比丘和阿賓耆比丘說：“比丘們，聽說你們互相較量，說：‘來吧，看誰說得多，看誰說得妙，看誰說得久吧。’這是真的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你們曾聽我說過這樣的法嗎——比丘們，你們要互相較量，來吧，看誰說得多，看誰說得妙，看誰說得久吧？”

“大德，沒有。”

“比丘們，如果你們沒有聽我說過這樣的法，那麼你們兩個愚癡的人有什麼樣的知，有什麼樣的見，在這善說的法和律之中出家，但又互相較量，說：‘來吧，看誰說得多，看誰說得妙，看誰說得久吧’呢？”

於是，繫陀比丘和阿賓耆比丘頂禮世尊雙足，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們犯了錯！我們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我們在這善說的法和律之中出家，但竟然互相較量，說：‘來吧，看誰說得多，看誰說得妙，看誰說得久吧。’大德，願世尊接納我們的悔過，好讓我們將來約束自己。”

“比丘們，你們確實是犯了錯。你們確實是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你們在這善說的法和律之中出家，但竟然互相較量，說：‘來吧，看誰說得多，看誰說得妙，看誰說得久吧。’比丘們，我接納你們的悔過，你們明白這是過錯之後便會依法改善。比丘們，一個明白什麼是過錯的人便會依法改善，會在將來約束自己，能在聖者之律之中進步。”

七·教化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大迦葉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大迦葉尊者說：“迦葉，你去教化比丘吧，為比丘說法語吧。迦葉，或是由我、或是由你去教化比丘，或是由我、或是由你為比丘說法語。”

“大德，現在的比丘具有難教之法，沒有耐性，不善巧受持教法。

“大德，任何人在善法之中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沒有精進、沒有慧，他的善法只會一天比一天衰退而不會增長。

“大德，就正如下半月的月亮，月色一天比一天衰退，月輪一天比一天衰退，光亮一天比一天衰退，圓周一天比一天衰退。同樣地，任何人在善法之中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沒有精進、沒有慧，他的善法只會一天比一天衰退而不會增長。

“大德，一個人沒有信，這是一種衰退；一個人沒有慚，這是一種衰退；一個人沒有愧，這是一種衰退；一個人懈怠，這是一種衰退；一個人劣慧，這是

一種衰退；一個人忿怒，這是一種衰退；一個人有敵意，這是一種衰退。大德，沒有能教化別人的比丘，這是一種衰退。

“大德，任何人在善法之中有信、有慚、有愧、有精進、有慧，他的善法只會一天比一天增長而不會衰退。

“大德，就如上半月的月亮，月色一天比一天增長，月輪一天比一天增長，光亮一天比一天增長，圓周一天比一天增長。同樣地，任何人在善法之中有信、有慚、有愧、有精進、有慧，他的善法只會一天比一天增長而不會衰退。

“大德，一個人有信，這是一種不衰退；一個人有慚，這是一種不衰退；一個人有愧，這是一種不衰退；一個人作出精進，這是一種不衰退；一個人有慧，這是一種不衰退；一個人不忿怒，這是一種不衰退；一個人沒有敵意，這是一種不衰退。大德，有能教化別人的比丘，這是一種不衰退。”

“迦葉，十分好，十分好。迦葉，任何人在善法之中沒有信、沒有慚……(佛陀重複大迦葉尊者的說話一遍)……有能教化別人的比丘，這是一種不衰退。”

八·教化之三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大迦葉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大迦葉尊者說：“迦葉，你去教化比丘吧，為比丘說法語吧。迦葉，或是由我、或是由你去教化比丘，或是由我、或是由你為比丘說法語。”

“大德，現在的比丘具有難教之法，沒有耐性，不善巧受持教法。”

“迦葉，從前那些長老比丘在森林生活，讚嘆在森林生活；化食，讚嘆化食；穿舊布衣，讚嘆穿舊布衣；只擁有三件衣，讚嘆只擁有三件衣；少欲，讚嘆少欲；知足，讚嘆知足；遠離，讚嘆遠離；不聯群結黨，讚嘆不聯群結黨；作出精進，讚嘆作出精進。在他們遇到同樣的比丘時，會讓座給那些比丘，說：‘比丘，來吧。比丘，你是什麼名字呢？比丘，你真的是一位賢者！比丘，你真的是有修學的意欲！比丘，來吧，請坐。’迦葉，當新比丘看見這情形後，便會跟隨行踐，這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迦葉，現在那些長老比丘不再在森林生活，不再讚嘆在森林生活；不再化食，不再讚嘆化食；不再穿舊布衣，不再讚嘆穿舊布衣；不再只擁有三件衣，不再讚嘆只擁有三件衣；不再少欲，不再讚嘆少欲；不再知足，不再讚嘆知足；不再遠離，不再讚嘆遠離；不再不聯群結黨，不再讚嘆不聯群結黨；不再作出精進，不再讚嘆作出精進。在他們遇到一些著名，有名聲，取得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的比丘時，會讓座給那些比丘，說：‘比丘，來吧。比丘，你是什麼名字呢？比丘，你真的是一位賢者！比丘，你真的是有跟同修共聚的意欲！比丘，來吧，請坐。’迦葉，當新比丘看見這情形後，便會跟隨行踐，這為他們長期帶來不利和苦惱。

“迦葉，如果有人說：‘進入歧途的梵行者使梵行者進入歧途，精通修習的梵行者使梵行者精通修習。’這是一個正確的解說。”

九·禪定與無比智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使內心離開五欲、離開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初禪。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使內心離開五欲、離開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初禪。

“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平息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二禪。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平息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二禪。

“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進入三禪。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進入三禪。

“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進入四禪。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進入四禪。

“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使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所有色想，滅除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進入空無邊處。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使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所有色想，滅除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進入空無邊處。

“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使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所有的空無邊處，進入識無邊處。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使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所有的空無邊處，進入識無邊處。

“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使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所有的識無邊處，進入無所有處。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使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所有的識無邊處，進入無所有處。

“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超越所有的無所有處，進入非想非非想處。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超越所有的無所有處，進入非想非非想處。

“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超越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進入想受滅盡定。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超越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進入想受滅盡定。

“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具有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具有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

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

“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能聽到天和入兩種聲音，能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能聽到天和入兩種聲音，能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

“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

“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比丘們，我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迦葉也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十·住處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大迦葉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一)

在上午，阿難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大迦葉尊者那裏，然後對他說：“迦葉大德，來吧，我們一起前往比丘尼的住處吧。”

“阿難賢友，你自己去吧，你是一個多責任、多事務的人。”

阿難尊者第二次對大迦葉尊者說……

阿難尊者第三次對大迦葉尊者說：“迦葉大德，來吧，我們一起前往比丘尼的住處吧。”

於是，大迦葉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阿難尊者以後學沙門的身份隨後而行，一起前往比丘尼的住處。當到了比丘尼的住處後，大迦葉尊者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

(二)

一些比丘尼前往大迦葉尊者那裏，對大迦葉尊者作禮，然後坐在一邊。大迦葉尊者為那些比丘尼說法，對她們開示，對她們教導，使她們景仰，使她們歡喜，之後起座離去。

這時候，偷羅帝須比丘尼不高興，她說出不高興的說話：“這個大迦葉認為自己是誰？竟敢在阿難·韋提訶牟尼面前說法！就正如針販拿針到針師面前販賣那樣，同樣地，大迦葉竟敢在阿難·韋提訶牟尼面前說法。”

大迦葉尊者聽到偷羅帝須比丘尼這些說話。

(三)

於是，大迦葉尊者對阿難尊者說：“阿難賢友，究竟怎樣，我是針販你是針師，還是我是針師你是針販呢？”

“迦葉大德，請你安忍。這是一個愚癡的女士。”

“阿難賢友，請你停止。不要讓僧團進一步追究你。”

“阿難賢友，你認為怎樣，世尊曾否當著你面前，在僧團之中說‘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使內心離開五欲、離開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初禪。阿難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使內心離開五欲、離開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初禪’呢？”

“大德，不曾。”

“阿難賢友，世尊曾經當著我面前，在僧團之中說：‘比丘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使內心離開五欲、離開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初禪。大迦葉也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使內心離開五欲、離開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空無邊處……
……識無邊處……
……無所有處……
……非想非非想處……
……想受滅盡定……
……各種神通……
……天耳……
……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
……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
……天眼……

“阿難賢友，你認為怎樣，世尊曾否當著你面前，在僧團之中說‘比丘們，我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阿難也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呢？”

“大德，不曾。”

“阿難賢友，世尊曾經當著我面前，在僧團之中說：‘比丘們，我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迦葉也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阿難賢友，一頭七肘至七肘半高的雄象，很容易便會被棕櫚樹所遮蓋，我六種無比智也是很容易便會被遮蓋的。”

(四)

偷羅帝須比丘尼離開了梵行。

十一·衣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大迦葉尊者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一)

這時候，阿難尊者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南山遊行說法。有大約三十個和阿難尊者共住的比丘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這些比丘大部分都是少年。

(二)

阿難尊者在南山遊行說法了一段時間後，便前往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再前往大迦葉尊者那裏，對大迦葉尊者作禮，然後坐在一邊。大迦葉尊者對阿難尊者說：“阿難賢友，因為多少原因，世尊宣說，不可超過三人一起到族人的家中化食呢？”

“迦葉大德，因為三種原因，世尊宣說，不可超過三人一起到族人的家中化食：約制行為不好的人，行為好的比丘能安樂地生活；防止惡欲的人聚集而分裂僧團；悲憫族人¹。迦葉大德，因為這三種原因，世尊宣說，不可超過三人一起到族人的家中化食。”

“阿難賢友，那你為什麼和這些不守護根門、飲食不知量、不保持覺醒的新比丘一起遊行說法呢？你浪費了穀物，浪費了族人的供養！阿難賢友，你的大

¹ 這裏的“悲憫族人”有兩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到族人的家中化食，可給族人一個修福的機會；第二重意思是不超過三位比丘到族人的家中化食，可減輕那個家庭的負擔。

眾破散，你的新比丘破散！你真是一個不懂分寸的少年！”

“迦葉大德，我頭上都長出白髮了，現在仍被大迦葉尊者說我是少年。”

“阿難賢友，因為你和這些不守護根門、飲食不知量、不保持覺醒的新比丘一起遊行說法。你浪費了穀物，浪費了族人的供養！阿難賢友，你的大眾破散，你的新比丘破散！你真是一個不懂分寸的少年！”

(三)

偷羅難陀比丘尼聽見“大迦葉以少年來責備阿難·韋提訶牟尼”這個消息，她不高興，說出不高興的說話：“這個之前是外道沙門的大迦葉認為自己是誰？竟敢以少年來責備阿難·韋提訶牟尼！”

大迦葉尊者聽到偷羅難陀比丘尼這些說話，於是對阿難尊者說：“阿難賢友，偷羅難陀比丘尼肯定是倉促、沒有想清楚便說出這樣的說話。阿難賢友，我記得自從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以來，除了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之外，從沒有跟從過其他老師。

“阿難賢友，以前我過家庭的生活時曾這樣想：‘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

“阿難賢友，後來我用破布做成一件大衣，仿效世間的阿羅漢，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我成為一位出家人，在王舍城和那爛陀途中的多子廟看見世尊，那時我心想：‘我想見導師，我真的是看見他了！我想見善逝，我真的是看見他了！我想見等正覺，我真的是看見他了！’

“阿難賢友，我就在那裏頂禮世尊雙足，然後對他說：‘大德，世尊是我的導師，我是弟子。’

“阿難賢友，當我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我說：‘迦葉，一個沒有知、沒有見的老師，如果對一個像你這樣全心全意的弟子說自己有知有見，這個老師的頭將會破碎掉¹。迦葉，我有知有見，對人說自己有知有見。

“‘迦葉，既然這樣，你應這樣修學：在長老比丘、中比丘、新比丘之中都保持一份深厚的慚愧心。迦葉，你應這樣修學。

“‘迦葉，既然這樣，你應這樣修學：聆聽各種善法，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迦葉，你應這樣修學。

“‘迦葉，既然這樣，你應這樣修學：帶著歡喜心來修身念，不捨棄身念。迦葉，你應這樣修學。’

“阿難賢友，世尊這樣教化我，之後起座離去。阿難賢友，我以欠債人身份受用國人的布施七天，但到第八天便生起了究竟智。

“阿難賢友，有一次，世尊離開道路走到一棵樹下，於是我把那件用破布做成的大衣摺為四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願世尊坐在這裏，這將會為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阿難賢友，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我說：‘迦葉，你這件用破布做成的大衣很柔軟。’

“‘大德，願世尊悲憫，收下這件用破布做成的大衣吧。’

¹“頭將會破碎掉”或“頭將會破成七份”是慣用語之一，意思是指“將會遭到很大的不幸”。經文這裏應是說，若一個沒有知見的老師對一個非常誠心的弟子說自己有知有見，這會浪費了一份高質素的求道之心，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因此也會為這個老師帶來很大的不幸。

“‘迦葉，那麼你便要穿我的粗麻舊布衣了。’

“‘大德，我穿世尊的粗麻舊布衣。’

“阿難賢友，我給了世尊那件用破布做成的大衣，我行踐世尊穿粗麻舊布衣的生活。

“阿難賢友，如果問，誰是世尊的兒子——由世尊的心胸所生，由世尊的口所生，由世尊的法所生，由法化生，是法的繼承者，行踐穿粗麻舊布衣的生活呢？正確的解說就是我了。我是世尊的兒子——由世尊的心胸所生，由世尊的口所生，由世尊的法所生，由法化生，是法的繼承者，行踐穿粗麻舊布衣的生活。

“阿難賢友，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欲，使內心離開五欲、離開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空無邊處……

“……識無邊處……

“……無所有處……

“……非想非非想處……

“……想受滅盡定……

“……各種神通……

“……天耳……

“……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

“……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

“……天眼……

“阿難賢友，我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阿難賢友，一頭七肘至七肘半高的雄象，很容易便會被棕櫚樹所遮蓋，我六種無比智也是很容易便會被遮蓋的。”

(四)

偷羅難陀比丘尼離開了梵行。

十二·死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大迦葉尊者和舍利弗尊者一起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大迦葉尊者那裏，和大迦葉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大迦葉尊者說：“迦葉賢友，如來死後還存在嗎？”

“舍利弗賢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

“迦葉賢友，那麼，如來死後不存在嗎？”

“舍利弗賢友，世尊也不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

“迦葉賢友，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嗎？”

“舍利弗賢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

“迦葉賢友，那麼，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嗎？”

“舍利弗賢友，世尊也不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

理。”

“迦葉賢友，為什麼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呢？”

“舍利弗賢友，這些義理沒有意義，不是梵行的基礎，不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因此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

“迦葉賢友，世尊解說的是什麼呢？”

“舍利弗賢友，世尊解說什麼是苦，世尊解說什麼是苦集，世尊解說什麼是苦滅，世尊解說什麼是苦滅之道。”

“迦葉賢友，為什麼世尊解說這些義理呢？”

“舍利弗賢友，這些義理有意義，是梵行的基礎，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因此世尊解說這些義理。”

十三·虛假法義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大迦葉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以前少學處但多比丘建立究竟智；是什麼原因和條件，現在多學處但少比丘建立究竟智呢？”

“迦葉，是這樣的，當眾生的質素減退，正法開始消失的時候，便會多學處而少比丘建立究竟智。

“迦葉，在虛假的法義還沒有出現於世上的時候，正法是不會消失的；當虛假的法義出現於世上的時候，正法便會開始消失了。

“迦葉，就正如假金還沒有出現於世上的時候，真金是不會消失的；當假金出現於世上的時候，真金便會開始消失了。

“迦葉，同樣地，在虛假的法義還沒有出現於世上的時候，正法是不會消失的；當虛假的法義出現於世上的時候，正法便會開始消失了。

“迦葉，地界不能令正法消失，水界不能令正法消失，火界不能令正法消失，風界不能令正法消失¹，而是由於有愚癡的人出現，這樣便會令到正法開始消失。

“迦葉，正法消失是不會像沉船那樣迅速的。迦葉，有五種東西會導致正法混濁和消失。這五種東西是什麼呢？

“迦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不敬順導師，不敬順法義，不敬順僧團，不敬順修學，不敬順禪定。

“迦葉，這就是會導致正法混濁和消失的五種東西了。

“迦葉，有五種東西會帶來正法久住、清晰、不會消失。這五種東西是什麼呢？

“迦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敬順導師，敬順法義，敬順僧團，敬順修學，敬順禪定。

“迦葉，這就是會帶來正法久住、清晰、不會消失的五種東西了。”

迦葉相應完



¹ 這裏的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是指地震、水災、火災、風災四種自然災害。

相應部·十七·利養相應

一·頑強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二·魚鈎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就正如漁夫在深水湖中放下有肉的魚鈎，有些尋找肉食的魚會吞下它。吞下魚鈎的魚會遇上不幸，遇上災禍，被漁夫任意擺佈。

“比丘們，漁夫是邪惡者魔羅的意思。魚鈎是得著、供養、聲譽的意思。比丘們，任何一個比丘如果對得著、供養、聲譽生起味著、貪欲的話，這稱為吞下魔鈎的比丘。他會遇上不幸，遇上災禍，被邪惡者任意擺佈。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三·烏龜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從前，在深水湖中有一群大烏龜長期在那裏生活。有一次，年長烏龜對年幼烏龜說：‘龜兒，不要去有人跡的地方。’

“比丘們，但是年幼烏龜去了有人跡的地方，在那裏，獵人向牠射了一支連著長線的獵叉。牠回到年長烏龜那裏，年長烏龜從遠處看見年幼烏龜前來，便對牠說：‘龜兒，你沒去有人跡的地方吧？’

“‘龜父，我去了有人跡的地方。’

“‘龜兒，你沒有受傷害吧？’

“‘龜父，我沒有受傷害，不過有條長線一直都在後面連著我。’

“‘龜兒，你的確是受到傷害！龜兒，你的先輩都是這樣因獵人而遇上不幸、遇上災禍的。龜兒，你現在離去吧，你不再是我們的一份子了。’

“比丘們，獵人是邪惡者魔羅的意思。獵叉是得著、供養、聲譽的意思。長線是喜貪的意思。比丘們，任何一個比丘如果對得著、供養、聲譽生起味著、貪欲的話，這稱為中了獵叉的比丘。他會遇上不幸，遇上災禍，被邪惡者任意

擺佈。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四·長毛野羊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就正如一隻長毛野羊走進了荊棘叢，牠被鈎在那裏，綁在那裏，困在那裏；在那裏遇上不幸，遇上災禍。同樣地，一些內心受得著、供養、聲譽所征服和擺佈的比丘，在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村落或市鎮化食，他們被鈎在那裏，綁在那裏，困在那裏；在那裏遇上不幸，遇上災禍。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五·推糞甲蟲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就正如一隻推糞甲蟲，以糞球為先，以糞球為前，滿身都是糞，當牠推著一團大糞球的時候，便向其他推糞甲蟲炫耀：‘我以糞球為先，以糞球為前，滿身都是糞，我推著這團大糞球！’

“比丘們，同樣地，一些內心受得著、供養、聲譽所征服和擺佈的比丘，在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村落或市鎮化食，他們吃飽食物，受邀請明天接受食物，得到足夠的化食。他們回到叢林，在比丘大眾之中自誇：‘我吃飽食物，受邀請明天接受食物，得到足夠的化食；我還取得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呢！其他比丘便少福德、沒能力了，不能取得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

“比丘們，他們內心受得著、供養、聲譽所征服和擺佈，在其他好戒行的比丘面前炫耀自己。這些愚癡的人為自己長期帶來損害和苦惱。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六·雷電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雷電會襲擊哪些人呢？得著、供養、聲譽會襲擊那些修行還沒有取得圓滿的學人——比丘們，雷電是得著、供養、聲譽的意思。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

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七·毒箭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毒箭會襲擊哪些人呢？得著、供養、聲譽會襲擊那些修行還沒有取得圓滿的學人——比丘們，毒箭是得著、供養、聲譽的意思。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八·豺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你們有沒有在黎明時分聽見豺的叫聲呢？”

“大德，有。”

“比丘們，那隻老豺患了癬疥。牠受癬疥的影響，無論去到空處、樹下或曠野，都不會感到愉悅；無論在哪裏行走、哪裏站立、哪裏坐下或哪裏躺臥，都會在那裏遇上不幸，遇上災禍。

“比丘們，同樣地，一些比丘內心受得著、供養、聲譽所征服和擺佈，無論去到空處、樹下或曠野，都不會感到愉悅；無論在哪裏行走、哪裏站立、哪裏坐下或哪裏躺臥，都會在那裏遇上不幸，遇上災禍。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九·旋風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天空上會颳起一陣旋風，雀鳥被捲進那裏時，會被扯得身首異處。

“比丘們，同樣地，一些內心受得著、供養、聲譽所征服和擺佈的比丘，在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村落或市鎮化食，他們不防護身，不防護口，不防護心，沒有保持念，不約束六根，在看見一些衣服穿得歪斜或穿得少的婦女時，貪欲便侵蝕他們的心。他們的內心受貪欲所侵蝕，因此便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他們的衣被別人拿去，他們的鉢被另一個人拿去，他們的坐具被另一個人拿去，他們的針筒被另一個人拿去，就像被旋風扯得身首異處的雀鳥那樣。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

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十·有偈頌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我看見一些人內心受供養所征服和擺佈，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比丘們，我看見一些人內心受沒有供養所征服和擺佈，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比丘們，我看見一些人內心受供養和沒有供養兩者所征服和擺佈，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供養無供養，
身處兩者中，
心定俱不動，
住於不放逸。

恆常作禪修，
觀見細妙法，
除執得心悅；
此人是善士。”

第一品完

十一・鉢之一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我清楚知道一些人的心：之前他們即使可得到一個裝滿銀粉的金鉢，也不會因此而故意說妄語。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卻看見他們內心受供養所征服和擺佈而故意說妄語。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十二・鉢之二

……之前他們即使可得到一個裝滿金粉的銀鉢，也不會因此而故意說妄語……

十三・金幣

……之前他們即使可得到一枚金幣，也不會因此而故意說妄語……

十四・百枚金幣

……之前他們即使可得到百枚金幣，也不會因此而故意說妄語……

十五・飾金幣

……之前他們即使可得到一枚飾金幣，也不會因此而故意說妄語……

十六・百枚飾金幣

……之前他們即使可得到百枚飾金幣，也不會因此而故意說妄語……

十七・遍地黃金

……之前他們即使可得到遍地黃金，也不會因此而故意說妄語……

十八・大量物質利益

……之前他們即使可得到大量物質利益，也不會因此而故意說妄語……

十九・生命

……之前他們即使失去生命，也不會因此而故意說妄語……

二十·美女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我清楚知道一些人的心：之前他們即使可得到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也不會因此而故意說妄語。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卻看見他們內心受供養所征服和擺佈而故意說妄語。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第二品完

二十一·女士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一個跟女士相處而內心持續不受擺佈的人，內心或會持續受供養所擺佈。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二十二·美女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一個跟全國最美麗的美女相處而內心持續不受擺佈的人，內心或會持續受供養所擺佈。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二十三·獨子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一位有敬信的優婆夷會對她鍾愛的獨子作出這正確的祝願：‘兒子，如果你過在家的生活，願你做到像質多居士和阿臘毗人訶達迦那樣！兒子，如果你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願你做到像舍利弗和目犍連那樣；但當你還是一個修行還沒有取得圓滿的學人時，願你不受得著、供養、聲譽所妨害！’

“比丘們，在我的優婆塞弟子之中，質多居士和阿臘毗人訶達迦就是一個榜樣和典範。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弟子之中，舍利弗和目犍連就是一個榜樣和典範。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能妨害那些修行還沒有取得圓滿的學人比丘。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二十四·獨女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一位有敬信的優婆夷會對她鍾愛的獨女作出這正確的祝願：‘女兒，如果你過在家的生活，願你做到像拘珠陀羅優婆夷和毗盧緊陀人難陀母那樣！女兒，如果你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願你做到像翅摩比丘尼和蓮花色比丘尼那樣；但當你還是一個修行還沒有取得圓滿的學人時，願你不受得著、供

養、聲譽所妨害！’

“比丘們，在我的優婆夷弟子之中，拘珠陀羅優婆夷和毗盧緊陀人難陀母就是一個榜樣和典範。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之中，翅摩比丘尼和蓮花色比丘尼就是一個榜樣和典範。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能妨害那些修行還沒有取得圓滿的學人比丘尼。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二十五·沙門婆羅門之一

“比丘們，不能如實知得著、供養、聲譽味、患、離的沙門或婆羅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沒有沙門的得益，沒有婆羅門的得益，不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比丘們，能如實知得著、供養、聲譽味、患、離的沙門或婆羅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有沙門的得益，有婆羅門的得益，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二十六·沙門婆羅門之二

“比丘們，不能如實知得著、供養、聲譽集、滅、味、患、離的沙門或婆羅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沒有沙門的得益，沒有婆羅門的得益，不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比丘們，能如實知得著、供養、聲譽集、滅、味、患、離的沙門或婆羅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有沙門的得益，有婆羅門的得益，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二十七·沙門婆羅門之三

“比丘們，不知得著、供養、聲譽，不知得著、供養、聲譽集，不知得著、供養、聲譽滅，不知得著、供養、聲譽滅之道的沙門或婆羅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沒有沙門的得益，沒有婆羅門的得益，不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比丘們，能知得著、供養、聲譽，知得著、供養、聲譽集，知得著、供養、聲譽滅，知得著、供養、聲譽滅之道的沙門或婆羅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有沙門的得益，有婆羅門的得益，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二十八·外皮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能擦破一個人的外皮，擦破外皮後便擦破內皮，擦破內皮後便擦破肉，擦破肉後便擦破髓，擦破髓後便擦破骨，擦破骨後便持續磨擦骨髓。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二十九·繩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能擦破一個人的外皮，擦破外皮後便擦破內皮，擦破內皮後便擦破肉，擦破肉後便擦破髓，擦破髓後便擦破骨，擦破骨後便持續磨擦骨髓。

“比丘們，就如一個人的小腿被強壯的人用堅韌的毛繩綁著，之後他的小腿不斷受到磨擦，被擦破外皮，擦破外皮後便擦破內皮，擦破內皮後便擦破肉，擦破肉後便擦破髓，擦破髓後便擦破骨，擦破骨後便持續磨擦骨髓。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三十·比丘

“比丘們，我說，得著、供養、聲譽甚至能妨害一位漏盡阿羅漢比丘。”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大德，得著、供養、聲譽怎樣妨害一位漏盡阿羅漢比丘呢？”

“阿難，我不是說得著、供養、聲譽能妨害他動搖的心解脫。阿難，我說，當他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得著、供養、聲譽能妨害他當下安住在樂之中。

“阿難，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阿難，你應這樣修學。”

第三品完

三十一·分裂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提婆達多內心受供養所征服和擺佈而分裂僧團。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三十二·善根

……提婆達多內心受供養所征服和擺佈，導致斷了善根……

三十三·善法

……提婆達多內心受供養所征服和擺佈，導致斷了善法……

三十四·淨法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提婆達多內心受供養所征服和擺佈，導致斷了淨法。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三十五·離去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靈鷲山。

這時候，提婆達多離去不久。在那裏，世尊因提婆達多而對比丘說：“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令到提婆達多自損與毀傷。

“比丘們，就正如芭蕉樹開花結子後便會令到芭蕉樹自損與毀傷，同樣地，得著、供養、聲譽令到提婆達多自損與毀傷。

“比丘們，又正如竹枝開花結子後便會令到竹枝自損與毀傷，同樣地，得著、供養、聲譽令到提婆達多自損與毀傷。

“比丘們，又正如蘆葦開花結子後便會令到蘆葦自損與毀傷，同樣地，得著、供養、聲譽令到提婆達多自損與毀傷。

“比丘們，又正如母驢懷胎後便會令到母驢自損與毀傷，同樣地，得著、供養、聲譽令到提婆達多自損與毀傷。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利養損害人，
如竹如芭蕉、
如蘆葦結子，
亦如騾懷胎。”

三十六·車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阿闍世王子以五百輛車隨從去侍奉提婆達多，每天供養提婆達多五百碗牛乳飯。

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阿闍世王子以五百輛車隨從去侍奉提婆達多，每天供養提婆達多五百碗牛乳飯。”

“比丘們，不要欣羨提婆達多的得著、供養、聲譽。比丘們，只要阿闍世王子一直這樣來侍奉提婆達多，提婆達多的善法便將一直衰退，不會增長。

“比丘們，就如一隻惡狗的鼻子被打，會被刺激得更加兇惡。同樣地，只要阿闍世王子一直這樣來侍奉提婆達多，提婆達多的善法便將一直衰退，不會增長。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三十七·母親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我清楚知道一些人的心：之前他們即使因為母親的原因也不會故意說妄語。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卻看見他們內心受供養所征服和擺佈而故意說妄語。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三十八·父親

……之前他們即使因為父親的原因也不會故意說妄語……

三十九·兄弟

……之前他們即使因為兄弟的原因也不會故意說妄語……

四十·姊妹

……之前他們即使因為姊妹的原因也不會故意說妄語……

四十一·兒子

……之前他們即使因為兒子的原因也不會故意說妄語……

四十二·女兒

……之前他們即使因為女兒的原因也不會故意說妄語……

四十三·妻子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是頑強、辛辣、粗重的東西，能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我清楚知道一些人的心：之前他們即使因為妻子的原因也不會故意說妄語。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卻看見他們內心受供養所征服和擺佈而故意說妄語。

“比丘們，得著、供養、聲譽這樣頑強、辛辣、粗重，能這樣妨害人們證得無上的安穩，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捨棄得著、供養、聲譽，內心不讓得著、供養、聲譽擺佈。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第四品完



相應部·十八·羅睺邏相應

一·眼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羅睺邏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為我說法就好了。當我聽了之後，便會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來修習。”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視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

……鼻……

……舌……

……身……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視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二·色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三·識

……眼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
……意識……

四·觸

……眼觸……
……耳觸……
……鼻觸……
……舌觸……
……身觸……
……意觸……

五·受

……眼觸所生的受……
……耳觸所生的受……
……鼻觸所生的受……
……舌觸所生的受……
……身觸所生的受……
……意觸所生的受……

六·想

……色想……
……聲想……
……香想……
……味想……
……觸想……
……法想……

七·思

……色思……
……聲思……
……香思……
……味思……
……觸思……
……法思……

八·愛

……色愛……

……聲愛……
……香愛……
……味愛……
……觸愛……
……法愛……

九·界

……地界……
……水界……
……火界……
……風界……
……空界……
……識界……

十·蘊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羅睺邏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為我說法就好了。當我聽了之後，便會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來修習。”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受……

……想……

……行……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識，視為‘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受厭離、對想厭離、對行厭離、對識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第一品完

十一·眼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羅睺邏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羅睺邏尊者說：“羅睺邏，你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視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

……鼻……

……舌……

……身……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視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十二·色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十三·識

……眼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

……意識……

十四・觸

……眼觸……

……耳觸……

……鼻觸……

……舌觸……

……身觸……

……意觸……

十五・受

……眼觸所生的受……

……耳觸所生的受……

……鼻觸所生的受……

……舌觸所生的受……

……身觸所生的受……

……意觸所生的受……

十六・想

……色想……

……聲想……

……香想……

……味想……

……觸想……

……法想……

十七・思

……色思……

……聲思……

……香思……

……味思……

……觸思……

……法思……

十八・愛

……色愛……

……聲愛……

……香愛……

……味愛……

……觸愛……

……法愛……

十九·界

……地界……

……水界……

……火界……

……風界……

……空界……

……識界……

二十·蘊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羅睺邏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羅睺邏尊者說：“羅睺邏，你認為怎樣，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受……

……想……

……行……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識，視為‘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受厭離、對想厭離、對行厭離、對識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二十一·性向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羅睺邏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一個人要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才能在這個帶有心識的身

體及外在所有事相之中都沒有我、我所、我慢的性向呢？”

“羅睺邏，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對於各種受……

“對於各種想……

“對於各種行……

“對於各種識，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羅睺邏，一個人要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才能在這個帶有心識的身體及外在所有事相之中都沒有我、我所、我慢的性向。”

二十二·遠離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羅睺邏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一個人要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才能在這個帶有心識的身體及外在所有事相之中遠離我、我所、我慢，超越我慢而得寂靜和善解脫呢？”

“羅睺邏，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之後他對色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對於各種受……

“對於各種想……

“對於各種行……

“對於各種識，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之後他對識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羅睺邏，一個人要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才能在這個帶有心識的身體及外在所有事相之中遠離我、我所、我慢，超越我慢而得寂靜和善解脫。”

第二品完



相應部·十九·勒叉那相應

一·骷髏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勒叉那尊者和大目犍連尊者住在靈鷲山。

在上午，大目犍連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勒叉那尊者那裏，然後對他說：“勒叉那賢友，我們入王舍城化食吧。”

勒叉那尊者回答大目犍連尊者：“賢友，好的。”

他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途經一處地方，大目犍連尊者在那裏展現出微笑。於是勒叉那尊者對大目犍連尊者說：“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目犍連賢友展現微笑呢？目犍連賢友是不會無緣無故展現微笑的。”

“勒叉那賢友，現在不是時候問這個問題，你在世尊跟前才問我這個問題吧。”

於是，勒叉那尊者和大目犍連尊者在王舍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勒叉那尊者對大目犍連尊者說：“我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途經一處地方，目犍連賢友在那裏展現出微笑。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目犍連賢友展現微笑呢？目犍連賢友是不會無緣無故展現微笑的。”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副在空中行走的骷髏，鷲鳥、烏鴉、鷹鳥¹一直尾隨啄食他，啄破他肋骨內的東西，那副骷髏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於是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安住在這種眼、這種智之中的弟子，能夠知道、看見、體證這些事情。比丘們，之前我也看見這個眾生，但我沒有對別人說。如果我對別人說，別人或會不相信，如果他們不信我的說話，這會為他們長期帶來不利和苦惱。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做屠牛的屠夫。這業報使他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二·肉塊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糲在空中行走的肉塊，鷲鳥、烏鴉、鷹鳥一直尾隨啄食他，啄破他，那糲肉塊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做屠牛的屠夫。這業報使他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

¹ 在《相應部》的註釋《精義顯揚》(Sāratthappakāsinī)之中說，這些鷲鳥、烏鴉、鷹鳥俱為夜叉鷲鳥、夜叉烏鴉、夜叉鷹鳥，一般人是看不到牠們的。

這樣的有。”

三·肉碎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糰在空中行走的肉碎，鷲鳥、烏鴉、鷹鳥一直尾隨啄食他，啄破他，那糰肉碎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做捕鳥的獵人。這業報使他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四·沒有皮膚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的沒有皮膚的人¹，鷲鳥、烏鴉、鷹鳥一直尾隨啄食他，啄破他，那個沒有皮膚的人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做屠羊的屠夫。這業報使他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五·劍毛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的劍毛人，他身上如劍的毛不斷刺他的身體，那人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做屠豬的屠夫。這業報使他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六·矛毛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的矛毛人，他身上如矛的毛不斷刺他的身體，那人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¹ 這裏和以下數篇經文之中所提到的“人”，都屬“夜叉人”而不是真正的人。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做捕野獸的獵人。這業報使他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七·箭毛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的箭毛人，他身上如箭的毛不斷刺他的身體，那人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做劊子手。這業報使他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八·針毛之一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的針毛人，他身上如針的毛不斷刺他的身體，那人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做調馬、調牛師¹。這業報使他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九·針毛之二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的針毛人，那些針毛刺進他的頭再從口鑽出來，刺進他的口再從胸鑽出來，刺進他的胸再從腹鑽出來，刺進他的腹再從大腿鑽出來，刺進他的大腿再從小腿鑽出來，刺進他的小腿再從腳掌鑽出來，那人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誹謗別人。這業報使他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十·罽丸

.....

¹ 註釋說，調馬師、調牛師常用刺棒來刺牛馬。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睪丸大如水壺的人，當他行走時，要肩負著睪丸來行走，當他坐下時，要坐在睪丸之上，鷲鳥、烏鴉、鷹鳥一直尾隨啄食他，啄破他，那人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欺詐村民。這業報使他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第一品完

十一·糞坑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頭埋在糞坑的人。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跟別人的妻子有染。這業報使他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十二·吃糞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人在糞坑裏，雙手拿糞來吃。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在迦葉等正覺教化眾生的時代是王舍城的婆羅門，他曾邀請比丘僧團接受食物，但將糞便裝滿飯鍋，然後說：‘賢者們，你們喜歡吃多少便吃多少，喜歡拿多少便拿多少吧！’這業報使他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十三·沒有皮膚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沒有皮膚的女人，鷲鳥、烏鴉、鷹鳥一直尾隨啄食她，啄破她，那個沒有皮膚的女人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邪淫。這業報使她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她領受這樣的有。”

十四·面色土黃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身有惡味、面色土黃的女人，鷲鳥、烏鴉、鷹鳥一直尾隨啄食她，啄破她，那個身有惡味、面色土黃的女人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做占卜看相。這業報使她在地獄之中受苦許

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她領受這樣的有。”

十五·追趕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被火追趕的女人，她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迦楞伽做王后，因受嫉妒驅使，她將一桶火炭倒在妃嬪身上。這業報使她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她領受這樣的有。”

十六·斬頭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沒有頭的身軀，他的眼和口長在胸膛，鷲鳥、烏鴉、鷹鳥一直尾隨啄食他，啄破他，那個沒有頭的身軀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曾在王舍城做處死盜賊的劊子手，外號取頭者。這業報使她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十七·比丘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的比丘，他的大衣燃燒著猛烈的火焰，鉢燃燒著猛烈的火焰，腰帶燃燒著猛烈的火焰，身體燃燒著猛烈的火焰，他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在迦葉等正覺教化眾生的時代是一個惡比丘。這業報使她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十八·比丘尼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的比丘尼，她的大衣燃燒著猛烈的火焰，鉢燃燒著猛烈的火焰，腰帶燃燒著猛烈的火焰，身體燃燒著猛烈的火焰，她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

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在迦葉等正覺教化眾生的時代是一個惡比丘尼。這業報使她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她領受這樣的有。”

十九·式叉摩尼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的式叉摩尼，她的大衣燃燒著猛烈的火焰，鉢燃燒著猛烈的火焰，腰帶燃燒著猛烈的火焰，身體燃燒著猛烈的火焰，她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在迦葉等正覺教化眾生的時代是一個惡式叉摩尼。這業報使她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她領受這樣的有。”

二十·沙彌

.....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的沙彌，他的大衣燃燒著猛烈的火焰，鉢燃燒著猛烈的火焰，腰帶燃燒著猛烈的火焰，身體燃燒著猛烈的火焰，他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

“比丘們，那個眾生在迦葉等正覺教化眾生的時代是一個惡沙彌。這業報使她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領受這樣的有。”

二十一·沙彌尼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勒叉那尊者和大目犍連尊者住在靈鷲山。

在上午，大目犍連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勒叉那尊者那裏，然後對他說：“勒叉那賢友，我們入王舍城化食吧。”

勒叉那尊者回答大目犍連尊者：“賢友，好的。”

他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途經一處地方，大目犍連尊者在那裏展現出微笑。於是勒叉那尊者對大目犍連尊者說：“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目犍連賢友展現微笑呢？目犍連賢友是不會無緣無故展現微笑的。”

“勒叉那賢友，現在不是時候問這個問題，你在世尊跟前才問我這個問題吧。”

於是，勒叉那尊者和大目犍連尊者在王舍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

來，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勒叉那尊者對大目犍連尊者說：“我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途經一處地方，目犍連賢友在那裏展現出微笑。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目犍連賢友展現微笑呢？目犍連賢友是不會無緣無故展現微笑的。”

“賢友，我在下靈鷲山的時候看見一個在空中行走的沙彌尼，她的大衣燃燒著猛烈的火焰，鉢燃燒著猛烈的火焰，腰帶燃燒著猛烈的火焰，身體燃燒著猛烈的火焰，她帶著淚水而哭號。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竟然會有這樣的眾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夜叉，竟然會得到這樣的有！’”

於是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安住在這種眼、這種智之中的弟子，能夠知道、看見、體證這些事情。比丘們，之前我也看見這個眾生，但我沒有對別人說。如果我對別人說，別人或會不相信，如果他們不信我的說話，這會為他們長期帶來不利和苦惱。

“比丘們，那個眾生在迦葉等正覺教化眾生的時代是一個惡沙彌尼。這業報使她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之後這業報還有剩餘，使她領受這樣的有。”

第二品完



相應部·二十·譬喻相應

一·尖頂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就如一問尖頂屋，所有的樑都朝向尖頂，連接尖頂。如果把尖頂去除，所有的樑都會去除。¹

“比丘們，同樣地，所有不善法都紮根於無明，連接無明。如果把無明去除，所有不善法都會去除。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保持不放逸。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二·指甲端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用指甲端抓起一些泥土，然後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我指甲端所抓起那少許的泥土多，還是這大地的泥土多呢？”

“大德，大地的泥土很多，世尊指甲端所抓起那少許的泥土微不足道；這是無法計量、無法比較兩者的差距的。即使小部分大地的泥土，也無法用世尊指甲端所抓起那少許的泥土來跟它相比。”

“比丘們，同樣地，很少眾生投生在人之中，很多眾生投生在人以下的惡趣之中。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保持不放逸。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三·族群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就如一個女多男少的族群，很易受盜賊和小偷侵擾，同樣地，一個不修習、疏於修習慈心解脫的比丘，很易受非人侵擾。

“比丘們，就如一個女少男多的族群，不易受盜賊和小偷侵擾，同樣地，一位勤修慈心解脫的比丘，不易受非人侵擾。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修習慈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

¹ 尖頂屋的建築方式，是用一件堅硬的木材來做屋的尖頂，以此銜接整間屋的樑。如果把這件尖頂木去掉的話，所有屋樑便會失去依附而散落。

學。”

四·鍋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一個人在早上布施一百鍋食物，在中午布施一百鍋食物，在晚上布施一百鍋食物；另一人或在早上只是用擠牛乳那樣短的時間修習慈心，或在中午只是用擠牛乳那樣短的時間修習慈心，或在晚上只是用擠牛乳那樣短的時間修習慈心，他比前者能得更大的果報。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修習慈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五·劍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假如有一把鋒利的劍，一個人前來，要赤手空拳將這把劍弄彎、扭曲、折斷。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人能否赤手空拳將劍弄彎、扭曲、折斷呢？”

“大德，不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是一把鋒利的劍，不容易赤手空拳將它弄彎、扭曲、折斷。那個人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勤修慈心解脫的比丘，如果一個非人想擾動他的心，這個非人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修習慈心解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六·弓箭手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假如有四個強壯、箭術好的弓箭手向四方站著，一個人前來，要在四個弓箭手齊向四方所射的箭落地前就把它們接著，然後把箭拿回來。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人可否稱為快速、具有至極速度的人呢？”

“大德，即使能接著一個弓箭手所射的箭，那人都可稱為快速、具有至極速度的人，更不用說能接著四個弓箭手所射的箭了。”

“比丘們，那人的速度很快，但日月運行的速度比他更快。比丘們，那人的速度很快，日月運行的速度很快，一些在日月前面跑的天神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壽行¹消逝的速度比前三者更快。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保持不放逸。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七·楔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陀首羅訶族人有一個名叫阿那迦的小鼓，人們每隔一段時間便要加上楔子來修補這個小鼓，到這個小鼓用舊、破爛、鼓皮失去的時候，就只有一堆楔子留下。

“比丘們，同樣地，如來所說的經有深度、有深義、出世間、與空相應，將來若比丘對這些教說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不受持、不掌握這些法義，而留心細聽、用心聆聽、用心裝載那些由外道和外道弟子撰集、有動聽音韻的經偈，受持、掌握那些法義，這時如來所說的經就會開始消失。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如來所說的經有深度、有深義、出世間、與空相應，要對這些教說留心細聽、用心聆聽、用心裝載，要受持、掌握這些法義。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八·木塊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現在離車人用木塊作枕頭，不放逸、勤奮，摩揭陀王阿闍世·韋提希子沒有機會侵入他們、掌控他們。

“比丘們，將來若離車人驕生慣養、手足柔軟，在軟床、棉枕上一直睡到太陽出來，摩揭陀王阿闍世·韋提希子便有機會侵入他們、掌控他們。

“比丘們，現在比丘用木塊作枕頭，不放逸、勤奮，魔羅沒有機會侵入我們、掌控我們。

“比丘們，將來若比丘驕生慣養、手足柔軟，在軟床、棉枕上一直睡到太陽出來，魔羅便有機會侵入我們、掌控我們。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用木塊作枕頭，不放逸、勤奮。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九·大象

¹“壽行”(āyu-saṅkhāra)是遷流不息的壽元。人的壽命時刻都在急速消逝。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位新比丘過多前往族人那裏。一些比丘對他說：“尊者，不要過多前往族人那裏。”

新比丘說：“那些長老比丘可以前往族人那裏，為什麼我不能呢？”

於是那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新比丘不聽勸誡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在森林裏有一個大池塘，有一群大象依止這個池塘來生活。牠們走進池塘，用象鼻拔起蓮花莖，清洗乾淨、去掉泥濘，然後才吞食，因此牠們有膚色、有體力，不會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比丘們，一些幼象模仿大象，牠們走進池塘裏拔起蓮花莖，但是沒有清洗乾淨、沒有去掉泥濘便吞食，因此牠們沒有膚色、沒有體力，還會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比丘們，同樣地，長老比丘在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村落或市鎮化食，他們在那裏說法，有淨信的居士供養他們，他們不會受食物束縛、受食物迷醉、抓著食物不放，他們看見當中的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食物，因此他們有膚色、有體力，不會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比丘們，一些新比丘模仿長老比丘，在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村落或市鎮化食，他們在那裏說法，有淨信的居士供養他們，他們受食物束縛、受食物迷醉、抓著食物不放，他們沒有看見當中的過患，沒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食物，因此他們沒有膚色、沒有體力，還會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不受食物束縛、不受食物迷醉、不抓著食物不放，要看見當中的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食物。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十·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過多跟族人交往。一些比丘對他說：“尊者，不要過多跟族人交往。”

那個比丘聽到勸誡也沒有收斂。

於是那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那個比丘不聽勸誡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有一隻貓站在巷裏的垃圾堆上捉老鼠，牠心想：‘當老鼠出來活動的時候，我要捉著牠，然後把牠吃掉。’老鼠出來活動了，貓捉著老鼠後，沒有咀嚼便倉促吞下，老鼠在貓體內咬牠的小腸和大腸，貓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比丘們，同樣地，一些比丘在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村落或市鎮化食，他們不防護身、不防護口、不防護心，沒有保持念，不約束六根，在看見一些衣服穿得歪斜或穿得少的婦女時，貪欲便侵蝕他們的心。他們的內心受貪欲所侵蝕，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比丘們，這裏的死亡是指在聖者的律之中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的意思；這裏的接近死亡之苦是指犯了可通懺悔的戒的意思。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防護身、防護口、防護心，保持念，約束六根地入村落或市鎮化食。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十一·豺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有沒有在黎明時分聽見豺的叫聲呢？”

“大德，有。”

“比丘們，那是一隻患了癬疥的老豺。牠喜歡到哪裏行走便到那裏行走，喜歡到哪裏站立便到那裏站立，喜歡到哪裏坐下便到那裏坐下，喜歡到哪裏躺臥便到那裏躺臥，到處都有涼風來吹牠。

“比丘們，那隻老豺的遭遇比起那個偽沙門釋子¹的遭遇還要好。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保持不放逸。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十二·豺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有沒有在黎明時分聽見豺的叫聲呢？”

“大德，有。”

“比丘們，老豺可能也會知恩圖報，但那個偽沙門釋子不會知恩圖報。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知恩圖報；即使細小的恩，也不要忽視。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譬喻相應完



¹ 註釋說，這裏和下一篇經文的“偽沙門釋子”是指提婆達多。註釋也說，老豺雖然患有癬疥，但能隨心所欲到處活動，而涼風亦不斷給牠帶來舒暢的感受，但提婆達多的內心連少許舒暢的感受也沒有。

相應部·二十一·比丘相應

一·大目犍連·拘梨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大目犍連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大目犍連尊者：“賢友。”

大目犍連尊者說：“賢友們，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人們說“聖者的沉默，聖者的沉默”。什麼是聖者的沉默呢？’

“賢友們，那時我心想：‘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這稱為聖者的沉默。’

“賢友們，於是我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二禪。賢友們，當我安住在這個定境的時候，帶著覺的想和思維又在內心活動。

“賢友們，世尊施展神通前往我那裏，然後對我說：‘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在聖者的沉默之中放逸！婆羅門¹，你要保持聖者的沉默，要一心在聖者的沉默之中，要止息在聖者的沉默之中。’

“賢友們，之後我又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二禪。

“賢友們，如果問，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的弟子是哪一位呢？正確的解說就是我了。我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

二·舍利弗·優波帝須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在世上有沒有任何東西，當變壞、改變時會令我生起憂、悲、苦、惱、哀呢？’

“賢友們，那時我心想：‘在世上沒有任何東西，當變壞、改變時會令我生起憂、悲、苦、惱、哀。’”

舍利弗尊者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舍利弗賢友，即使世尊變壞、改變時也不會令你生起憂、悲、苦、惱、哀嗎？”

“阿難賢友，即使世尊變壞、改變時也不會令我生起憂、悲、苦、惱、哀。但我會這樣想：‘導師不要逝去！他是一位大聖尊，有大威德、大力量！如果世尊能長時間住世的話，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利益，為許多眾生帶來快樂；他悲憫世間，為天和人帶來福祉、利益、快樂。’”

“舍利弗尊者一定是長久以來清除了我、我所、我慢的性向，所以即使世尊變壞、改變時也不會令你生起憂、悲、苦、惱、哀。”

¹ 大目犍連尊者出身於婆羅門種姓。

三·缸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和大目犍連尊者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他們在修習獨住。

舍利弗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和大目犍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大目犍連尊者說：“目犍連賢友，你的根門清淨，面色清淨、明晰。你今天是否安住在寂靜的住處之中呢？”

“賢友，我今天安住在粗的住處之中，我今天在談論法義。”

“大目犍連尊者跟誰談論法義呢？”

“賢友，我跟世尊談論法義。”

“賢友，現在世尊住在遠處的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究竟是大目犍連尊者施展神通前往世尊那裏，還是世尊施展神通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呢？”

“賢友，既不是我施展神通前往世尊那裏，也不是世尊施展神通前往我那裏，而是世尊以清淨的天眼和天耳界伸展到我那裏，我以清淨的天眼和天耳界伸展到世尊那裏。”

“大目犍連尊者跟世尊談論什麼法義呢？”

“賢友，我對世尊說：‘大德，人們說“作出精進，作出精進”。作出精進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當我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我說：‘目犍連，一位比丘持續作出精進，即使他的身體、血肉乾枯，剩下皮膚、髓、骨，都要以個人的堅定、個人的精進、個人的努力來取證。沒有得到取證，他的精進將不會止息！目犍連，這就是作出精進了。’賢友，我就是這樣來跟世尊談論法義的。”

“賢友，若把我跟大目犍連尊者來相比，就像把小沙石跟喜瑪拉雅山王來相比那樣，大目犍連尊者有大威德、大力量，大目犍連尊者可隨自己的意欲，住世一劫。”

“賢友，若把我跟舍利弗尊者來相比，就像把一小撮鹽跟大缸的鹽來相比那樣，舍利弗尊者受世尊多方面稱許、稱讚、稱頌。

“智慧舍利弗，
具戒心止息，
其餘聖比丘，
難望其項背。”

兩位大士互相對對方的美妙說話心感悅意。

四·新比丘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位新比丘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進入寺院，然後過少事務的生活，保持沉默。他在縫衣的日子不幫比丘工作。

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於是世尊對另一位比丘說：“比丘，你過來，用我的名義對新比丘說：

‘賢友，導師叫你。’”

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前往新比丘那裏，對他說：“賢友，導師叫你。”

新比丘回答那位比丘：“賢友，是的。”之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世尊對新比丘說：“比丘，聽說你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進入寺院，然後過少事務的生活，保持沉默，你在縫衣的日子不幫比丘工作。那是真的嗎？”

“大德，我是在做自己的工作的。”

於是世尊觀察新比丘的心，然後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不要譴責這位新比丘。比丘們，這位新比丘很容易便能得到初、二、三、四禪的增上心，當下體會當中的快樂；他更能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鬆散之精進，
少許之堅毅，
不能得涅槃，
不能除眾苦。

比丘雖年輕，
已是人中尊，
戰勝魔兵眾，
持此最後身。”

五·善生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善生尊者前往世尊那裏。世尊從遠處看見善生尊者前來，便對比丘說：“比丘們，這個人有兩種端嚴：他具有美麗、好看、使人心生歡喜、至極的外觀；他更能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比丘具端嚴，
以正直之心，
離繫離結縛，
無取得涅槃，
戰勝魔兵眾，
持此最後身。”

六·跋提耶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矮個子·跋提耶尊者前往世尊那裏。世尊從遠處看見跋提耶尊者前來，便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看見這位相貌差、外觀難看、身形矮小、受比丘輕視的比丘前來嗎？”

“大德，看見。”

“比丘們，這位比丘有大威德、大力量！這是不易找到他還沒有得到的正受的；他更能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天鵝與孔雀，
羊象等鳥獸，
皆畏於獅子，
非關身大小。

今人亦如是，
身小具智慧，
此即為大士，
非大身愚人。”

七·毗舍迦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這時候，毗舍迦·槃闍利子尊者在為比丘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他的說話有禮、清楚、清晰、有意義、明確、使人進入正法、使人不依賴事物。

世尊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大堂，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比丘說：“比丘們，這個說話的人是誰呢？”

“大德，毗舍迦尊者在為比丘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他的說話有禮、清楚、清晰、有意義、明確、使人進入正法、使人不依賴事物。”

於是，世尊對毗舍迦尊者說：“毗舍迦，十分好，十分好！你能很好地為比丘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你的說話有禮、清楚、清晰、有意義、明確、使人進入正法、使人不依賴事物。”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不語時不知，
是智還是愚，
說話時方知，
能說甘露義。

正法如仙幢，
說淨法之人，

善說仙幢義，
能昇大仙幢。”

八·難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難陀·世尊姨母子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他穿著燙壓好的衣服，塗上眼妝，手持閃亮的鉢。

世尊對難陀尊者說：“難陀，有敬信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這樣是不正確的：你穿著燙壓好的衣服，塗上眼妝，手持閃亮的鉢。難陀，有敬信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這樣才是正確的：你應修持森林生活、化食、穿舊布衣，應對欲樂保持捨心。”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何時我方見，
難陀住森林，
穿舊衣化食，
放捨諸欲樂？”

難陀尊者之後修持森林生活、化食、穿舊布衣，對欲樂保持捨心。

九·帝須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帝須·世尊姑母子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他苦惱、不開心、流淚。

世尊對帝須尊者說：“帝須，為什麼你坐在一邊苦惱、不開心、流淚呢？”

“大德，比丘用各種說話來批評我與攻擊我。”

“帝須，你是一個勸誡別人但不接受別人勸誡的人。帝須，有敬信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這樣是不正確的：你勸誡別人但不接受別人勸誡。帝須，有敬信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這樣才是正確的：你應勸誡別人而又接受別人勸誡。”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帝須莫忿恨，
無忿為優勝，
除怨除我慢，
活於梵行中。”

十·長老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有一位人們稱之為長老的比丘修習獨住，讚嘆獨住。他獨自一人入村化食，獨自一人回來，獨自一人在閒靜處坐，獨自一人行禪。

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

世尊。於是世尊對另一位比丘說：“比丘，你過來，用我的名義對長老比丘說：‘長老賢友，導師叫你。’”

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前往長老尊者那裏，對他說：“長老賢友，導師叫你。”

長老尊者回答那位比丘：“賢友，是的。”之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世尊對長老尊者說：“長老，聽說你修習獨住，讚嘆獨住。那是真的嗎？”

“大德，是的。”

“長老，你是怎樣修習獨住，讚嘆獨住的呢？”

“大德，我獨自一人入村化食，獨自一人回來，獨自一人在閒靜處坐，獨自一人行禪。大德，我是這樣修習獨住，讚嘆獨住的。”

“長老，這是獨住的修習，我不是說這不對，而是獨住有更詳細、更深入的內容。你要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長老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長老，什麼是獨住更詳細、更深入的內容呢？”

“長老，捨棄過去的事物，放捨未來的事物，善除現在各種個人所得的貪著。長老，這就是獨住更詳細、更深入的內容了。”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征服了知一切事，
智者不染一切法，
一切愛盡得解脫，
我說此人是獨住。”

十一·劫賓那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大劫賓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世尊從遠處看見大劫賓那尊者前來，便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看見這位白膚色、瘦削、尖鼻子的比丘前來嗎？”

“大德，看見。”

“比丘們，這位比丘有大威德、大力量！這是不易找到他還沒有得到的正受的；他更能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於人種族中，
剎帝利最勝，
於人天之中，
明行足最勝。

白晝日光芒，
夜間月明亮，
剎利鎧甲光，

梵志禪定光；
不論日與夜，
佛光最照明。”

十二·結伴比丘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兩位結伴的比丘一起前往世尊那裏，他們是大劫賓那尊者的共住比丘。世尊從遠處看見兩位比丘前來，便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看見這兩位結伴的比丘前來嗎？”

“大德，看見。”

“比丘們，這兩位比丘有大威德、大力量！這是不易找到他們還沒有得到的正受的；他們更能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此結伴比丘，
長久兩相連，
以佛所說法，
連繫於其中。”

劫賓那為彼，
善說聖者法，
令勝魔兵眾，
持此最後身。”

比丘相應完

